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李學勤 主編

# 《汗簡》、《古文四聲韻》 新證

王 丹／著

《汗簡》和《古文四聲韻》這兩部傳鈔古文字書，自宋代成書後，研究者對其評價一直貶褒不一。但近幾十年來，隨着戰國文字研究的興起，及大批量戰國簡帛資料的發現和出土，兩書也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和重視。

本書主要立足於古文字的角度，將《汗簡》和《古文四聲韻》所收傳鈔古文放在出土古文字資料的背景下，從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與出土古文字進行形體方面的互證。目的在於明確它們的來源、性質和結構，以及書中傳鈔古文自身存在的一些情況，如異體、通假、同義換讀等，恢復它們的本來面貌，為正確理解、充分利用這批寶貴的傳鈔古文材料作出努力，為古文字的研究提供更加豐富可靠的資料。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李學勤 主編

# 《汗簡》、《古文四聲韻》 新證

王 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 / 王丹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2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ISBN 978-7-5325-7870-2

I. ①汗… II. ①王… III. ①漢字—古文字學—研究  
IV. ①H1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303587 號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

王丹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1.5 插頁 2 字數 184,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870-2

H·138 定價: 39.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承印公司調換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出土簡帛與古史重建”（09JZD0042）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10&ZD091）



## 叢書前言

“出土文獻”是與“傳世文獻”相對的概念，包括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簡牘帛書等。出土文獻的整理研究始於漢代，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

在這兩千多年裏，出土文獻層見疊出，研究工作不斷走向深入。孔壁中經、汲冢竹書、商周金文、殷墟甲骨……每一次重大的發現，都不同程度地影響到那個時代的學術生態。

1925年，清華研究院的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首倡“二重證據法”，他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他所謂的“紙上之材料”即傳世文獻，“地下之材料”就是出土文獻。通過出土文獻來印證補正傳世文獻，開闢研究中國古史的新途徑，是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真諦。“二重證據法”是研究方法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對近代學術的影響至為深遠。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從境外搶救入藏了一批戰國時期的竹簡，總數約2500枚，其中有多種經、史典籍，非常珍貴，其重要性堪與孔壁中經、汲冢竹書相媲美。9月，清華大學成立了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心的定位是：通過開展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交叉性和合作性研究，深入探討出土文獻的保護、整理、研究的前沿課題，把中心建設成為具有世界領先水準的出土文獻研究和保護中心。當前，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對清華簡進行保護、整理與研究，同時開展其他出土文獻的保護和研究工作。中心自成立以來，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別是在清華簡的保護、整理和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了領導的肯定和學術界及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

2011年4月，在清華百年校慶前夕，中心領銜申報的“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獲批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2012年5月，為回應教育部2011計劃，中心聯合國內11家兄弟單位組織籌建“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2013年1月5日，正式揭牌成立。

在短短的五年內，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經歷了跨越式的發展，在領導的關懷支持和同人的集體努力下，做出了一些工作成果，然而不足之處仍然是明顯的。我們的學識經驗都很有限，面對任務的要求，時時感到自己存在的缺憾。我們深切期待着各方面的幫助和指教。

不管中心如何發展，我們始終圍繞着“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這個主旋律。

為了集中展示近年來出土文獻研究的最新成果，推進出土文獻的研究工作，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輯了這套“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叢書將陸續推出，作者包括中心和其他單位人員，都是活躍於一線的中青年學者，所涉及的出土文獻時間跨度很大，所涉及的學科領域相當寬廣，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當今出土文獻研究的主流面貌，相信廣大讀者能從中得到有益的啓示。

這套叢書的編輯，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積極回應，更有幸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

李學勤

2013年10月

# 目 錄

|                                           |     |
|-------------------------------------------|-----|
| 緒 論 .....                                 | 1   |
| 第一節 《汗簡》、《古文四聲韻》二書的內容、體例和性質 .....         | 1   |
| 第二節 《汗簡》、《古文四聲韻》的研究概況回顧 .....             | 3   |
| 一、研究者對《汗簡》、《古文四聲韻》的評價 .....               | 3   |
| 二、過去的研究方法 .....                           | 6   |
| 第三節 《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傳鈔古文的來源及相關研究<br>材料 ..... | 12  |
| 一、書中傳鈔古文的來源 .....                         | 12  |
| 二、相關的研究材料 .....                           | 15  |
| 第四節 《汗簡》、《古文四聲韻》的研究意義 .....               | 17  |
| 第五節 寫作意圖與研究方法 .....                       | 18  |
| 一、寫作意圖 .....                              | 18  |
| 二、研究方法 .....                              | 19  |
| 上編 對《汗簡》、《古文四聲韻》中重點字的考察 .....             | 21  |
| 第一節 利用新出材料及研究成果證成舊說 .....                 | 22  |
| 第二節 利用新出材料及研究成果糾正舊說 .....                 | 44  |
| 第三節 對舊說未涉及的古文字形進行分析 .....                 | 68  |
| 下編 對《汗簡》、《古文四聲韻》中重文關係的考察 .....            | 139 |
| 第一節 構形關係 .....                            | 139 |

|                 |     |
|-----------------|-----|
| 一、異寫關係 .....    | 140 |
| 二、異構關係 .....    | 142 |
| 第二節 假借關係 .....  | 153 |
| 第三節 同義換讀 .....  | 158 |
| 第四節 誤置與誤寫 ..... | 161 |
| 結 語 .....       | 165 |
| 主要參考文獻 .....    | 167 |
| 引書簡稱表 .....     | 169 |

## 緒 論

### 第一節 《汗簡》、《古文四聲韻》二書的內容、體例和性質

古文，是含義相當廣泛的概念。我們通常稱“殷周古文”、“晚周古文”、“秦漢古文”等，這是指與隸書相對而言的廣義“古文”，相當於今天所說的“古文字”。而狹義的“古文”，則是指以《說文》古文為主，包括其他諸如石經古文、《汗簡》古文等轉鈔於戰國文字的字體。<sup>①</sup>

我們所要談到的傳鈔古文大致相當於上面所說的狹義的“古文”，“是指歷代輾轉摹寫移錄流傳至今的戰國古文資料，其中雖不免譌別詭更之類，而與出土戰國文字實為一家之眷屬”。傳鈔古文的資料比較龐雜，大致包括“《說文》古文，石經古文，《汗簡》和《古文四聲韻》中之古文，《玉篇》、《一切經音義》、《篆隸萬象名義》、《龍龕手鑑》、《類篇》、《集韻》等字書所錄古文”。<sup>②</sup>

《汗簡》，七卷，宋郭忠恕撰。北宋初年，國子監主簿郭忠恕將當時流傳於世的古文字兼收並蓄，集成了一部按《說文》部首編排的古文字典——《汗簡》。書中每字先列古文，下注楷字與出處，而古文與其下楷字之間除形體相符的之外，還包括異體、假借、同義換讀及誤置等多種關係。書名取自古人所謂“殺青書簡”，用來標明書中古文淵源所自，主要是來源於古代寫在竹簡上的文字。書中徵引古書、碑刻等資料共七十一種，來源豐富，少者僅採其中一字，多者數百字，鄭珍在《汗簡箋正》<sup>③</sup>中專門單列一卷，對《汗簡》

① 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鈔古文》，《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中華書局，1986年，106頁。

② 陳偉武《試論晚清學者對傳鈔古文的研究》，《第二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山大學中文系，1999年，857頁。

③ 鄭珍《汗簡箋正》，《鄭珍集·小學》，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467～499頁。

古文下所注出處進行了一番全面梳理,其中有些書目與實際有一定出入。除《說文》、石經、《碧落文》三種外,《汗簡》中所引書目早已散佚,今日已無法見到。

《汗簡》在宋代成書後,流傳不算太廣。北宋李建中(945—1013)曾對此書作過“刊修”,是最早流傳開來的鈔本,即“秘閣新本”;真宗天禧二年(1018),復經李直方轉鈔。現在流傳的兩個本子清初馮舒藏鈔本和朱彝尊藏鈔本,均源自李直方轉鈔本。我們所用李零、劉新光整理的《汗簡》,即《四部叢刊》影印的馮舒本。

《古文四聲韻》,五卷,宋夏竦撰。此書在《汗簡》的基礎上,更廣泛地搜集古文材料、擴大收字範圍編撰而成,其徵引古書、碑刻等資料包括《汗簡》在內計九十八種,收字亦多出隸古定這種依《汗簡》體例不能採用的字體。這是宋代體例與《汗簡》相異的又一部重要的古文字典。《古文四聲韻》以《切韻》四聲爲綱分爲五卷,卷內以中古二百一十韻部(與《廣韻》稍有差異)繫字,與《汗簡》互爲補充。“以韻分字,而以隸領篆”(《四庫全書總目》語),楷體字頭之下收古文或隸古定形體,其數少者一二,多者數十個,“形多頭羸尾細,腹狀團圓,似水蟲之科斗也”(《古文四聲韻》序)。這些古文與楷書字頭及古文與古文之間,除形體相符之外,亦包括異體、假借、同義換讀、誤置以及正體與俗字、譌字等多種關係。

《古文四聲韻》在宋代曾正式刻印,較《汗簡》流傳廣泛。以前人們所用的本子主要有三個:一是乾隆四十四年汪啓淑一隅草堂刻本,二是光緒八年《碧琳琅館叢書》本,三是羅振玉石印本。後兩個本子均據汪本,來源相同。汪本是根據西陂宋氏藏汲古閣影宋鈔刻印,汲古閣本據說又是根據文淵閣宋刻原本。汲古閣本現在下落不明。<sup>①</sup>我們所用李零、劉新光整理的《古文四聲韻》,即北京圖書館藏宋刻配鈔本。此本與其他傳本的異同見李零、劉新光整理《汗簡》、《古文四聲韻》的出版後記。<sup>②</sup>

“像《汗簡》、《四聲韻》這類廣徵博引的古文字典,其所收古文本來就不會是有系統結構的文字。多頭的來源導致這些古文,無論從時間或空間上都不能統一。換言之,這些文字既有時代較早的,也有時代較晚的;既有從碑刻、竹簡移錄的,也有從紙本轉鈔的。”<sup>③</sup>這兩部書中所收古文雖然十分龐

① 李零、劉新光《汗簡/古文四聲韻》,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後記7頁。

② 李零、劉新光《汗簡/古文四聲韻》,出版後記7~9頁。

③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70頁。

雜,但是,“一部‘古文’字書的形成絕不是偶然的,它與‘古文’的流傳有着密切的關係。因此,追溯先秦‘古文’流傳至唐宋的大致脈絡,《汗簡》中‘古文’的來源及該書的形成就不難理解了。”<sup>①</sup>

我們將《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傳鈔古文整理後,與出土古文字和傳世字書全面對照,書中傳鈔古文的多頭來源就梳理清楚了,其性質也就逐漸明朗了。從歷時角度看,書中古文時間跨度較大,既可以上溯到字形較為原始、古樸的甲骨文、金文,又可以在唐宋碑刻、楷書中找到它們的影子。從共時角度看,它們包含了同一時期、不同漢字形體的多種異體。那麼,它們就是上承殷周古文,下至篆隸真楷,以戰國文字為主的傳鈔古文材料。

## 第二節 《汗簡》、《古文四聲韻》的研究概況回顧

### 一、研究者對《汗簡》、《古文四聲韻》的評價

北宋郭忠恕所著《汗簡》和夏竦所集《古文四聲韻》以《說文解字》和魏正始石經作基礎,進一步擴大搜集當時存世的其他一些字書、寫本和石刻,彙輯其中的古文字體編寫而成。但自宋代成書後,它們的流傳並不算太廣,宋以後的古文字學家也往往不太重視,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兩書所採用的那些古文材料後人大多見不到,無從核對其可靠性;二是其所收字體與宋以來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所謂“真古文”)也有很大區別(吾丘衍《學古編》)。特別是清代以來,《古文尚書》辨偽的大案在當時造成巨大影響,加之考據學家們尊崇許學,他們不大相信《說文》外還會有多少真正的古文流傳下來。”<sup>②</sup>

最早對《汗簡》一書進行系統研究的,當屬清代著名小學家鄭珍,他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甄別《汗簡》古文來源、闡發郭書價值、訂正前人譌失等<sup>③</sup>。但在學者們尊崇《說文》並對其所載古文深信不疑的時代,他著《汗簡箋正》的動機也是通過批判《汗簡》維護《說文》在中國傳統文字學中的地位。但晚清也有很多學者利用二書中的傳鈔古文字形對甲骨文、金文等做過考釋工作,如吳式芬、陳介祺、劉心源、方濬益、孫詒讓等,雖然其中正誤並

① 黃錫全《汗簡注釋》,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自序9頁。

② 李零、劉新光《汗簡/古文四聲韻》,出版後記4頁。

③ 陳偉武《試論晚清學者對傳鈔古文的研究》,《第二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858~863頁。

現,但他們的工作卻證明了傳鈔古文的存在價值。晚清七十年間,學者們研究傳鈔古文的是非得失、經驗教訓,可參看陳偉武《試論晚清學者對傳鈔古文的研究》<sup>①</sup>一文。我們在研究古文字時仍值得借鑒。呂大臨在《考古圖釋文》中曾這樣評價過二書:“孔安國以伏生口傳之書訓釋壁中書,以隸古定文,然後古文稍能訓讀。其傳於今者有《古尚書》、《孝經》、陳倉石鼓,及郭氏《汗簡》、夏氏《集韻》等書尚可參考。”<sup>②</sup>呂說較為客觀公正。民國時期,沈兼士、唐蘭等卻仍持懷疑態度。沈兼士說《汗簡》“其取材皆蕪濫,不足據為要典”<sup>③</sup>。唐蘭認為:“從漢到宋初,除了篆籀和竹簡古文外,祇有杜撰的古字了。郭忠恕作《汗簡》,是這一個時期的結束。”<sup>④</sup>“夏竦本意是集錄這些材料以備研究鐘鼎文字,但結果這些材料,大抵不能用。”<sup>⑤</sup>

直到20世紀初,國學大師王國維率先運用“二重證據法”,證明古文一系的材料與戰國文字為“一家之眷屬”。甲骨、銅器、古陶、璽印、貨幣、簡帛等文字大量發現,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長沙五里牌、仰天湖、楊家灣、信陽長臺關、江陵望山等地大批竹簡相繼出土,其中很多利用出土古文字難以考釋的字,卻借助《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傳鈔古文得以解決。因此,學者們對二書越來越重視,對其學術價值重新作出評價,並且呼聲高漲。李學勤在80年代曾這樣評價《汗簡》:“近二十餘年來,在古文字學中興起了一個新分支,即戰國文字研究,六國‘古文’的奧蘊逐漸被重新揭示。通過戰國文字研究開展,前代‘古文’之學得到重新評價,《汗簡》真實價值也為人們所認識。過去王國維先生指出《說文》‘古文’係六國文字,現在我們不妨說《汗簡》‘古文’確以六國文字為其本源。”<sup>⑥</sup>本世紀初,再次提出:“由最近的簡帛文獻研究,我們忽然從戰國文字又發現了歷史上的‘古文’之學。……更多受到注意的也是現在普遍受到尊敬(這與清代、民國時期完全不同)的是《汗簡》和《古文四聲韻》,《汗簡》和《古文四聲韻》實際上是五代到北宋之間對前世的‘古文’之學的一個最後總結。可到了北宋以後,由於青銅器金文研究地位的上升,大家的目光都注意到商周古文字了,對於

① 陳偉武《試論晚清學者對傳鈔古文的研究》,《第二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857~881頁。

② 呂大臨《考古圖釋文》,《宋人著錄金文叢刊》,中華書局,1987年,271頁。

③ 沈兼士《沈兼士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67頁。

④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齊魯書社,1981年,39~40頁。

⑤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360頁。

⑥ 李學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73頁。



《汗簡》和《古文四聲韻》這樣的‘古文’之學就不那麼重視了，甚至加以貶低了。現在我們忽然覺得其重要性了。”<sup>①</sup>張頴也指出“今天對《汗簡》一書似有重新估價的必要”<sup>②</sup>。近年來，祇要提起研究《汗簡》、《古文四聲韻》的著作，莫不首推黃錫全的《汗簡注釋》<sup>③</sup>。至今所見對《汗簡》中的傳鈔古文作過全面研究的專著也僅此一部，該書又每每將《古文四聲韻》與《汗簡》中的字形對比分析，互相補充。其他研究二書的成果則多是單篇論文，雖然研究角度不同，但目的都在於證明書中傳鈔古文的重要價值。

總體來說，《汗簡》、《古文四聲韻》在中國傳統文字學的發展長河中經歷了一個由否定到肯定的過程。前輩學者對二書有貶有褒，貶之者認為書中古文來歷不明，上不合於商周，下有悖於《說文》，非“真古文”；褒之者認為二書是漢以後輯佚傳鈔古文的集大成者。起初，二書被貶得太低，而後來贊者又呼聲過高。但這種情況也是可以解釋的，正如前面所分析過的那樣，宋代時青銅器大量出土，成為當時研究的焦點，接觸商周金文的學者數量超過前人，戰國古文逐漸被忽視。而且《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古文的出處多已無從核實，大家覺得古文上不合鐘鼎款識，下不同《說文》篆體，懷疑它出於杜撰。繼而受晚清疑古思潮的影響，加上當時《說文》學大盛，對二書持批判否定態度的學者，肯定會受到那個時代學術風氣的影響和局限，“門戶之見”極其嚴重。但半個世紀之後，地不愛寶，出土了大量的實物資料，特別是載有戰國文字的竹簡，使學者們跳出了前人的那個時代局限，並開始在佔有更多第一手材料的情況下，將地下出土文字和傳鈔古文結合起來研究，互相補充，多有創獲。人們發現二書中的古文雖不合於甲金文和《說文》，卻與戰國竹簡文字每每冥合，開拓了傳鈔古文研究的新景象。反過來想一下，如果宋代和晚清學者在當時也能見到今天如此豐富的戰國簡帛、古陶、璽印、貨幣等材料，他們的研究成果絕不亞於後人。今天的學者多能客觀地評價《汗簡》和《古文四聲韻》，他們認為書中的錯誤既有作者自身認識的問題，也有時代的局限性。“郭忠恕處於那種先秦‘古文’幾乎逸盡、託古之風盛行的時代，受當時文字水準、鑒別能力的局限，他本人受到一定的影響，並在該書中收進了一些偽字、錯字、或者後世俗體，是不可避免的；《汗簡》成書

① 李學勤《李學勤先生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會議閉幕式上的演講》，《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1頁。

② 張頴《中山王壺器文字編》，中華書局，1981年，序5頁。

③ 黃錫全《汗簡注釋》，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

已千有餘年，經‘刊修’、傳鈔、翻刻，其中有後人竄改、遺漏、錯誤的地方也是不可避免的，這些都是我們今天需要仔細加以分辨、糾正和清除的。”<sup>①</sup>“關鍵是我們必須對這些材料有真切的理解，有區別地加以對待，有條件地加以運用。”“今天我們實事求是地評價《汗簡》，就要認真分清其中的精華與糟粕，既要看到它積極的東西，又要看到它存在的問題，這纔是科學的態度。”<sup>②</sup>曾憲通的此段評價也非常中肯。我們在以後的研究中，就要以這種審慎的態度去利用《汗簡》和《古文四聲韻》中的傳鈔古文材料，從而更好地發揮它的價值。

## 二、過去的研究方法

前面已經提到，從 20 世紀 50 年代至今，地下新材料不斷被發現，特別是戰國簡帛資料的大量出土，引起了衆多學者對戰國文字與傳鈔古文字關係的理性思考，他們利用出土古文字和傳鈔古文互證的方法，從不同角度來研究二者的關係。

### （一）從文字學的角度進行研究

晚清學者利用《汗簡》、《古文四聲韻》考釋甲金文已有不少成果，如前面提到的吳式芬、陳介祺、劉心源、方濬智、孫詒讓等，陳偉武《試論晚清學者對傳鈔古文的研究》一文有較為詳細的舉證和分析，茲不贅述。近幾十年來，這種考釋古文字的方法和成果有增無減，翻檢《甲骨文字詁林》、《金文詁林》、《戰國古文字典》、《古文字詁林》、《古文字譜系疏證》這些大型工具書，便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例如《金文編》<sup>③</sup>中就有 20 餘處引用了《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傳鈔古文字形。特別是包山、郭店、上博等大宗竹簡出土和發現之後，利用《汗簡》、《古文四聲韻》考釋古文字的例子更是觸手可及。

朱德熙《釋𣎵》一文考訂出甲金文中的“𣎵”及《汗簡》、《古文四聲韻》“戚”下所收傳鈔古文𣎵、𣎵、𣎵類形體均為“就”字，就（從紐覺部）、戚（清紐覺部）二字聲音相近，所以，卜辭及傳鈔古文中以“𣎵”、“𣎵”類形體為“戚”

① 黃錫全《汗簡注釋》，自序 22～23 頁。

② 曾憲通《是對〈汗簡〉做出正確評價的時候了——讀〈汗簡注釋〉有感》，《曾憲通學術文集》，汕頭大學出版社，2002 年，13 頁。

③ 容庚《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 年。書中提到《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傳鈔古文字形的字頭編號有 0136、0244、0399、0558、0686、0706、0713、1552 等。

者均出於假借<sup>①</sup>。王輝重申朱德熙的觀點，並利用新出郭店簡《六德》“聖與智彥(矣)，急(仁)與宜(義)彥(矣)，忠與信彥(矣)”中的“就”字，以及《五行》“兌(悅)則彥(則新(親))”、“不兌(悅)不彥(不新(親))”、“彥而信之，新(親)”中讀為“戚”的“就”字，證明鄂君啓節中的彥應釋為“就”<sup>②</sup>。《戰國文字研究(六種)·智屢考》一文據《汗簡》、《古文四聲韻》“婁”字下所收古文彥、彥，釋仰天湖彥、彥、彥及信陽簡彥、彥類形體為“婁”<sup>③</sup>。這些考釋觀點已可視為定論。

李家浩《楚墓竹簡中的“昆”字及从“昆”的字》據《汗簡》、《古文四聲韻》“昆”、“混”字下所收古文彥、彥、彥等形，考訂出郭店簡《六德》“為彥弟也，為妻亦狀(然)”、“為彥弟絕妻，為妻絕彥弟”中的彥類形體應釋為“昆”。其他一些从古文“昆”的字如彥、彥、彥、彥，現在也都得到了正確的認識，分別為悝、緄、鞞、棍<sup>④</sup>。趙平安師《釋曾侯乙墓竹簡中的“綰”和“綰”——兼及昆、𪔐的形體來源》一文又對此類形體的複雜來源進行了分析<sup>⑤</sup>。

李學勤《論夔公盨及其重要意義》一文結合包山簡“隋”字和《汗簡》、《古文四聲韻》“隨”下古文𪔐、𪔐等形，釋“𪔐山濬川”的首字為“隨”，而𪔐、𪔐等“改从‘圣’為从‘左’”，大約是因為‘左’在精母歌部，‘隨’在邪母歌部，古音相近”<sup>⑥</sup>。

趙平安師《上博簡〈三德〉“毋𪔐貧”解讀》據《汗簡》、《古文四聲韻》、三體石經“傲”字下所收古文𪔐、𪔐、𪔐，釋《三德》“毋𪔐貧”中第二字為“𪔐”，讀為“傲”。並上溯到甲骨文𪔐，推斷𪔐下部所从的“𪔐”當由“大”寫譌，而𪔐、𪔐、𪔐等形下部所从的“夫”由“大”變來。<sup>⑦</sup>

《九店楚簡》考釋部分根據包山簡中同用為人名的𪔐、𪔐、𪔐等形和《古文四聲韻》“達”字所引《古老子》𪔐，將“是胃(謂)𪔐日”中的第三字釋為“達”<sup>⑧</sup>。何琳儀《郭店簡古文二考》亦據𪔐釋郭店簡𪔐、𪔐類形體為

① 朱德熙《釋彥》，《朱德熙文集》第5卷，商務印書館，1999年，1頁。

② 王輝《釋彥、𪔐》，《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中華書局，2000年，146～149頁。

③ 朱德熙《戰國文字研究(六種)·智屢考》，《朱德熙文集》第5卷，36～37頁。

④ 李家浩《楚墓竹簡中的“昆”字及从“昆”的字》，《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06～317頁。

⑤ 趙平安《釋曾侯乙墓竹簡中的“綰”和“綰”——兼及昆、𪔐的形體來源》，《簡帛》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1～14頁。

⑥ 李學勤《論夔公盨及其重要意義》，《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6期。

⑦ 趙平安《上博簡〈三德〉“毋𪔐貧”解讀》，簡帛網，2007年1月1日。

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九店楚簡》，中華書局，2000年，87頁。

“達”字<sup>①</sup>。

此外，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鈔古文》<sup>②</sup>、黃錫全《〈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石經、〈說文〉“古文”的研究》<sup>③</sup>、《〈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義雲章〉“古文”的研究》<sup>④</sup>、姜允玉《中山王銅器銘文中所見的傳鈔古文》<sup>⑤</sup>、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sup>⑥</sup>等從整體上利用出土古文字與《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傳鈔古文進行對比分析，均得出與王國維“古文一系的材料與戰國文字爲‘一家之眷屬’”類似的結論。

陳焯湛《碧落碑研究》分析碑文書體與字形，研討了其用字特色<sup>⑦</sup>。江梅《碧落碑研究》也對碑文進行了整理和注釋<sup>⑧</sup>。楊慧真《〈汗簡〉異部重文的再校訂》利用漢字形、音、義相結合的特點，對《汗簡》異部重文進行了周遍性考察，基本廓清了《汗簡》異部重文的真正面目<sup>⑨</sup>。國一姝《〈古文四聲韻〉異體字處理譌誤的分析》從異體字整理的角度對釋字與其所領被釋字的非異體關係（包括通假和誤釋）進行考析，並據出土古文材料分析字形譌誤情況<sup>⑩</sup>。

近年來，郭店、上博等大批量戰國楚簡資料的研究熱潮持續不衰，《汗簡》、《古文四聲韻》這份傳鈔古文資料也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利用其中的傳鈔古文與出土古文字互證，已成為古文字學領域研究的一個主要趨勢。學術界在借助《汗簡》、《古文四聲韻》考釋古文字的同時，也利用一些新材料來考辨傳鈔古文的來源及流變過程中發生的譌失。

## （二）從音韻學的角度進行研究

《汗簡》、《古文四聲韻》雖然以收錄古文字形爲主，但也有釋音者，並且後者是以古聲韻體例編排成書的。所以，一些學者開始從音韻學的角度研

① 何琳儀《郭店簡古文二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5期。

② 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鈔古文》，《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119～126頁。

③ 黃錫全《〈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石經、〈說文〉“古文”的研究》，《古文字論叢》，藝文印書館，1988年，433～464頁。

④ 黃錫全《〈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石經、〈義雲章〉“古文”的研究》，《古文字論叢》，465～468頁。

⑤ 姜允玉《中山王銅器銘文中所見的傳鈔古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中華書局，2004年，236～242頁。

⑥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第二輯，綏裝書局，2007年。

⑦ 陳焯湛《碧落碑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2期。

⑧ 江梅《碧落碑研究》，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

⑨ 楊慧真《〈汗簡〉異部重文的再校訂》，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

⑩ 國一姝《〈古文四聲韻〉異體字處理譌誤的分析》，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

究它們。

王國維《書〈古文四聲韻〉後》討論了《古文四聲韻》與《唐韻》、《切韻》等分韻情況的個別異同之處<sup>①</sup>。

呂朋林《〈汗簡〉音切考校(上)》、《〈汗簡〉音切考校(下)》將《汗簡》中四百多條音注與《廣韻》反切作比較,以幫助人們認識《切韻》音系和《廣韻》的性質<sup>②</sup>。

周祖謨《〈新集古文四聲韻〉與〈集古文韻〉辨異》舉例分析了中華書局影印的《古文四聲韻》與其後附印的《集古文韻》的差異,如二者名稱不同、上聲分韻多寡不同、韻次也不同意<sup>③</sup>。

王丹《〈古文四聲韻〉重文間的關係試析》一文中也列舉了書中具有假借關係的古文,如焉—𠂔(H67a)、性—𠂔(G4.36b)、干—𠂔(G1.37b)等,並以同時期出土文獻或傳世文獻中的假借用例,與之相印證,同時反映出了上古音的一些規律<sup>④</sup>。

音韻學方面的研究,有很多問題一直存在爭議,如一些韻部的分合、韻內字的歸屬等,這都有待於學者們的進一步研究。

### (三) 從訓詁學的角度進行研究

訓詁學方面的研究主要體現在書中具有同義換讀關係的古文之間,“有時候,人們不管某個字原來的讀音,把這個字用來表示意義跟它原來所代表的詞相同或相近的另一個詞(一般是已有文字表示的詞)。這兩個詞的音可以截然不同”<sup>⑤</sup>。這是不同於假借和形借的一種義借現象,是意義相同而寫了別字。但這種“義借”關係卻有助於我們對某些古文意義的理解。

王丹《〈古文四聲韻〉重文間的關係試析》一文中曾分析過一些具有同義換讀關係的古文。如丹—彤(G1.37b)、圓—𠂔(H33a)、禍—袂(G3.21b),等等<sup>⑥</sup>。徐在國《談隸定古文中的義近誤置字》將此類情況看作是義近誤置

① 王國維《書〈古文四聲韻〉後》,《觀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83頁。

② 呂朋林《〈汗簡〉音切考校(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8年第1期;呂朋林《〈汗簡〉音切考校(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8年第2期。

③ 周祖謨《〈新集古文四聲韻〉與〈集古文韻〉辨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年第1期。

④ 王丹《〈古文四聲韻〉重文間的關係試析》,《漢字研究》第一輯,學苑出版社,2005年,241~242頁。

⑤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219頁。

⑥ 王丹《〈古文四聲韻〉重文間的關係試析》,《漢字研究》第一輯,242~243頁。

關係<sup>①</sup>。

就目前研究成果而言,這方面仍缺乏全面的整理工作,也有待於人們的進一步研究。

#### (四) 從探究古籍版本源流及辨偽的角度進行研究

鄭珍《汗簡箋正》中專門單列一卷,對《汗簡》所引七十一種典籍進行了梳理,從中可看出這些版本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古尚書》、《古孝經》等是偽本、三體石經、《碧落文》等是歷經轉寫字體譌亂變形的版本、《衛宏字說》等篇名有誤。陳奇《鄭珍對古文的研究》<sup>②</sup>、黃錫全《汗簡書目注釋》<sup>③</sup>等在鄭珍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了《汗簡》所引書目的有關問題。

周祖謨《〈新集古文四聲韻〉與〈集古文韻〉辨異》一文“推測《集古文韻》是因承夏書,而採取與《集韻》所本的一類的韻書改作而成的,兩者非一書不能混為一談”<sup>④</sup>。我們對兩部分字形作了大致的對比分析,認為二者所收古文結構差異不大,但後者所收的一些字形相對拙劣、譌變較甚,如前者“禱”字下所收𦵏(G3. 20a)而後者作𦵏(14a);前者“禍”字下所收𦵏(G3. 21b)而後者作𦵏(15a),左半“歹”已譌成“止”;前者“理”字下所收𦵏(G3. 7b)而後者作𦵏(4b)等,甚至收入一些不見於前者的古文字形,如元字𦵏(21b)、腦字𦵏(14b)<sup>⑤</sup>、簋字𦵏(3a)<sup>⑥</sup>,等等。所以,“兩者非一書不能混為一談”的結論應該是可信的。

舒大剛《論日本傳〈古文孝經〉決非“隋唐之際”由我國傳入》考察了《汗簡》、《古文四聲韻》保存唐宋時期所傳“古孝經”的字形情況,認為“是找不出日傳《古文孝經》與我國唐、宋時期流行《古文孝經》之間

① 徐在國《談隸定古文中的義近誤置字》,《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8年第6期。

② 陳奇《鄭珍對古文的研究》,《貴州文史論叢》1987年第2期。

③ 黃錫全《汗簡注釋》,汗簡書目注釋34~63頁。

④ 周祖謨《〈新集古文四聲韻〉與〈集古文韻〉辨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年第1期。

⑤ 即𦵏字,見《訂》215頁腦字下所收𦵏(古周禮)形,𦵏右半人形乃刀形之譌,出處也應改為“古周禮”。《集韻·咍韻》:“𦵏,或作腦、𦵏。”陳劍《郭店簡〈六德〉用為“柔”之字考釋》(簡帛網,2008年1月24日)一文曾分析古文字𦵏(𦵏所从,梁姬罐)、𦵏(𦵏所从,六3~33)類形體即“𦵏”,象以刀斷草,是“芻蕘”之“蕘”(疑宵)的表意初文。𦵏形已是譌體,“止”即“中”之譌,“人”即“刀”之譌。此處用為腦字,出於假借。

⑥ 《說文》:“軌,車轍也。”《訂》192頁軌字下有𦵏、𦵏(六書統)類形體,从行或彳、九聲,車行於路乃有車迹,車與行相關形旁代換,𦵏即表車轍義的軌字異體。《玉篇·行部》:“𦵏,古文軌字。”𦵏形與夏書軌字𦵏(G3. 6a)均當本从行、九聲,此處借軌字異體為簋。《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鄭玄注:“古文簋皆作軌。”洛陽西宮銅簋中簋字作軌,即假軌為之可證。

互相承襲的迹象的”<sup>①</sup>。此文所用字形對照研究的方法比較可行，結論也是值得肯定的。

曹建國、張玖青《李商隱〈字略〉真偽考辨》通過對《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李商隱字略》中古文的考述和傳世文獻的記載，論定了李商隱著《字略》一書的真實性<sup>②</sup>。此文方法與上文類似，結論亦可信。

徐剛《衛宏〈古文官書〉考述》根據《汗簡》中引“臧、中、襁、咎”四字，與書前所引書目均以《衛宏字說》標目，以及傳世典籍中有關衛宏《古文官書》的記載，對相關資料進行梳理考辨，指出清代以來論述此書作者應是衛恒而不是衛宏的證據不能成立<sup>③</sup>。

雖然《汗簡》、《古文四聲韻》中所引書目有近百種，但目前所能見到的僅有《說文》、三體石經、《碧落碑》等幾種。這近百種典籍在傳世文獻中雖偶有記載，但版本真偽難定。有鑒於此，很多學者將《汗簡》、《古文四聲韻》中所收古文與傳世文獻記載相結合，討論傳世古籍版本源流及真偽。因材料所限，目前這方面的研究性文章不多，僅見於上述幾篇，但他們的方法卻值得借鑒，這也是今後研究《汗簡》、《古文四聲韻》的一個方向。

#### （五）綜述類評價《汗簡》、《古文四聲韻》的文章

李學勤《汗簡》<sup>④</sup>、曾憲通《是對〈汗簡〉做出正確評價的時候了——讀〈汗簡注釋〉有感》<sup>⑤</sup>、陳榮軍《〈汗簡〉研究綜述》<sup>⑥</sup>、顧新民《夏竦與〈古文四聲韻〉》<sup>⑦</sup>、夏詒《一本有益的古文字工具書——評介〈汗簡注釋〉一書的學術價值》<sup>⑧</sup>等都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對二書進行了客觀的評價。

由此可見，系統掌握《汗簡》、《古文四聲韻》傳鈔古文一系的資料，不但對古文字的考釋具有重要價值，在音韻、訓詁等研究方面也是一筆難得的財

① 舒大剛《論日本傳〈古文孝經〉決非“隋唐之際”由我國傳入》，《四川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

② 曹建國、張玖青《李商隱〈字略〉真偽考辨》，《文學遺產》2004年第3期。

③ 徐剛《衛宏〈古文官書〉考述》，《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年第4期。

④ 李學勤《汗簡》，《失落的文明》，73頁。

⑤ 曾憲通《是對〈汗簡〉做出正確評價的時候了——讀〈汗簡注釋〉有感》，《曾憲通學術文集》，9～13頁。

⑥ 陳榮軍《〈汗簡〉研究綜述》，《鹽城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

⑦ 顧新民《夏竦與〈古文四聲韻〉》，《南方文物》1987年第1期。

⑧ 夏詒《一本有益的古文字工具書——評介〈汗簡注釋〉一書的學術價值》，《辭書研究》1996年第1期。

富,同樣是非常寶貴的。今天,我們要客觀地評價《汗簡》、《古文四聲韻》,首先就要辨偽存真,棄其糟粕,取其精華,以審慎的態度去利用它們。以上五個方面的研究還都很零散,除了黃錫全的《汗簡注釋》外,還沒有系統、全面的專著,這有待於我們多方面的努力,在廣闊的領域內,從不同的視角來研究和利用這份寶貴的傳鈔古文資料,從而更好地發揮它在考釋文字、審定音韻、古籍版本探源及辨偽等多方面的價值。

### 第三節 《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傳鈔古文的來源及相關研究材料

#### 一、書中傳鈔古文的來源

傳鈔古文是指漢以後歷代輾轉鈔寫的古文字(主要指戰國文字)。由於作者自身的鑒別能力和時代局限等主客觀原因,使得《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傳鈔古文的情況相當複雜,來源廣、時間長,真偽並存。我們將二書中傳鈔古文與出土古文字的形體結構進行了全面系統地比照之後,剔除糟粕,取其精華,得出了與何琳儀、黃錫全等人大致相同的結論。書中“古文”材料雖然是從傳世資料(包括今已失傳的古佚書)中提取的,卻保存了大量的古文字形體,並且大部分來源有據。下面選取《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少數的傳鈔古文,與出土古文字、傳世字書及碑刻文字等相互對照,說明其來源的複雜性。限於篇幅,僅對俗字、譌字、誤置等字例稍作分析,字形前後可明顯比照的不附說明。

#### (一) 來源於先秦古文字

從數量而言,這些古文的形體結構與戰國文字相符的要遠遠超過與殷周文字相符者,它們與戰國文字的血緣關係更為密切。因此,我們可據之考證先秦古文,尤其是戰國文字。

茲: 𠂔(G1.21a)—𠂔(鐵694) 𠂔(何尊) 𠂔(陳昉簋) 𠂔(成39)  
分: 𠂔(G1.34a)—𠂔(粹119) 𠂔(鬲攸比鼎) 𠂔(楚帛書)  
荒: 𠂔(H62a) 𠂔(G2.17b)—𠂔(荒伯簋) 𠂔(唐8) 𠂔(曹61)  
吟: 𠂔(H6b) 𠂔(G2.26a)—𠂔(容2)  
一: 𠂔(G5.7b)—𠂔(郭緇17) 𠂔(彭7)



壯：𠂔 (G4.34b) — 𠂔 (中山王鼎) 𠂔 (尊 20)

吁：𠂔 (H6b) 𠂔 (G1.24a) — 𠂔 (語二 15) 𠂔 (璽文 2.7)

## (二) 見於《說文》和三體石經

《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傳鈔古文有相當一部分見於三體石經和《說文》古文、籀文、或體及字頭篆文(下面分別簡稱古文、籀文、或體、字頭)。它們雖然有時代先後的差別,但來源應該是相同的,有的可能就是以石經和《說文》為藍本。所以,可以用它們來補證《說文》或石經。

春：𠂔 (H34a) 𠂔 (G1.33a) — 𠂔 (僖公)

瑗：𠂔 (G4.24a) — 𠂔 (字頭)

紫：𠂔 (H3a) — 𠂔 (古文)

齋：𠂔 (G1.29a) — 𠂔 (籀文)

祀：𠂔 (H3a) 𠂔 (G3.7a) — 𠂔 (或體)

命：𠂔 (H26b) 𠂔 (G4.35b) — 𠂔 (多士)

荐：𠂔 (G4.23b) — 𠂔 (字頭)

三：𠂔 (H3b) 𠂔 (G2.13a) — 𠂔 (古文)

登：𠂔 (H8a) 𠂔 (G2.28b) — 𠂔 (籀文)

玩：𠂔 (H33a) 𠂔 (G4.21b) — 𠂔 (或體)

## (三) 見於漢唐碑文、漢印及《玉篇》等字書

這類傳鈔古文有不少見於漢唐碑文、漢印及《玉篇》等字書,亦有一少部分是正統字書不收而流行民間的俗字。

士：𠂔 (H4b) 𠂔 (G3.7b) — 𠂔 (唐君房碑) 𠂔 (婁壽碑) 𠂔 (鮮于璜碑)

祐：𠂔 (H65b) — 𠂔、𠂔 (漢印徵 12.2)

調：𠂔 (G2.24a) — 調 (《玉篇·貝部》)

刑：𠂔 (G2.21b) — 刑 (俗字)

遍：𠂔 (G4.23a) — 遍 (楷書)

天：𠂔 (H3a) 𠂔 (G2.2b) — 𠂔 (無極山碑)

唱：𠂔 (G4.34b) — 𠂔 (《玉篇·龠部》：“今作唱。”)

漆：𠂔 (H48b) 𠂔 (G5.8a) — 漆 (俗字)

此處說明一下被《汗簡》、《古文四聲韻》收作古文的俗字：

𠂔 (H48b)、𠂔 (G5.8a) 𠂔,是坐字的俗寫,在𠂔字中充當聲符。坐屬

從紐歌部，漆屬清紐質部，從清旁紐，歌質旁對轉。𠂔字當是漆字改換聲符的後起形聲字。<sup>①</sup>

𠂔(G2.21b) 《改併四聲篇海·一部》引《川篇》：“𠂔，音形。”<sup>②</sup>此形當由刑字中的第一橫向右引長變作刑，進一步譌寫成𠂔<sup>③</sup>。

#### (四) 一部分譌變奇特的古文形體和相當數量的偽造古文

由於作者所處時代離先秦已有千餘年，倖免於難的孔壁古文及各地所獻先秦古書等，經代代相傳(或傳鈔或碑刻)，至唐宋時不僅多有損失，而且字形結構也不可能都十分準確；漢唐期間出土的先秦古文字材料，因不能完全識別，臨摹、傳鈔及注釋中肯定有誤；古文的多頭來源及時間的早晚參差使這類材料不可能十分系統；秦以後託古作偽之風盛行，經書、字書都有偽作；作者雖有較高的文字修養，但因時代所限，對這類文字往往會真假莫辨。由於這些原因，書中古文與我們所能見到的古文字形體差別較大，有的甚至脫筆、誤筆，但祇要仔細分析字形的演變軌迹、古文與楷書的各種關係，及其錯誤的原因，很多字還是可以識別的。

##### 1. 譌字

祇：𠂔(G1.15b, 汗簡)

徐在國認為此形“與示形近。示、祇二字古通”<sup>④</sup>。可從。《訂正六書通》示字下的𠂔(汗簡)<sup>⑤</sup>類形體正是由𠂔(《說文》示字古文)類形體譌成𠂔的過渡形態。𠂔→𠂔(中部的縱向曲筆已穿出頂部橫筆)→𠂔(兩邊斜筆已與中部曲筆相連，譌似“木”)。見上編第三節祇字。

禁：𠂔(G2.26b, 古老子) 𠂔(G4.39b, 古孝經)

直到秦漢簡帛及碑刻中纔出現禁字，但均从林从示作。𠂔形亦見於《訂正六書通》禁字下所收𠂔(古老子)<sup>⑥</sup>，𠂔形左上寫譌，均本自戰國文字𠂔(孔季17)類形體，此處假𠂔為禁。見上編第三節禁字。

① 林志強《古本〈尚書〉文字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年，49頁。

②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縮印本)，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辭書出版社，1993年，21頁。

③ 林志強《古本〈尚書〉文字研究》，50頁。

④ 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17頁。

⑤ 閔齊伋《訂正六書通》，上海古籍書店，1981年，22頁。

⑥ 閔齊伋《訂正六書通》，320頁。

命：𠂔(G4.35b, 老子)

戰國文字中命字有从支作的𠂔(者旨型盤)、𠂔(鄂君啓舟節)、𠂔(包山143)類形體。𠂔形上半即命字, 卩被類化爲口, 下部則由支寫譌而似“虫”。

近：𠂔(G3.15a, 崔希裕纂古)

陳偉武已指出此類傳鈔古文“是有所譌變的旂字, 借爲近”<sup>①</sup>。

## 2. 誤置

嚴(G5.3a)——嚴(誤歸哭)

此形當是金文嚴字嚴(井人安鐘)、嚴(多友鼎)等及《說文》古文嚴類形體的隸變, 與哭字哭(性18)、哭(郭性29)、哭(《說文》字頭)類形體有別。

往(H9a)、往(G1.26a)——往(誤歸徒)

此形近《說文》往字古文往, 因與“徒”字古文徒(南疆鉦)、徒(侯馬)類形體形近而誤置入“徒”字下。

達(G4.18b)——達(誤歸進)

此形近戰國文字達字的達(窮11)、達(包山119)類形體, 因與“進”字下譌寫的進、進、進(G4.18b)等形近而誤置。

## 3. 奇字

正：𠂔(H83a)

國：𠂔(H33a) 國(G5.29b, 武則天造字)

通過對書中字例進行全面系統地分析,《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傳鈔古文的多頭來源已大致梳理清楚。

## 二、相關的研究材料

如上所述,像《汗簡》、《古文四聲韻》這類廣徵博引的古文字典,所收古文非常龐雜,而我們正是以書中的這部分傳鈔古文材料爲研究對象。與其相應、可供參考對照的出土古文字或傳世碑刻、字書等材料,也是從殷周古文一直延續到篆隸真楷等。它們主要有如下幾類:

① 陳偉武《軍器及其題銘與簡帛兵學文獻》,《華學》第二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80頁。

### 1. 先秦古文字

先秦古文字主要分爲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三部分。《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若干傳鈔古文(包括稍有譌變的)形體多可以從甲骨文、金文中找到其來源,而與戰國文字相符者更多,這部分字例可參考何琳儀的《戰國文字與傳鈔古文》。在完成這項比照字形的工作中,從所用古文字圖片的成像清晰度來考慮,我們主要是利用一些古文字方面的工具書,如《漢語古文字字形表》、《甲骨文編》、《金文編》、《戰國文字編》、《楚文字編》、《楚系簡帛文字編》等。

### 2. 三體石經

《汗簡》、《古文四聲韻》中部分傳鈔古文下所注出處正是“石經”。由於屢經戰爭遷徙及年代久遠等多種原因,今天我們已無法見到石經原貌,而如今搜集整理石經資料較新較全,且保存字形較為準確的工具書當屬施謝捷的《魏石經古文彙編》<sup>①</sup>。書中所用石經字形多採自此書。

### 3. 《說文》

《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引書凡是注明《說文》的,大多見於許慎《說文解字》中的正篆、或體、古文或籀文。“他們雖有時代先後的差別,但其來源應該是相同的,有的可能就是以石經和《說文》爲藍本的”<sup>②</sup>。

### 4. 秦漢魏晉文字

這部分可供比照的字形以簡帛和碑刻爲主,主要參考徐中舒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sup>③</sup>、清顧藹吉集漢碑隸字而成的《隸辨》<sup>④</sup>等書。

### 5. 唐代碑刻

主要指目前存字較全的《碧落碑》拓本,有李零、劉新光整理的《汗簡》、

① 施謝捷《魏石經古文彙編》(未刊稿)。

② 黃錫全《汗簡注釋》,自序14頁。

③ 徐中舒《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

④ 顧藹吉《隸辨》,中華書局,1986年。

《古文四聲韻》後所附拓本和施安昌《唐代石刻篆文》<sup>①</sup>著錄的《碧落碑》拓本。

## 6. 隸定“古文”

在《古文四聲韻》中，它主要是指用楷書筆法轉寫的古文字形。這些隸定“古文”中也有少量的字並非真古文，而是正統字書不收、卻流行於民間的俗字。它們大多散見於一些傳世字書、韻書中，如《玉篇》、《類篇》、《廣韻》、《集韻》、《一切經音義》、《龍龕手鑑》等。此項工作可參考的現有成果，是對隸定“古文”進行過系統研究的《隸定古文疏證》。

## 7. 其他

《集篆古文韻海》<sup>②</sup>、《訂正六書通》等書也收有大量明清時所能見到的傳鈔古文，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補證《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古文，這類字書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 第四節 《汗簡》、《古文四聲韻》的研究意義

西漢時期，壁中書之類古文經籍的發現使研究古文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古文之學一直流傳到宋代。北宋初，國子監主簿郭忠恕將當時流傳於世的古文字兼收並蓄，彙成《汗簡》一書，所集古書、碑刻等資料共七十一種，這是一部按《說文》部首編排的古文字典。其後不久，夏竦《古文四聲韻》在《汗簡》的基礎上引書增至九十八種，收字亦多出隸古定這種依《汗簡》體例不能採用的字體。前面提到過，這兩部書中所收古文十分龐雜，但“一部‘古文’字書的形成絕不是偶然的，它與‘古文’的流傳有着密切的關係”<sup>③</sup>。雖然二書中的傳鈔古文多是戰國文字，但亦可上溯殷周古文，下至篆隸真楷等，其所收材料廣、時間跨度大，就決定了二書的研究價值。

首先，取決於《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材料本身具有的重要價值。以往研究古文字的學者多尊崇《說文》，對其中所載古文深信不疑，而對《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傳鈔古文不以為然。但是，甲骨、銅器、古陶、璽印、

① 施安昌《唐代石刻篆文》，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② 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5，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1998年。

③ 黃錫全《汗簡注釋》，自序9頁。

貨幣、簡帛等文字的大量發現和古文字學研究的迅速開展，逐漸改變了這種局面。近年來，已有不少論著對二書中的傳鈔古文加以利用和研究，證明《汗簡》、《古文四聲韻》是中國傳統文字學中的重要著作。書中大體保存了戰國文字的基本形構，它們豐富了古文字學的內容，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漢字的演變和發展，提供了更多可供參考的證據，是具有重要價值的傳鈔古文資料。不僅如此，由於《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材料分別以《說文》部首和古聲韻為序排列，保存了大量的異體字、通假字等，所以它們也是研究古漢語的難得資料。

其次，在考釋中可與出土古文字互相比照印證。前面提到過，何琳儀、黃錫全、姜允玉、張富海等通過對《汗簡》、《古文四聲韻》中部分傳鈔古文材料與出土古文字形體進行對比研究，發現二者之間有很多共通之處，同時，也證實了這兩部書所集錄古文中的一部分，的確是戰國時期秦以外的六國文字。因此，二書中的傳鈔古文資料為研究戰國文字提供了突破口，為考釋出土古文字提供了更多的條件，使得一些罕見字、疑難字得以順利破譯。而不斷出土的新材料，尤其是近幾年，郭店簡、上博簡等大批量新材料被發現，既驗證了以往有關《汗簡》、《古文四聲韻》的研究成果，又解決了一些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尤其可以使原被認為“穿鑿炫衆”、“附會增減、任臆欺世”的《汗簡》、《古文四聲韻》這類傳世字書，在今天重新得到正確的認識、評估及印證。考其來源，正其譌誤，使書中傳鈔古文的“精華”與“糟粕”得以進一步呈現，從而更有利於充分發揮它們的價值。

## 第五節 寫作意圖與研究方法

### 一、寫作意圖

如前所述，近年來，由於大批量戰國簡帛資料的研究熱潮持續不衰，《汗簡》、《古文四聲韻》也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和重視，利用其中的傳鈔古文與出土古文字互證，已成為古文字學領域研究的一個主要趨勢。學術界在借助《汗簡》、《古文四聲韻》考釋古文字的同時，也利用一些新出材料來考辨傳鈔古文的來源和流變過程中發生的譌誤。有鑒於此，我們的研究方法主要立足於古文字的角度，將《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傳鈔古文放在出土古文字資料的背景上，從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與出土古文字進行形體

方面的互證，目的在於明確它們的來源、性質、結構，以及書中傳鈔古文自身存在的一些情況，如異體、通假、同義換讀等，恢復它們的本來面貌，為正確理解、充分利用這批寶貴的傳鈔古文材料作出努力，為古文字學的研究提供更加豐富的資料。

## 二、研究方法

第一，將二書中所有的傳鈔古文按照《說文》五百四十部的順序重新排列。

《汗簡》是按《說文》部首排列的古文字典，而《古文四聲韻》以古聲韻排列字形。後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增廣而成，在研究書中的傳鈔古文時，二者可以互為補充。我們將《汗簡》、《古文四聲韻》合二為一，按《說文》五百四十部為序排列字頭，主要因為它本身是文字學原則的部首，便於我們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理解和研究文字。同時，也可以照顧到其他古文字工具書的系統性。從目前古文字字書的具體使用情況來看，北宋至今，很多工具書均採用這種方法，並取得可觀的成果，形成了一個以《說文》部首為體系的古文字字書群。可見，大多數學者還是習慣於這種排列方式的。雖然《說文》五百四十部也有若干缺點，如並非都是字根，可離析、合併者不在少數等。但“為了照顧既成的歷史事實，儘量利用已有的成果，照顧工具書的系列性，便於檢索”<sup>①</sup>，我們還是採用《說文》部首的排列方法。

第二，依形體特徵將每個字頭下的各種古文字形按組分析並明確各組實際及組內關係。

《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傳鈔古文有着多頭的來源，收字情況顯得特別複雜。從歷時角度看，書中古文時間跨度較大，既可以上溯到字形較為原始、古樸的甲金文，向後又可以在唐宋碑刻中找到它們的影子。從共時角度看，它們包含了同一時期、不同漢字的多種異體。因此，將兩部書合二為一按《說文》部首重排後，更會發現每個字頭下所收古文存在的複雜關係，如古字與今字、通假字與本字、通假字與通假字、異體字與正字等，如果對這種情況缺乏認識，就會給《汗簡》、《古文四聲韻》的使用帶來一些困難。我們依照這幾種關係將各個字頭下的古文按組分析，明確指出各組字與字頭的關係。

<sup>①</sup> 陳初生《金文字典編纂的繼承與發展》，《金文常用字典》，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1頁。

第三，將二書中所收傳鈔古文與出土古文字及其他傳世字書、韻書收字進行橫向和縱向兩方面的互證，糾正其寫譌及誤收之處。

《汗簡注釋》已利用當時所見材料對《汗簡》、《古文四聲韻》中部分古文字形進行過詳細的梳理和分析，但它完成於 20 世紀 80 年代，其後整理出版的九店簡、郭店簡、上博簡等都是作者當時沒機會見到的。所以，在現今的條件下，利用更多新材料對《汗簡》、《古文四聲韻》進行整理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當然，由於時代或作者自身的限制，在傳鈔中也會出現誤收和寫譌的情況，甚至出現一些完全不能解釋的“奇字”，這也是需要明確指出的。

本書的研究方法和步驟大致如上。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對《汗簡》、《古文四聲韻》進行過系統、全面的整理之後發現，二書中的傳鈔古文大都與先秦古文字、《說文》、三體石經及漢以後的碑刻、字書中所收文字，有着較為明顯的形體繼承關係。這部分材料多在黃錫全、何琳儀、張富海等人的專書或論文中曾作過比較全面的對照分析，不再贅舉。本書的重點是利用近幾十年來的新出材料及研究成果，選取我們認為《汗簡箋正》、《汗簡注釋》等書對《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傳鈔古文分析有誤、或未釋、或不全面之處，進行逐字的重新分析和重點突破。利用新出簡帛材料與傳鈔古文合證會發現，部分古文形體奇詭但嬗變之迹可尋。但有些字形譌變過甚，一時仍難廓清其形體演變軌迹，有待以後進一步探討。隨着戰國文字的不斷出土，這類看起來似乎不可知的文字，將會逐漸得到合理的解釋。



## 上 編

# 對《汗簡》、《古文四聲韻》中 重點字的考察

《汗簡》自北宋成書後，對書中古文進行過全面、系統研究的著作，目前僅見晚清鄭珍的《汗簡箋正》和近人黃錫全的《汗簡注釋》兩部。

晚清著名學者鄭珍所著《汗簡箋正》，以批判《汗簡》與《說文》不合爲出發點，對《汗簡》一書中的古文進行考釋和補正，其內容主要包括甄別字形、鑒定釋文、考訂出處等幾個方面。20世紀80年代，黃錫全在《汗簡箋正》一書的基礎上，利用出土古文字和傳世字書等材料，從分析字形正誤、來源等角度對《汗簡》中的古文逐字考察，旁及《古文四聲韻》作對比分析。鄭、黃二書中的很多分析都非常精彩，尤其是後者能將傳鈔古文與出土古文字結合，創獲頗多。<sup>①</sup>近年，徐在國在佔有更多新出材料的基礎上著成《隸定古文疏證》一書，對《古文四聲韻》中的大部分隸定古文作了詳盡的分析。關於這一部分字形，我們不多作說明。還有一部分，即二書中與出土古文字及傳世材料有明顯傳承關係的古文，本書亦不再多作分析。

《汗簡注釋》成書至今已二十餘年，這期間發現的九店簡、郭店簡、上博簡等大宗竹簡材料都是作者當時沒機會見到的，關於新出材料的研究成果更是豐碩。我們主要是在利用新出材料及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傳鈔古文的研究分成三個部分：一、補證舊說；二、糾正舊說；三、分析舊說未涉及的古文字形。

需要說明的是，鄭珍的《汗簡箋正》（簡稱《箋正》）、黃錫全的《汗簡注釋》（簡稱《注釋》）、徐在國的《隸定古文疏證》（簡稱《疏證》）等著作及一些

① 何琳儀《〈汗簡注釋〉跋》，《武漢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

文字編，是書中引用較多的，我們在正文中直接標明所引觀點在書中的頁碼，不再出現在腳注中。而所分析傳鈔古文字形標注頁碼，H 代表《汗簡》，G 代表《古文四聲韻》。

## 第一節 利用新出材料及研究成果證成舊說

鄭珍的《汗簡箋正》和黃錫全的《汗簡注釋》二書中有很多精彩的觀點，可以為我們所借鑒。但由於在他們所處的時代，出土古文字材料遠遠不如今天所見豐富，尤其是生活在晚清的鄭珍。所以，對一部分字形的分析，雖然結論可信，但缺乏依據。關於這部分字形，我們的工作就是利用新出材料對其進行補充，證成舊說。

### 1. 天

𠄎(H40a, 義雲章) 𠄎(H40b, 華嶽碑)

𠄎(G2.2b, 華嶽碑) 𠄎(G2.2b, 雲臺碑) 𠄎(G2.2b, 義雲章)

𠄎(G2.2b, 崔希裕纂古)

《疏證》頁13：“戰國行氣玉銘‘突則畜’之突作𠄎，于省吾釋為天……𠄎似源於𠄎形。”《注釋》頁283亦從于省吾釋𠄎為天字。此組傳鈔古文見於“明𠄎(天)”(陶彙6.111)、“𠄎(天)齒”(陶彙3.791)及“荒(荒)思不𠄎(殄)”(恒5)類詞語中的戰國文字“突”，或用為天字，或借為音近的字。

### 2. 珣

𠄎(H4a, 尚書)

《注釋》頁71：“《說文》寶字古文作𠄎，省貝，與番君鬲寶作𠄎、宰𠄎簋作𠄎類同，此又省𠄎。鄭珍云：‘《玉篇》引《聲類》云珣古文寶字，此所本。’”新出上博簡“逃(珣)珣(寶)”中的寶字从玉、缶聲，正作𠄎(昭6)、𠄎(昭7)類形體。

### 3. 莊

𠄎(H22a) 𠄎(H66b)

𠄎(G2.15b, 說文) 𠄎(G2.15b, 義雲章)

𡵓、𡵓形近《說文》莊字古文𡵓，《注釋》頁192指出此處假𡵓(葬)爲莊，可從。此類莊字古文應是郭店簡𡵓(語三9，用作莊)之譌體<sup>①</sup>，馮勝君在陳劍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說文》莊字古文所从“占”與妻字古文𡵓上半的平行演變序列如：𡵓(越亥鼎)→𡵓(語三9)→𡵓；𡵓(農占)→𡵓(包山91)→𡵓。<sup>②</sup>均可從。

𡵓、𡵓即妝字，《注釋》頁422：“妝字古作𡵓(京津1682)、𡵓(鄒子妝匡)。”其實，此組傳鈔古文更近戰國文字𡵓(緇12)、𡵓(郭緇23)類形體，郭店簡釋文即作“妝(莊)句(后)”(緇23)<sup>③</sup>。妝、莊同屬莊組陽部，此處借妝爲莊。

#### 4. 番

𡵓(H6a) 𡵓(H81a, 說文)

𡵓(G1.35b, 說文)

《注釋》頁88僅引鄭珍之說“《說文》部首采古文爲𡵓，郭氏此部元本其古文采。此𡵓係古文番，與下並寫誤。”此組傳鈔古文形近《說文》番字古文𡵓，同是傳鈔致譌。李天虹“疑古文番本作𡵓，从𠂔从采”<sup>④</sup>，而新出上博簡“𡵓(播)型(刑)之由(迪)”(緇15)中首字可證成李說。張富海進一步分析，“《說文》訓‘番’爲獸足(古書中此義作‘蹯’)，古文从又，象形，中間所从的‘采’兼起表音作用”<sup>⑤</sup>。

#### 5. 吁

𡵓(H6b)

𡵓(G1.24a, 古尚書) 𡵓(G1.24a, 並籀韻)

《注釋》頁93：“鄭珍認爲‘移篆，薛本有号，亦有吁。’吳王光鑑吁作𡵓，古璽作𡵓，也作𡵓(璽文2.7)。《玉篇》吁，古文号。是吁字古文本有如此作者。”郭店簡中同時存在左右結構和上下結構的兩種吁字，如𡵓(語二16)、𡵓(語二15)類形體，可證其說。

①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第二輯，31頁。

②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綏裝書局，2007年，305頁。

③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130頁。

④ 李天虹《說文古文新證》，《江漢考古》1995年第2期。

⑤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第二輯，36頁。

## 6. 叫

𠵹 (H4a, 林罕集字)

《注釋》頁 73:“鄭珍認為此是𠵹字,右形乃分字譌誤,左是气。𠵹字典籍多訓氣,疑叫乃𠵹(吃)之誤。”《訂》頁 300 叫字下亦收形近的𠵹(奇字),我們傾向於《注釋》的結論。右旁从欠,如速字下所收古文𠵹(H32b),右半亦“欠”之譌,與此相類,𠵹即“𠵹”字,《說文》:“𠵹,𠵹也。”段注:“(口不便言)此謂與‘𠵹’同也。《口部》曰:‘吃,言蹇難也。’”<sup>①</sup>

## 7. 哭

𠵹 (H7b, 石經)

𠵹 (G5.2b, 並石經) 𠵹 (G5.2b, 汗簡) 𠵹 (G5.2b, 汗簡)

《注釋》頁 101 僅舉出《說文》哭字字頭篆文𠵹作對比。其實,哭字見於更早的戰國文字𠵹(性 18)、𠵹(郭性 29)類形體,祇是此組傳鈔古文的構件位置和觀察角度不同。

## 8. 逆

𠵹 (H9a)

𠵹 (G5.19a, 義雲章)

形近三體石經殘石𠵹,《箋正》頁 550:“此形‘逆’字譌脫,‘逆源’之或體。”楊澤生釋《鄒滕古陶文字》1.28 中𠵹類形體為“逆”,並指出《汗簡》古文“逆”實際上是假借“逆”為之<sup>②</sup>。可從。

## 9. 迷

𠵹 (H9a)

此形應是述字𠵹(G5.8b),《注釋》頁 116 已指出“‘迷’應是‘述’字寫誤。”此與《古璽文編》將述字𠵹、𠵹二形誤收在迷字下如出一轍<sup>③</sup>。金文述字𠵹(孟鼎)、𠵹(史述簋)、𠵹(中山方壺)類形體的聲符本“象稷黏手之形”,逐

①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11頁。

② 楊澤生《古陶文字零釋》,《中國文字》新22期,藝文印書館,1986年,254頁。

③ 曾憲通《敦煌本古文〈尚書〉“三郊三逋”辨正——兼論遂、述二字之關係》,《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78頁。

漸演變而似米形如上舉璽文“述”所从，述、迷二字形近而混。

#### 10. 逐

𧾷(H55a)

甲骨文逐字是一個由止和犬或鹿、豕、兔等動物構成的一個會意字，自金文定型為从辵、从豕會意。《注釋》頁357以古璽𧾷(璽彙0263)形證此字為逐不誤。可從。新出上博簡亦見逐字的𧾷(周43)、𧾷(競10)類形體。

#### 11. 糾

𧾷(H11b, 古論語)

𧾷(G3.28a, 古論語)

《注釋》頁131：“夏韻黜韻錄作𧾷是，此(𧾷)寫誤。”𧾷从雙幺，右半“𠂔”受左半“糸”類化而變，與𧾷字𧾷(G1.16a)又作𧾷(H7a)、命字𧾷(包山143)又作𧾷(G4.35b)相類，郭、夏二書中這種現象很常見。

#### 12. 諸

𧾷(H48b)

𧾷(G1.23b, 古尚書) 𧾷(G1.23b, 古孝經) 𧾷(G1.23b, 雲臺碑)

《注釋》頁322對此類傳鈔古文形體演變過程的分析可從。形近三體石經者字𧾷(僖公, 用為諸), 新出戰國文字𧾷(緇1)、𧾷(五45)、𧾷(五40)類形體為其提供了更直接的形體依據。者字借為諸, 又如“從者(諸)草茅之中”(子5)、“失者(諸)型(刑)與惠(德)”(魯1)等。

#### 13. 業

𧾷(H55b)

𧾷(G5.29b, 雲臺碑) 𧾷(G5.29b, 古尚書)

形近《說文》業字古文𧾷, 見《注釋》頁360的分析。曾憲通贊同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業之古文象兩虞形”之說, 認為《說文》業字古文“實即兩個擎舉人形之進一步譌變, 《汗簡》及《古文四聲韻》所引, 則又是《說文》古文的蛻變, 雖離初形漸遠, 然彼此遞嬗演變之迹尚隱約可尋。”《說文》業字古文乃自古文字𧾷(昶伯黹鼎)、𧾷(晉公盞)、𧾷(恒4)類形體, “兩個並立人形之上分別益以‘業’形, 表明植於兩旁之銅人(即鐘虞)所舉者乃筭上捷

業如鋸齒之大版，可見金文較之古文更加切合業字造字之本義，“其下似火者，爲火稍譌而爲火”<sup>①</sup>。

#### 14. 弊

𡗗(H37b)

《注釋》頁267：“當是由貨文尙(幣)形譌變，𡗗形變作𡗗。……此假尙(幣)爲弊。”戰國楚簡幣字作𡗗(郭老甲14)、𡗗(九店56.44)等形，上半“敝”省聲，下半“巾”(或市)中部加飾筆如𡗗(魯4)類形體，於其下部再增義符“口”，即此類傳鈔古文所本，亦見於夏書契字下所收𡗗、𡗗(G4.15a，古老子)等形。徐在國、黃德寬指出郭店𡗗(語三55)所从及《貨系》𡗗字𡗗亦𡗗類形體所本。此借幣爲弊(或弊)。<sup>②</sup>

#### 15. 僕

僕(H13a，說文)

僕(G5.5b，說文)

《注釋》頁139：“形同《說文》古文。”僕字金文作僕(史僕壺)、僕(幾父壺)等，戰國文字中附形足義加“臣”作僕(東20)、僕(郭老甲18)等，“臣”擠去了“僕”形的下半。後又省人作僕(郭老甲2)、僕(語四18)類形體，从臣从僕省。此組傳鈔古文及《說文》古文均當本自戰國文字，但从臣、从僕不省。

#### 16. 及

及(H13b，石經)

及(G5.22b，石經) 及(G5.22b，古孝經) 及(G5.22b，雲臺碑)

及(G5.22b，古老子) 及(G5.22b，說文)

及形近三體石經及字古文及(僖公)，《注釋》頁145對此類形體如何由从人、从又的“及”變來作了推測。新出郭店簡“其爲堯臣也”(唐24)中的首字用爲“及”，爲及類形體的來源提供了更直接的形體依據。但及與戰國文字及(中山王鼎)、及(郭緇5)類形體有不小的差距，應屬於馮勝君所歸納的齊

① 曾憲通《從曾侯乙編鐘之鐘虢銅人說“虢”與“業”》，《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35～36頁。

② 徐在國、黃德寬《傳鈔〈老子〉古文輯說》，《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二分，1991年，209頁。

系文字。<sup>①</sup>

𠂔形近《說文》及字古文𠂔，本自戰國文字𠂔、𠂔（語二 19）類形體，亦屬齊系文字。

## 17. 隸

𠂔（H30a）

隸（G4. 13b，說文）

《說文》隸字字頭篆文作𠂔，但此組傳鈔古文右半隸下从米或變，當本自秦漢文字𠂔（高奴權）、𠂔（石門頌）類形體，亦見《注釋》頁 226 所舉。《說文》隸字已是譌體。“《九經字樣》云：‘《周禮》：女子入於舂槩，男子入於罪𠂔。𠂔字故从又持米，从柰聲；又象人手也。經典相承作隸已久，不可改正。’其說與《說文》不同，未詳何據。諸碑隸皆作𠂔，無从隶者。”<sup>②</sup>“求之古字，當與高奴權之‘𠂔’和秦簡之‘𠂔’有關，其字右旁‘米’符豎筆延伸而與‘又’符交叉，與‘隶’形近，故有譌變作从‘隶’者。”<sup>③</sup>據此可知，《說文》隸字字頭篆文及其或體已是譌體。

## 18. 皆

𠂔（G1. 28b，古孝經並王庶子碑）𠂔（G1. 28b，道德經）𠂔（G1. 28b，道德經）

《注釋》頁 512～513 認為此類傳鈔古文的構形有兩種可能：一是由古虐形譌誤，與皆字音近；二是古“皆”形譌，𠂔由古文字𠂔、𠂔類形體中的𠂔形所譌，猶如𠂔譌變作𠂔。戰國文字𠂔（忠 7）類形體的出現，證實了《注釋》中提出的第二種可能性。于省吾將甲骨文𠂔類形體分析成从𠂔、𠂔聲<sup>④</sup>，學者多認同這一觀點，此組傳鈔古文與古文字皆字𠂔（合集 29694）、𠂔（𠂔所从，蔡侯申盤）、𠂔（中山方壺）類形體有相承關係，中部“尹”是“𠂔”之譌<sup>⑤</sup>。近來，陳劍又重新分析為从𠂔、几聲<sup>⑥</sup>。于、陳二說中的“𠂔”或“几”部分寫譌成“尹”而出現𠂔（唐 27）、𠂔（忠 7）類形體，𠂔下部再譌而似《說文》君字古文

①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275 頁。

② 顧藹吉《隸辨》，133 頁。

③ 林志強《漢碑隸體古文述略》，《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 年，416 頁。

④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 年，371 頁。

⑤ 魏宜輝《楚系簡帛文字形體譌變分析》，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 年，94 頁。

⑥ 陳劍《甲骨文舊釋“𠂔”和“幾”的兩個字及金文“𠂔”字新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年，118～121 頁。

𡇗，即𡇗類形體所本。𡇗形上部𡇗草率書寫致譌。馮勝君認為這種寫法的“皆”（見紐脂部）字所从“君”（見紐文部）當為聲符<sup>①</sup>，亦可備一說。

## 19. 美

𡇗 (H66b, 尚書)

𡇗 (G3.5b, 古老子) 𡇗 (G3.5b, 古尚書)

《注釋》頁418：“此形蓋來源於石經《尚書》古文。”《周禮·地官·司徒》：“師氏掌以嫺詔王。”賈公彥疏：“嫺，美也。”<sup>②</sup>《集韻·脂韻》：“嫺，善也。通作美。”<sup>③</sup>戰國文字用作美字的有𡇗（容21）、𡇗（郭緇1）和𡇗（六38）、𡇗（容14）等多種異體，所以，嫺字這類形體的出現也不足為奇。

## 20. 焉

𡇗 (H67a, 華嶽碑)

𡇗 (G2.6a, 古孝經) 𡇗 (G2.6a, 華嶽碑) 𡇗 (G2.6a, 雲臺碑)

《注釋》頁424已將此組安字與古文字形體作過對比，並指出安、焉典籍通用。其實，二者通用更常見於古文字，如上博簡“志亦至安（焉）”（民3）、“王內（納）以告安（焉）”（東7）等。女旁多出一筆的“安”字自甲骨文至戰國秦漢文字一直存在，如𡇗（合集5373）、𡇗（安父簋）、𡇗（侯馬）、𡇗（郭老甲25）、𡇗（篆隸表頁501）類形體，此組傳鈔古文更近戰國文字。陳劍認為：“傳統的將‘安’的字形分析為‘从女在宀下’會意之說不可信。古文字中‘安’字所从的‘女’形之中或旁邊總是要多出一筆或兩筆，可嚴格隸定作‘𡇗’，其結構當分析為‘从宀𡇗聲’。‘𡇗’最初是獨立成字的，其造字本義為‘安坐’，係通過在‘跪坐人形’的股脛之間添加一筆來表示股、脛相接觸的跪坐姿勢（亦即‘安坐’）。‘𡇗’字被淘汰之後，‘安坐’義及其引申義‘安穩’等保存在了从之得聲的‘安’字中。”<sup>④</sup>學者多同意此說。

## 21. 予

𡇗 (H6b)

①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291頁。

②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30頁。

③ 丁度《集韻》，中國書店，1983年，671頁。

④ 陳劍《說“安”字》，《語言學論叢》第三十一輯，商務印書館，2005年，349頁。



𠂔(G1.23a, 汗簡)

《注釋》頁 95 指出此即从余从口的古舍字,與三體石經予字古文𠂔小異,並分析了舍字的變化過程,可從。但此組傳鈔古文與新出戰國文字𠂔(彭 2)、𠂔(彭 5)類形體更近,當來源有自。此借舍爲予,如“王舍(予)人邦家土地”(從 2)。《墨子·耕柱》:“見人之作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孫詒讓問詁:“舍,予之段字。古賜予字,或作舍。”<sup>①</sup>

## 22. 膳

𠂔(H18a, 義雲章)

𠂔(G4.23b, 崔希裕纂古)

《說文》膳字字頭篆文作𠂔,《注釋》頁 169:“此言形同本書𠂔,多一橫當是寫誤。”新出戰國文字𠂔(語一 15)、𠂔(語三 38)類形體當爲此組傳鈔古文所本,構件位置均相同。

## 23. 節

𠂔(H49b, 義雲章)

𠂔(G5.12b, 古孝經) 𠂔(G5.12b, 義雲章)

《注釋》頁 328 指出與三體石經殘石節字𠂔及唐陽華嚴銘𠂔相同,確定其來源有據。“李家浩先生認爲,‘𠂔’所从之‘𠂔’迺‘執’之省寫,正確。‘節’古音屬質部,‘執’屬月部,質、月二部關係密切。故‘節’字傳鈔古文‘𠂔’可以从‘𠂔(執)’得聲。”<sup>②</sup>𠂔右旁从三體石經邑,如𠂔(邾,僖公)、𠂔(邾,僖公)等所从。此處“邑”乃“卩”之誤。

## 24. 豐

𠂔(H24b)

《說文》豐字字頭篆文作豐,而𠂔形更近三體石經𠂔(君奭,用作禮)。《注釋》頁 201 以象形性較強的甲金文推測此形的省變過程,可從。但新出戰國文字𠂔(郭緇 24)、𠂔(緇 12)類形體爲此提供了更直觀的來源依據,另如體字𠂔、𠂔(G3.12a)與《說文》體字頭篆文體異而更近戰國文字𠂔(緇 8)、𠂔

① 孫詒讓《墨子問詁》,《諸子集成》第四冊,中華書局,2006 年,263 頁。

② 湯餘惠、吳良寶《郭店楚簡文字拾零(四篇)》,《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200 頁。

(郭性 17)類形體。

25. 虎

𧇧(H25a,義雲切韻)

𧇨(G3.11b,義雲章)

《箋正》頁 653:“傳會‘鹿’頭作,下以古𧇧形反書。”《注釋》頁 202:“疑此形乃由虎之別體而譌。”《注釋》的推測是有道理的。宋華強又結合古文字,分析了虎形足部與頭部的變化,推斷其譌變過程大致如:𧇧→𧇨(足部已變化)→𧇩(頭部已變化)①。

26. 𧇪

𧇪(H17a,義雲章)

𧇫(G5.26b,義雲章)

《注釋》頁 164 認為此類形體省血而聿變,可從。《說文》𧇪字字頭篆文作𧇪,與金文𧇪(父辛卣)、𧇫(多友鼎)類形體相承,而此組傳鈔古文省血(古文字从皿),更近新出上博簡𧇪、𧇫(緇 12)類形體,來源有自。𧇪、𧇫及《說文》篆文所从的聲旁𧇪當由古文字𧇪字所从的𧇪譌變。②

27. 盍

盍(H25a)

盍(G5.20a,王存义切韻)

《注釋》頁 203:“此形省作。”可從。《說文》:“盍,覆也。”段注:“其形隸變作盍。”③段說本末倒置。孔仲溫、曾憲通均已指出“盍”早於“盍”,“盍”反由“盍”簡省而來④。盍字甲骨文作𧇪,从大(器蓋)从口(器口),字象器口上有蓋相合之形,與本義為開口講的去字𧇪(𧇪字初文)⑤有別。但二者形近易混,故自春秋以降,前者增皿旁以示區別,如𧇪、𧇫類形體,表器物之口

① 宋華強《釋新蔡簡中的一個祭姓名》,簡帛網,2006 年 5 月 24 日。

②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143~144 頁。

③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214 頁。

④ 孔仲溫《釋盍》,《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 年,256 頁。曾憲通《去盍考辨》,《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92 頁。

⑤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646~647 頁。

或口因加皿而漸趨省略，或僅存器蓋如, 或於空廓處加點如①。此組傳鈔古文从皿或皿上加點與、二形相類，仰天湖楚簡類形體上部亦从大省。由此看來，此組傳鈔古文當有所本。

## 28. 穿

 (H26a, 說文)

 (G3.26a, 說文)  (G4.36b, 說文)

穿即《說文》𩚑字或體，此組古文與《說文》𩚑字古文水旁書寫方向相異，《注釋》頁206：“此形水旁橫作，蓋郭見本異。”它們與戰國上博簡 (周45)、 (周44)類形體結構相同，當來源有自。今本《周易》均作井，以形義推勘，《說文》𩚑字古文當為井字繁文。

## 29. 養

 (H14b)

 (G3.23b, 古尚書)

形近《說文》養字古文, 亦見甲金文 (乙409)、 (敦又戈)類形體，《注釋》頁152僅舉甲骨文及早期金文為形體依據，但新出戰國文字 (六33)、 (唐22)類形體為此組傳鈔古文及《說文》古文提供了更接近的形體來源。

## 30. 合

 (H7a, 華嶽碑)  (H26b)

 (G5.19b, 華嶽碑)

《說文》合字字頭篆文作, 與古文字 (菁華7.1)、 (秦公罇)、 (雲夢封診75)類形體相承。《注釋》頁98已指出此省一畫，但從戰國文字 (民1)、 (仲6)、 (競5)類形體所从的“合”來看，此組傳鈔古文當來源有自。

## 31. 短

 (H30a)

① 曾憲通《去盍考辨》，《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91～93頁。

𣎵 (G3.16b, 義雲章)

《說文》𣎵字字頭篆文作𣎵,《注釋》頁225指出二字屬假借關係,可從。戰國文字中已出現𣎵字如𣎵(包山266)、𣎵(郭性8)類形體,王筠《說文釋例》、徐灝《說文解字注箋》等都說“𣎵”字是“豆”字衍生的“重文”,“考古發掘中出現有許多漆木豆,可知在‘豆’字上加以‘木’旁,形成‘𣎵’字,是有原由的”<sup>①</sup>。

### 32. 就

𣎵 (H9a, 貝丘長碑)

𣎵 (G4.38b, 貝丘長碑) 𣎵 (G4.38b, 並籀韻)

《注釋》頁118列舉了古文字中从辵、从來的字形,並指出“逌、就二字義近,此假逌爲就”。此組傳鈔古文形近三體石經逌字𣎵(急就篇)或變,聲符“來”離析出一曲筆似“丿”,殆本自戰國文字𣎵、𣎵(周9)類形體。就屬從紐覺部,逌屬來紐之部,音義俱近,此處可同義換讀。如上博簡“丌(其)壺之不逌,丌(其)就之不專(附)”(曹43)、“就”與“去”相對,意義同“逌”(來去之來的本字)。上博簡有从辵的“就”作𣎵(容7)、𣎵(曹44)類形體,正與“逌”从辵相應。陳劍說“它們也有可能就是由金文的‘𣎵’譌變而來的”,但同時也認爲它們(𣎵)在金文中用作“仇”,與“就”聲母有較大差別,其原因有待進一步研究<sup>②</sup>。暫備一說。

### 33. 梓

𣎵 (H30a)

𣎵 (G3.8a, 古尚書亦作李字) 𣎵 (G3.8a, 汗簡)

《注釋》頁224:“《說文》李字古文作𣎵。……梓、李古韻同屬之部。此假𣎵爲梓。”“此非李之古文,乃梓之古文也。”<sup>③</sup>“戰國文字子、辛同形(舉幣文與璽文二字形同者),而梓爲之部字,當从子得聲,作梓者𣎵之譌。”<sup>④</sup>上博簡“松𣎵(梓)”(逸二2)中梓字作“𣎵”。

① 李學勤《“𣎵”字與真山楚官璽》,《國學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73頁。

② 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甲骨文文考釋論集》,綏裝書局,2007年,38頁。

③ 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6頁。

④ 陳偉武《戰國秦漢同形字論綱》,《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228頁。

## 34. 樹

𣎵(H30a)

𣎵(G4.10b, 古尚書) 𣎵(G4.10b, 雲臺碑)

此組形體右半當由攴或殳譌變，𣎵形中攴从寸。後兩形右旁與般字𣎵(G1.39a)、殿字𣎵(G4.22b)所从殳相類。戰國文字中殳、攴往往互作，如殺字作𣎵、𣎵(侯馬)，政字作𣎵(侯馬)、𣎵(語一67)等。《注釋》頁224：“郭見本樹有作𣎵，仿《碧落碑》作古。”裘錫圭在王獻唐等人研究的基礎上，將《說文》樹字籀文分析為“从‘又’从‘木’之‘权’加注‘豆’聲而成的‘𣎵’(𣎵)”，“‘𣎵’(𣎵)本从木，‘樹’又加‘木’旁”<sup>①</sup>。白於藍亦將戰國文字中从攴的𣎵(語三46)、𣎵(季18)、𣎵(用8)類形體釋為“樹”<sup>②</sup>，即此組傳鈔古文形體所本。

## 35. 圖

𣎵(H33a, 尚書) 𣎵(H59b)

𣎵(G1.26a, 古尚書) 𣎵(G1.26a, 王存又切韻)

𣎵、𣎵即煮字。《注釋》頁382：“古當有煮字，此假為圖。”新出楚簡𣎵(郭緇23)、𣎵(成2)、𣎵(緇12)、𣎵(用6)類形體可證《注釋》推測不誤，如上博簡“君其煮(圖)之”(曹2)、“遠慮煮(圖)後”(姑7)等均用煮為圖，从心、者聲，即戰國時期表圖謀義的專字。

𣎵、𣎵當是从口、者聲的圖字異體，《注釋》頁238：“蓋古有从‘者’之圖。”新出戰國文字𣎵(魯1)類形體證明此類傳鈔古文來源有據。陳斯鵬認為圖正是從圖到煮的中間環節，其演變軌迹略為圖→囙→煮，“蓋‘圖’本从‘口’从‘𣎵’會意，後為滿足表音的需要，遂易‘𣎵’為‘者’而成‘囙’；原本的會意結構既遭破壞，空餘‘口’形也已大失其表義功能，且字多用以表‘圖謀’一類的引申義，關乎心思，故乾脆去‘口’加‘心’，形成形聲字‘煮’”<sup>③</sup>。

## 36. 日

𣎵(H64b, 諸家碑)

① 裘錫圭《釋“𣎵”》，《龍宇純先生七秩晉五壽慶論文集》，學生書局，2002年，189～194頁。

② 白於藍《釋中山王璽方壺中的“屬”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290～293頁。

③ 陳斯鵬《楚簡“圖”字補證》，《曾憲通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康樂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197頁。

𠄎 (G5. 7b, 並字略)

《說文》𠄎字頭篆文作𠄎，此組傳鈔古文所從至同《說文》古文𠄎。《注釋》頁404～405指出𠄎、𠄎與古文字𠄎(師湯父鼎)形類同，此假𠄎爲日，𠄎、𠄎不異，可從。𠄎、𠄎不僅見於《說文》，且見於西周金文晉字𠄎(晉人簋)所從及戰國文字𠄎(御𠄎匜)、𠄎(郭緇26)類形體。但據近年研究成果來看，早在甲骨文中已出現𠄎字作“𠄎”，祇不過二矢形不倒寫而已<sup>①</sup>。沈培根據“𠄎”字和以𠄎爲聲旁的“晉”字在古文字中的用法，把𠄎和倒寫的𠄎(𠄎)同釋爲“箭”字<sup>②</sup>。箭屬精紐元部，日屬日紐質部，日、精鄰紐，韻部旁對轉，此處自可通假。

### 37. 幹

𠄎 (H7b, 王存乂切韻)

𠄎 (G4. 21a, 王存乂切韻)

段注：“𠄎，俗作幹。”<sup>③</sup>《箋正》頁543：“篆‘𠄎’隸變作‘幹’。……正當作𠄎。”《注釋》頁104亦認爲夏書與𠄎並寫誤，“屬羌鐘𠄎作𠄎，侯馬盟書作𠄎，𠄎即𠄎形譌變。好蜜壺𠄎作𠄎”。二者分析均可從，新出上博簡中有从木从𠄎的字作𠄎(周18)、𠄎(季5)類形體，但將木旁移至右半。

### 38. 穫

𠄎 (H37a)

𠄎 (G5. 25b, 義雲章)

《注釋》頁263：“鄭珍云：‘从戈聲，俗增。’《義雲章》保存有很多古字，此蓋穫字古文。”“字从戈从禾會意，是‘刈穫’之‘穫’的表意字。燕王職壺作𠄎，將戈援畫在‘禾’的中間，‘以戈斷禾’之意更顯。”<sup>④</sup>此形(𠄎)除見於楚文字𠄎(从竹从穫)所從之外<sup>⑤</sup>，“似乎還祇有在燕國文字中出現有‘穫’字”<sup>⑥</sup>。

① 沈培《卜辭“雉衆”補釋》，《語言學論叢》第二十六輯，商務印書館，2002年，237～239頁。

② 沈培《卜辭“雉衆”補釋》，《語言學論叢》第二十六輯，237～239頁。關於“𠄎”字，孫詒讓《古籀餘論》卷三中據西周金文師湯父鼎“矢𠄎”連用，推斷“𠄎”爲“箭”字；李學勤《論郭店簡祭公之顧命》(《文物》1998年第7期)認爲郭店簡《緇衣》22簡“𠄎(晉)公”即“祭公”，而上博簡《緇衣》12簡正作“𠄎(𠄎)公”，“箭”讀爲“祭”，就是元部和月部(祭部)陽入對轉的關係。

③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253頁。

④ 陳劍《甲骨文“𠄎”字補釋》，《甲骨文文考釋論集》，104頁。

⑤ 董珊、陳劍《郢王職銘文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三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29～54頁。

⑥ 劉釗《兵器銘文考釋(四則)》，《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100頁。《集成》11916燕器廿年距末中的𠄎，或釋爲“我”，劉釗“頗疑該字亦爲‘穫’字之省變”。

## 39. 伯

𠂔(H41a, 石經) 𠂔(H41a, 義雲章)

𠂔形近《說文》白字(顏色)古文𠂔。《注釋》頁287:“蓋寫譌。”李天虹認為《說文》白字(顏色)古文當是東周金文樂字所从𠂔形傳鈔之譌<sup>①</sup>。金文中多以“白”為“伯”<sup>②</sup>。另如,“巷白(伯)”(緇1)、“北(邶)白(柏)舟”(孔26)等。

𠂔即𠂔字。《注釋》頁287僅引《說文》及段注說解,故假借為伯。《說文》𠂔字字頭篆文作𠂔,與新見戰國文字𠂔(窮7)、𠂔(容8)、𠂔(季11)類形體寫法相承,𠂔左半聲符从《說文》白字古文𠂔。如“為𠂔(伯)𠂔(牧)牛”(窮7)<sup>③</sup>、“𠂔(伯)邦”(季11)<sup>④</sup>等均借𠂔為伯。

## 40. 親

𠂔(H80a)

𠂔(G1.32a, 古孝經) 𠂔(G1.32a, 老子) 𠂔(G1.32a, 裴光遠集綴)

𠂔(G4.19a, 汗簡)

《注釋》頁490列舉了古文文字親字𠂔(克鐘)、𠂔(王臣簋)類形體,認為从見與从目同,可從。戰國齊系文字中亦有从目、辛聲的𠂔(緇13)、𠂔(緇19)、𠂔(語一77)、𠂔(陶壺3.917)類形體<sup>⑤</sup>,當為此組傳鈔古文所本。𠂔、𠂔與上博簡中讀為“親”的𠂔(孔季3)、𠂔(孔季4)類形體上部相似,林聖峰認為上博此類形體是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鈔本<sup>⑥</sup>。陳偉將其上部看作是“目”之誤(𠂔之譌)<sup>⑦</sup>。有的則認為不必從譌誤的角度來分析,“字當从《說文》之‘白’,《說文》云‘此亦自字也’,亦即‘自’的異體。而‘親’字‘目’旁演變成‘自’可能是聲化的因素,‘自’字古音從紐、質部,‘親’清紐、真部,聲紐都是精系,韻部亦非常接近”<sup>⑧</sup>。我們傾向陳說,但這幾種可能性都不排除。

① 李天虹《說文古文新證》,《江漢考古》1995年第2期。

② 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762頁。

③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146頁。

④ 陳偉《〈季康子問孔子〉零識(續)》,簡帛網,2006年3月6日。

⑤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290頁。

⑥ 林聖峰《〈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底本國別問題補說》,簡帛網,2008年6月7日。

⑦ 陳偉《讀〈上博六〉條記》,簡帛網,2007年7月9日。

⑧ 高佑仁《談楚系“親”字的一種特殊寫法——兼釋〈上博三·仲弓〉“有過舉親”》,簡帛網,2007年9月25日。

# 41. 盜

𣎵(H68b, 李尚隱字略)

𣎵(G4. 29b, 籀韻)

《箋正》頁929:“皆‘閔’之誤。”盜屬定紐宵部, 閔屬影紐元部, 《注釋》頁432:“《說文》‘閔, 讀若縣’。盜本从次聲(詳釋林)。次、縣、閔古韻同屬元部。此假閔爲盜。”何琳儀、程燕認爲郭店𣎵(郭老甲27)字亦“閔”之誤寫<sup>①</sup>。從字形上看, 此形是有所本。

# 42. 司

𠂔(H49a)

《注釋》頁327認爲𠂔由石經𠂔(多士)中言以外形體寫譌。“𠂔字金文屢見, 由於台和司古音極近, 這個字可能是在𠂔(司)字上加注聲符台, 也可能是在台字上加注聲符司。”<sup>②</sup>裘錫圭指明𠂔即台字, 從郭沫若將甲骨文𠂔釋爲“以(𠂔)”, 象人手提一物, 並認爲𠂔與𠂔是同一個詞的不同書寫形式, 大概在周代變成𠂔形, “‘台’字从‘口’‘𠂔’聲。上古‘𠂔’、‘台’、‘𠂔’(司)音近, 作爲聲旁可以通用。金文‘台’字往往加‘𠂔’作‘𠂔’”<sup>③</sup>。趙立偉從金文𠂔字聲符入手, 對古文字𠂔、𠂔、𠂔(繁簡不同)類形體來源及演變作了系統梳理(圖1、2), 得出與前人大致相同的結論, “𠂔的兩個偏旁台、司都是標音聲符, 𠂔應該是個雙聲符字”<sup>④</sup>。弄清𠂔系字演變脈絡, 則可將𠂔隸定成𠂔, 即𠂔系字簡體, 此處借台爲司。

𠂔(后母康鼎)

𠂔(衛姒簋鬲) 𠂔(弗奴父鼎) 𠂔(爻季良父壺) 𠂔(爻季良父盃)

𠂔(者姒尊) 𠂔(者女觥) 𠂔(龔姒鼎) 𠂔(姒簋)

𠂔(衛姒簋蓋) 𠂔(班簋) 𠂔(弔姒方彝) 𠂔(屬姒鼎) 𠂔(乙未鼎)

圖1

① 何琳儀、程燕《郭店簡〈老子〉校詁(甲篇)》,《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40頁。

② 朱德熙《戰國時代的“料”和秦漢時代的“半”》,《朱德熙文集》第5卷,118頁。

③ 裘錫圭《說“以”》,《古文字論集》,108頁。

④ 趙立偉《魏三體石經古文疏證(五則)》,《曾憲通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康樂集》,20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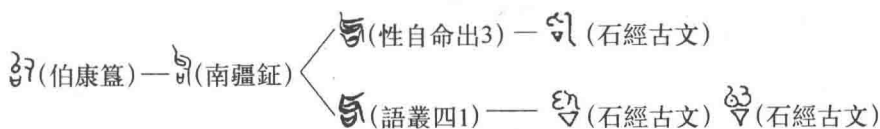


圖 2

## 43. 色

𠂔 (H48b, 義雲章) 𠂔 (H82b) 𠂔 (H82b)

𠂔 (G5.27a, 古老子) 𠂔 (G5.27a, 並義雲章)

均由《說文》色字古文𠂔形變。《注釋》頁502：“如何正確分析此形，還有待新材料的證明。”而新出郭店簡𠂔（語一110，左旁吳省）類形體的出現，為此組傳鈔古文提供了可靠的形體依據。研究者一般認為此類色字古文從頁、吳（古文疑）聲，彡是累增形旁<sup>①</sup>。後來，陳劍改正為左半的“吳”和中間下半的“止”結合起來分析為“𠂔”，是其基本聲符；中間上半從“𠂔”，“𠂔”與“頁”本為一字異體，故“𠂔”加“𠂔”的部分實即郭店簡“𠂔”字的異體，乃“容色”之“色”的專字。其右旁所從的“彡”，李守奎先生謂是“累增形旁，與《說文》‘𠂔’及新附的‘彩’用意一致”，可從。進一步推測，“𠂔”在“𠂔”字基礎上增添意符“彡”，可能就是為“色彩”之“色”所造的專字<sup>②</sup>。

## 44. 彖

𠂔 (H13b)

𠂔 (G4.21b, 汗簡)

《注釋》頁145：“《說文》𠂔字古文作𠂔。鄭珍認為此即‘古𠂔，云彖誤，夏沿之’。”陳劍《金文“彖”字考釋》一文將古文字𠂔（秦公罇）、𠂔（秦公及王姬鐘罇）類形體釋為“彖”，認為𠂔、𠂔頭部的“又”形，由𠂔、𠂔類形體上部所從“𠂔（𠂔）”中間一橫筆向右下引長而變來，從而與小徐本《說文》𠂔字古文𠂔相混<sup>③</sup>。《說文》“彖”字字頭篆文𠂔，跟“𠂔”字字頭篆文𠂔非常接近，是由譌變造成的混同，獨立的“𠂔”應來源於甲金文常見的𠂔、𠂔字左半所從的𠂔

① 黃文傑《說色》，《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262～263頁。李守奎《〈說文〉古文與楚文字互證三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年，468頁。陳斯鵬《郭店楚簡解讀四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411～412頁。

② 陳劍《據戰國竹簡文字校讀古書兩則》，《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2003年，378頁。

③ 陳劍《金文“彖”字考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243～272頁。

形,跟“彖”字無關<sup>①</sup>。

#### 45. 然

𠂔(H52b,林罕集字)

𠂔(G2.4a,古孝經) 𠂔𠂔(G2.4a,古老子) 𠂔𠂔(G2.4a,王庶子碑)

𠂔(G2.4a,林罕集) 𠂔𠂔(G2.4a,雲臺碑)

《注釋》頁347:“𠂔此形譌誤。”李天虹疑《說文》𠂔字古文𠂔所从𠂔即《說文》訓爲“犬之多毛者”的𠂔字傳鈔之譌<sup>②</sup>。直到新出郭店簡𠂔(語一30)、𠂔(語一63)類形體的出現,人們纔弄清楚了此類傳鈔古文的譌寫來源<sup>③</sup>。𠂔類形體仍可看出上部所从之𠂔,其他略譌,𠂔、𠂔類形體譌變最甚。

#### 46. 奚

𠂔(H77b,楊大夫碑) 𠂔(G1.27b,道德經) 𠂔(G1.27b,楊大夫集)

𠂔(G1.27b,王存又切韻)

《注釋》頁480~481認爲𠂔形从“収”是,但說中部是从女的𠂔形譌省,卻缺少中間環節。甲金文奚字𠂔(甲783)、𠂔(遼孟)象手抓人髮辮形,戰國文字中的人形譌似“糸”作𠂔(孔27)、𠂔(曹13)、𠂔(鮑6)類形體,而此組傳鈔古文下部的“又”由“糸”下部所譌。字形左右附形足義增“収”或譌。

#### 47. 慢

𠂔(H59b)

此形亦見怡字下古文𠂔(G1.19a),《注釋》頁383:“《說文》‘怠,慢也’。《說文》怡、殆、怠諸字音近義別。此宜注‘怠’。”此形當本自戰國文字𠂔(包山141)、𠂔(姑3)類形體,从心、𠂔聲(見司字)。上博簡“𠂔(怠)者失之”(姑3)、“愚恐𠂔(怠)虐(吾)子慙(憂)”(仲23)等均用爲怠。《說文》:“怠,慢也。”《廣韻·諫韻》:“慢,怠也。”<sup>④</sup>怠屬定紐之部,慢屬明紐元部,聲韻不同,但意義相同,此處怠、慢可看成同義換讀的關係。

① 陳劍《金文“彖”字考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264~265頁。

② 李天虹《說文古文新證》,《江漢考古》1995年第2期。

③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第二輯,241頁。

④ 陳彭年《宋本廣韻》,中國書店,1982年,385頁。

## 48. 怨

𡩇 (H40a, 尚書說文)

𡩇 (G4. 19b, 並古老子) 𡩇 (G4. 19b, 古孝經) 𡩇 (G4. 19b, 古尚書又說文)

此組傳鈔古文近《說文》古文𡩇與石經𡩇(無逸)類形體或變(《注釋》頁282)。心旁以外的形體部分當本自戰國文字𡩇(緇6)、𡩇(緇12)類形體,李零認為𡩇類形體是“宛”字<sup>①</sup>,可從。“《汗簡》、《古文四聲韻》和《說文》古文怨都是从心从宛省,應隸作𡩇,通怨。”<sup>②</sup>

## 49. 惻

𡩇 (G5. 26b, 崔希裕纂古)

《疏證》頁198廁字下認為此形从𡩇,“𡩇、則並為精系職部字,故廁、惻可借𡩇為之”。在上博簡中有兩個所謂的樂調分類聲名“𡩇商”(采2)和“𡩇羽”(采4),整理者隸定為“𡩇”,似宜隸作“𡩇”,所从𡩇與“𡩇”(容28)、“𡩇”(孔24)類形體右旁相近。“𡩇”見於《說文》古文𡩇及𡩇(G5. 27a),乃从禾从鬼的會意字。古文字从人之字每增“𡩇”形,而“𡩇”又每譌作“𡩇”。簡文中的“𡩇”下之“女”,實“𡩇”之譌,故“𡩇”、“𡩇”當隸作“𡩇”,疑即此“𡩇”字,《玉篇·辵部》:“𡩇,古文廁。”<sup>③</sup>廁、惻均从則得聲,此處可借為惻。

## 50. 深

𡩇 (H39a, 王存又切韻) 𡩇 (H55b, 演說文)

𡩇 (G2. 26a, 王存又切韻) 𡩇 (G2. 26a, 演說文)

𡩇、𡩇从𡩇,𡩇、穴相關形旁代換。《注釋》頁276指出此借𡩇為深,可從。《說文》:“𡩇,深也。”𡩇下更近戰國文字𡩇(孔2)類形體所从。𡩇从𡩇从火作,象穴中有火之形,本義為竈,引申為溫煮。其演變序列如:𡩇(弭伯𡩇鼎)→𡩇(沁陽載書)→𡩇(石鼓文深字偏旁)→𡩇(馬王堆醫書養生方)。<sup>④</sup>

①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410頁。

② 趙平安《戰國文字中的“宛”及其相關問題研究(附補記)》,簡帛網,2006年4月10日。

③ 顧野王《宋本玉篇》,中國書店,1983年,199頁。

④ 趙平安《秦至漢初簡帛文字與假借改造字字源考證》,《簡帛研究》第二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107頁。

𡩺、𡩻从穴，《注釋》頁 362 指出此與《說文》采字字頭篆文𡩺小異。穴下所从見於戰國文字𡩺(郭性 36)類形體，來源有自，李天虹據此將“凡學者𡩺其心爲難”中第四字定爲“采”，讀作深<sup>①</sup>。𡩺當由𡩺(孔 2)、𡩻(石鼓文深字偏旁)類形體中火形𡩻離析變異爲“又”和“火”兩個部分。如：首(包山 269-3)一𡩺(包山 276-2)、𡩻(慶，包山 132-1)一𡩻(包山 87-2)兩組字的離析。<sup>②</sup>

### 51. 淵

𡩺(H61a)

𡩺(G2.3b, 古孝經) 𡩺(G2.3b, 古老子) 𡩺(G2.3b, 古老子)

𡩺(G2.3b, 古尚書)

《注釋》頁 386 認爲由中山王鼎𡩺形變成《說文》古文𡩺。此組傳鈔古文从水从口會“回水”之意，與新出之戰國文字𡩺(彭 4)、𡩺(君 1)、𡩺(郭性 62)類形體相類，來源有自。

### 52. 戶

𡩺(H65a, 演說文)

𡩺(G3.11b, 汗簡) 𡩺(G3.11b, 演說文)

《注釋》頁 407 認爲既可能是戶之譌，亦可能是巨字假爲戶。《訂》頁 184 戶字下亦有形近的𡩺(書統)、𡩺(汗簡)。據古文字𡩺(師酉簋)及門字下所收𡩺、𡩺(G1.36a)看，此組傳鈔古文當由“戶”譌，非假“巨”爲“戶”。吳振武認爲“傳鈔古文中那種寫得有點象‘巨’的‘戶’字”，應當來源於戶字𡩺(璽彙 3995)、𡩺(璽彙 3996)類形體<sup>③</sup>。

### 53. 閭

𡩺(H65b, 碧落文)

𡩺(G1.37a, 碧落文) 𡩺(G1.37a, 王存又切韻)

《注釋》頁 409：“从《說文》閭字古文𡩺而誤。𡩺即慍(慍)字，……慍

① 李天虹《郭店楚簡文字雜釋》，《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97 頁。

② 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岳麓書社，1997 年，37 頁。

③ 吳振武《古璽姓氏考(複姓十五篇)》，《出土文獻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1998 年，78~79 頁。

(昏)、聞古音同屬曉母文部,此碑當有所本。”𦣻形聲旁从昏(昏),亦見於《訂》頁 69 聞字聞(書學),《訂》頁 69 昏字有作𦣻(六書統)者,殆因氏與民在隸變階段被混同,書手以爲“昏(昏)”字从《說文》民字古文𦣻。

#### 54. 聞

𦣻(H65a)

𦣻(G1.34a, 古老子) 𦣻(G1.34a, 古尚書)

形近三體石經聞字古文𦣻(君奭),由甲金文𦣻(乙 3250)、𦣻(孟鼎)、𦣻(王孫鐘)類形體逐漸演化形變<sup>①</sup>,《注釋》頁 410:“均是古聞字,僅省變情形不同。”戰國時已省形、譌變的𦣻(五 32)類形體,證明石經古文及此組傳鈔古文來源有自。“這種現象所反映的可能也是齊系文字的特點。”<sup>②</sup>

#### 55. 搯

搯(H66a, 孫強集字)

搯(G5.22b, 孫彊集)

《箋正》頁 911 認爲“搯”乃“擁”之誤,夏沿之。《玉篇》:“搯,古文‘摯’。”是孫強增加也。从翁聲,六朝別體。《集韻》云:“與‘擁’同。”所見本未誤。鄭說可從,《訂》頁 165 搯字下正有搯(楊桓書學)形可作其旁證,《說文》:“搯,抱也。”今經典多作擁。

#### 56. 戚

戚(H9a) 戚(H9a)

戚戚(G5.16a, 並古孝經) 戚戚(G5.16a, 並義雲章)

戚、德、攪、攪从走、𠂔,見圖 3,趙立偉曾將就字古文分爲兩組<sup>③</sup>。此組形體从走、从戰國文字就字𦣻(鄂君啓車節)、𦣻(包山 234)、𦣻(六 1)類形體之變,用作就。殆因就有趨向義,如“丌(其)壺之不速,丌(其)就之不專”(曹 43)、《易·乾》“水流濕,火就燥”<sup>④</sup>等,故加走附形足義。就屬從紐覺部,戚

① 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1005 頁。

② 馮勝君《談談郭店簡〈五行〉篇中的非楚文字因素》,《簡帛》第一輯,47 頁。

③ 趙立偉《魏三體石經古文疏證(五則)》,《曾憲通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康樂集》,205 頁。

④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16 頁。

屬清紐覺部，此處借就爲戚<sup>①</sup>。

𡗗、𡗘从辵、高，見圖4。《注釋》頁112~113認同王國維以高爲聲、古音與戚相近的說法。此組古文見於三體石經戚字𡗗(文公)，與从辵、从高的字是一字異體。京(有高義)、高二字本同源，雖於殷代已見分化，但卜辭中仍有通作之證<sup>②</sup>。此處从高是从京之變<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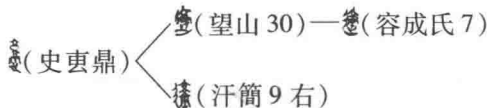


圖3



圖4

## 57. 瑟

𡗗 (H68b, 並見說文)

𡗗 (G5.9b, 並說文)

《注釋》頁433：“今本古文作𡗗，與此形(𡗗)異。”“今本無此形(𡗗)，當據此增補。”徐寶貴認爲甲骨文𡗗(花東130)、𡗗(花東372)類形體“跟《說文》‘瑟’字的古文形體十分相近，可以說二者就是一個字。《說文》古文無疑是甲骨文的譌變形體。”<sup>④</sup>可備一說。

## 58. 發

𡗗 (H8a, 石經)

𡗗 (G5.10a, 並古老子) 𡗗 (G5.10a, 石經) 𡗗 (G5.10a, 崔希裕纂古)

此組傳鈔古文當本自新出楚簡𡗗(忠2)類形體，由古文字𡗗(侯馬)、𡗗

① 朱德熙《釋聲》，《朱德熙文集》第5卷，1~2頁。王輝《釋𡗗、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146~149頁。

② 王蘊智《釋聲》，《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續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5年，85頁。

③ 朱德熙《釋聲》，《朱德熙文集》第5卷，1~2頁。

④ 徐寶貴《殷商文字研究兩篇》，《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158頁。

(璽彙 0116)、𣎵(青川木牘)類形體形變<sup>①</sup>,如六國官印“發弩”之“發”即通常假借“發”字<sup>②</sup>。

### 59. 續

𣎵(H33a,義雲章)

𣎵(G5.6b,說文)

《注釋》頁241認為𣎵本由《說文》續字古文𣎵寫誤。此組傳鈔古文見於戰國文字𣎵(從16)、𣎵(恒7)類形體。“‘𣎵’、‘續’古音相差甚遠。段玉裁以為‘𣎵’與‘續’不是一個字。《詩·小雅·大東》‘西有長庚’(“長庚”是星名),毛傳:‘庚,續也。’此正謂‘庚’與‘𣎵’同義。故毛傳之‘庚’即‘𣎵’。可證《說文》古文‘𣎵’應是形聲字。‘𣎵’有‘續’義,故可以同義換讀。”<sup>③</sup>

### 60. 蠅

𧈧(H73a,古爾雅)

𧈧(G2.28a,古爾雅)

《箋正》頁959:“‘𧈧’俗作‘𧈧’。此从之,謬。郭所見本《爾雅》‘蠅醜扇’,當本从𧈧。此體郭所改,夏沿之。”右半與古文字昆字𧈧(六29)、𧈧(緄所从,《簡帛編》頁938)類形體相近,“從馬王堆帛書‘緄’字看,古文昆應是𧈧的另一個來源”,“頗疑古文昆就是蠅的象形初文。蠅是昆蟲的一種,引申表示昆蟲的通名。蠅是在象形字的基礎上累增虫旁”<sup>④</sup>。

### 61. 勇

𧈧(H68b,馬日碑集群書古文)

《注釋》頁432指出从甬聲,與《說文》勇字或體𧈧聲符“用”古通,二者均為勇字古文,可從。此類傳鈔古文見於戰國文字𧈧(成9)、𧈧(語四24)、𧈧(曹55)類形體,當來源有自,均从甬聲,戈與力相關形旁代換。

① 黃錫全《汗簡注釋》,106頁。徐在國、黃德寬《傳鈔〈老子〉古文輯說》,《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二分,213頁。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第二輯,41頁。

② 裘錫圭《釋“勿”、“發”》,《古文字論集》,78頁。

③ 黃天樹《〈說文〉重文與字頭篆文關係補論》,《語言》第一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168頁。

④ 趙平安《釋曾侯乙墓竹簡中的“𧈧”和“𧈧”——兼及昆、𧈧的形體來源》,《簡帛》第一輯,12~13頁。

## 62. 辜

𡗗(H20a)

《說文》辜字字頭篆文作辜，古文作𡗗，辛與死相關形旁代換。《說文》古文當本自戰國文字𡗗(中山圓壺)、𡗗(包山 217)類形體。𡗗形左半从𠂔，與死相關形旁代換。《注釋》頁 176 認為其右旁本當作“辜”，从石經辛。可從。《訂》頁 43 辜字下亦收从𠂔的古文𡗗(六書統)，兩形相比可以看出，𡗗形當从𠂔从辛、古省聲。

## 63. 字

𡗗(H80b)

𡗗(G4.8a, 古尚書)

《箋正》頁 1006：“‘孳’字也。薛本凡‘茲’字例作‘茲’，故‘孳’亦例作‘孳’。”“戰國文字孳，从子，从茲，茲亦聲。”<sup>①</sup>如“孝𡗗(慈)”(郭老丙 3)、“𡗗(慈)以忭(愛)之”(郭緇 25)、“𡗗=(孳孳)布問”(彭 2)等中的“孳”或用如本字，或借為“慈”，即此組傳鈔古文所本。孳屬精紐之部，字屬從紐之部，可以通假。

## 第二節 利用新出材料及研究成果糾正舊說

鄭珍作《汗簡箋正》一書的目的是批判《汗簡》，加之他生活在晚清時代，又未能見到今天如此豐富的古文字材料，因此，書中的錯誤分析是不可避免的。黃錫全的《汗簡注釋》一書糾正了鄭書中的很多錯誤，但二三十年前所見到的古文字資料也不及今時，所以，黃書中對字形的分析也有不夠準確的部分。我們利用新出古文字材料及其研究成果，主要對鄭、黃二書中值得商榷之處再作分析。

### 1. 一

𡗗(G5.7b, 古老子)

①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商務印書館，2007 年，218 頁。



《注釋》頁64：“出土的古文字中還未見戈字。”《注釋》成書距今已二十餘年，其間有大量古文字材料出土，𠄎形已見於春秋戰國文字𠄎（庚壺摹本，集成9733）、𠄎（郭緇17）、𠄎（彭7）類形體，構件位置相異。𠄎類形體及《說文》一字古文𠄎所从的戈、𠄎在古文字中“最早是‘戌’，後來演變為‘戈’，再變為‘弋’，左邊的豎筆丟掉了”<sup>①</sup>。

## 2. 檣

𣎵 (H3b, 字指)

《注釋》頁70同意高明、何琳儀將𣎵右半𣎵等同甲骨文中的𣎵，均釋為會字，但从止从巾不知何解。鄭剛認為《汗簡》旌字𣎵 (H34b) 从𣎵从木是一個變體，《汗簡》會字𣎵是個部首，或从木，𣎵在戰國文字中等於𣎵，𣎵即𣎵即會字<sup>②</sup>。白於藍認為𣎵很可能就是《說文》困字古文𣎵<sup>③</sup>。我們傾向於白說，从止从木，以木絆腳會受困之意，且困、會聲近，困屬溪紐文部，會屬匣紐月部，溪匣旁紐，文月旁對轉。如繪字有𣎵 (H71a)、𣎵 (G4. 12b) 兩種形體，當以前者為是。𣎵、𣎵旁在古文字中寫失混用時有發生，如建字𣎵 (郭老乙10)，聿旁下半𣎵譌作𣎵；夏書澡字異體“澡”作“𣎵” (G3. 20b)，亦將𣎵譌作了𣎵。

## 3. 聞

𣎵 (H37b)

𣎵 (G4. 19a, 義雲章)

《箋正》頁729：“下仍从王，仿古文‘玉’書作𣎵，上王部‘聞’ (𣎵) 亦然，非也。此又小誤。夏作𣎵，尤非。”至於“王”或从“王”的字，漢魏石刻中往往作𣎵類形體，與《說文》玉字古文𣎵相近，如“宦於𣎵 (王) 室” (樊安碑)、“民斯是𣎵 (皇)” (孔宙廟碑) 等<sup>④</sup>。此組傳鈔古文下半當由漢隸“王”字𣎵類形體稍變或譌，未必仿古文“玉”而作；上部類似“米”的寫法當由本已寫譌的𣎵 (聞 H37b) 類形體省變。聞屬日紐真部，聞屬明紐文部，日明鄰紐，

① 趙平安《唐子仲瀨兒盤匱“咸”字考索》，《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中華書局，2008年，271頁。董珊《“弋日”解》，簡帛網，2006年2月20日。

② 鄭剛《戰國文字中的同源詞與同源字》，《中國文字》新二十期，藝文印書館，1984年，203～204頁。

③ 白於藍《釋囊——兼談秀、采一字分化》，《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349頁。

④ 施謝捷《〈漢印文字徵〉及其〈補遺〉校讀記（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296頁。

真文旁轉，聞可以作為聞字的聲符。

#### 4. 葵

葵 (H5a)

葵 (G4.19a, 古尚書)

《注釋》頁 81 認為相對於葵及《說文》古文葵來說，葵所从的舜字已寫誤。其實，葵所从的舜字形近戰國文字𣎵(唐 22)、𣎵(唐 23)類形體，而《說文》舜字古文纔是譌體。魏宜輝認為𣎵(唐 22)類形體所从的𣎵與楚簡的𣎵(語二 50)、𣎵(唐 18)類形體均是“疑”字，“所从的‘𣎵’祇是在身體的兩側增加了兩飾點而已，與作為身體的‘𣎵’形並無本質區別”，“被用作‘舜’字，我認為是假借的緣故”<sup>①</sup>。季旭昇則認為長期不得其解的“舜”字𣎵(子 7)、𣎵(唐 22)等形應由“𣎵”分化而來，且𣎵由𣎵類形體譌變<sup>②</sup>，可從。如圖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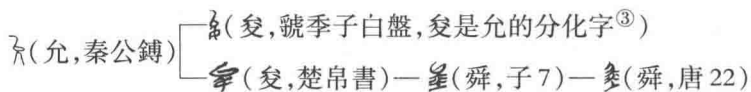


圖 5

#### 5. 吟

吟 (H6b)

吟 (G2.26b, 古尚書)

《注釋》頁 96：“夏韻侵韻注出《古尚書》。《尚書》無吟字，當是‘史書’之誤。《漢書·息夫躬傳》‘秋風為我唸’，注‘唸，古吟字’。金、今音近，可以通作。”“郭採唸字，以隸作古。”其實，不必看作“以隸作古”，戰國文字中已有唸字𣎵(容 2)類形體。另如，《說文》琴字古文亦从金聲。

#### 6. 起

起 (H8b)

起 (G3.7b, 古尚書) 起 (G3.7b, 籀韻)

① 魏宜輝《試析楚簡文字中的“疑”與“舜”字》，《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160 頁。

② 季旭昇《說文新證》(上冊)，藝文印書館，1993 年，473～475 頁。

③ 季旭昇《說文新證》(上冊)，465 頁。

《注釋》頁110：“郭見本當作記，以隸作古，从古文己。鄭珍認為‘古本从已，此誤爲己。’”起字見於戰國文字，既有从走、己聲的𨾏(璽彙3952)、𨾏(璽彙3320)等形，亦有从辵、己聲的𨾏(郭老甲31)、𨾏(容41)、𨾏(內8)類形體，即此組傳鈔古文所本，不必看作以隸作古或寫誤。在上古漢語中，已和己語音相近(同屬之部，聲紐一爲齒音，一爲牙音)，作聲符往往通作<sup>①</sup>。

## 7. 隨

𨾏(H77b, 王庶子碑)

𨾏(G1.15a, 碧落文)

《注釋》頁479引《箋正》：“陸字也。陸乃隳之本字。此下左省工……”亦認為𨾏形从左。其實，楚文字隨字並不从左，而是由阜、圣(又和土)、邑等構件組成，或繁或簡，如𨾏(包山22)、𨾏(包山167)、𨾏(周26)、𨾏(包山168)、𨾏(包山163)、𨾏(周16)、𨾏(周16)類形體。“《說文》‘隨’字从‘辵’，‘甹’省聲，‘甹’則云係‘陸’字或體，‘陸’从‘阜’、‘厓’聲，然而書中沒有‘厓’字，引起徐鉉以來許多學者的爭議。看古文字材料知道，字本不从‘左’或‘厓’，其所以混淆，以至改从‘圣’爲从‘左’，大約是因為‘左’在精母歌部，‘隨’在邪母歌部，古音相近。《汗簡》、《古文四聲韻》‘隨’雖仍从二‘又’，‘土’則譌變爲‘工’，也是受這一點的影響所致。”<sup>②</sup>

## 8. 逆

𨾏(H11a, 尚書)

《注釋》頁129：“以隸作古，遂誤成此形。鄭珍認為‘夏作𨾏是，此誤篆’。”甲金文𨾏字象倒人形作𨾏(甲2805)、𨾏(逆所从，九年衛鼎)等，戰國文字中於人形上增飾筆點或橫如𨾏(梁十九年鼎)、𨾏(行氣玉銘)等形所从，而楚簡“𨾏”寫法過於草率，異於他系，如𨾏(包山63)、𨾏(郭性10)、𨾏(成32)類形體所从，倒人形的兩臂(或飾筆)∨多反向作∧形。𨾏(中部豎筆未向上穿出橫筆)與楚簡𨾏字𨾏類形體相近，來源有自，並非以隸作古。《說文》：“𨾏，不順也。”段注：“後人多用逆，逆行而𨾏廢矣。”<sup>③</sup>

① 趙平安《試釋包山簡中的“已”》，《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2頁。

② 李學勤《論熒公盨及其重要意義》，《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6期。

③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87頁。

## 9. 遂

𡗗(H6a)

𡗗(G4.5a, 孫彊集)

《注釋》頁88：“鄭珍云：‘此豕字也，从八，豕聲。下豕用𡗗形散排之使勻正耳。’甲骨文豕作𡗗(乙7674)，《說文》正篆作豕，秦公鐘作豕，毛公鼎作豕。此乃豕之譌變形。豕，經傳皆以遂爲之。”此組傳鈔古文由《說文》豕字字頭篆文豕類形體譌變，但《注釋》所引甲骨文字形並非“豕”，而是一殘文<sup>①</sup>；金文字形亦非“豕”，而是彘字。陳劍認爲“真正上部从‘八’的‘豕’字在現所見古文字資料中最早見於戰國文字”<sup>②</sup>。

## 10. 延

𢇛(H9a)

𢇛(G2.4b, 義雲章) 𢇛(G2.4b, 義雲章)

《注釋》頁114：“鄭珍云：‘𢇛，正之誤，《魏孝昌二年元寧造像記》有延字从正从𢇛作延，是六朝俗字。’《說文》延、𢇛二字音義同，而與延字義近音別。此形本是𢇛字，注‘延’當是因後來延、延、𢇛三字混通之故。……以𢇛爲延也可能是受隸變影響，誤正爲正。”徐在國根據新蔡葛陵楚簡中的𢇛(甲三261)、𢇛(乙三63)等形，對此類傳鈔古文作出了正確的分析：“《碧落碑》‘筵’字作‘𢇛’，字形由兩部分組成，一是‘𢇛’，一是‘𠂔’，而‘𠂔’應當是聲符。……《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𢇛所从的𢇛當是‘𠂔’之省變。𢇛、𢇛、𢇛均應分析爲从𢇛、𠂔聲，釋爲‘延’。”<sup>③</sup>

## 11. 謀

𠂔(H59a)

𠂔(G2.24b, 古尚書)

《注釋》頁375：“古寫本《尚書》謀字多作𠂔，薛本同。假𠂔爲謀……《說文》：‘謀，謀撫也。从心，某聲，讀若侮。’”金文某字从甘作𠂔(禽簋)、𠂔

① 李宗焜《〈殷虛甲骨刻辭類纂〉刪正》，《大陸雜誌》1994年第94卷第6期。李宗焜《〈殷虛甲骨刻辭類纂〉刪正補說》，《龍宇純先生七秩晉五壽慶論文集》，222～223頁。

② 陳劍《金文“豕”字考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245～246頁。

③ 徐在國《從新蔡葛陵楚簡中的“延”字談起》，《新出楚簡文字考》，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257～261頁。

(諫簋)類形體，為《說文》字頭篆文及此組傳鈔古文的聲旁所本。戰國文字中，甘旁或省如 (侯馬)、 (包山 13) 等形。此不必是《說文》“𣎵”，新出上博簡 (容 37)、 (容 3) 類形體的出現，證明此組傳鈔古文當有所本，並可追溯到戰國時代，“教而𣎵 (誨) 之” (容 3)、“𣎵 (謀) 戒求𣎵 (賢)” (容 37)，或借為“誨”、或用為本字。圖謀字从心旁，與戰國文字“圖”亦有从心旁作 (成 2)、 (緇 12) 者相類。心、言義近形旁通用，𣎵即謀字異體。

## 12. 鞠

 (H6a, 林罕集)  (H12a)  (H82b)

 (G5.4a, 林罕集)  (G5.4a, 義雲章)

《說文》籀字字頭篆文作，曰：“酒母也。”《集韻·屋韻》：“或作鞠。”<sup>①</sup>《注釋》頁 89：“‘酒母’之籀‘从米，籀省聲。鞠，籀或从麥，鞠省聲。’段玉裁注云：‘作鞠或以米，或以麥，故其字或从米，或从麥。’因此，鞠也可能作鞠，與籀同，故此以鞠為鞠。另一種可能是鞠、鞠音近假借。”其實，鞠、籀古同字，是表示“酒母”的專字。、二形與馬王堆 (一號漢墓遣策 163)、 (一號漢墓遣策 164) 類形體相類，米形以外的形體部分 (籀/鞠)，本自甲骨文象頸戴枷手銬之形的、類形體，後來左半譌變成革<sup>②</sup>。、、三形則可隸定為“鞠”，从米、執 (籀/鞠省) 聲。

## 13. 畫

 (H52b)

 (G5.18a, 義雲章)

《注釋》頁 346：“此形與錯本類同。唯左旁下部多一畫。”“下部多一畫”更近《說文》刀部劃字字頭篆文，《說文》：“錐刀曰劃。从刀，从畫，畫亦聲。”右半刀形近《說文》利字古文所从。商承祚認為《說文》畫字古文，“乃劃之古文，畫劃一字，劃為後起”<sup>③</sup>。可從。上博簡“畫 (劃) 於伋 (背) 而生” (子 10)、“仁 (妊) 而畫 (劃) 於膺” (子 10 附) 等劃字均作畫，此處則以劃為畫。

① 丁度《集韻》，1337 頁。

② 趙平安《釋“鞠”及相關諸字》，《語言文字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32～35 頁。

③ 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26 頁。

#### 14. 教

𡥉(H15a, 字指)

𡥉(G4.28a, 郭昭卿字指)

形近《說文》𡥉字頭篆文𡥉,《說文》:“𡥉,放也。从子,爻聲。”《箋正》頁593:“放即‘倣效’。顯卿以與‘教’爲一字,是此形最古,加‘支’又在後。”其實,甲金文中已有从支之“教”字如𡥉、𡥉(字形表頁127)等,而“𡥉”遲至戰國纔出現如𡥉(緇14)、𡥉(仲17)、𡥉(郭老甲12)類形體。上博簡“𡥉(教)之不城(成)”(緇14)、“惠(德)𡥉(教)”(仲17)等均以𡥉爲教。

#### 15. 兆

𡥉(H8a, 王庶子碑)

𡥉(G3.19a, 王庶子碑)

兆即《說文》𡥉字古文。《注釋》頁104~105通過分析字形和前人的觀點,認爲此類傳鈔古文由“涉”字寫譌,借爲兆。不確。沈培亦在總結和分析舊說的基礎上,梳理了楚文字中“兆”字的大致演變軌迹:𡥉(象兩人背水而逃)→𡥉→𡥉(𡥉所从)→𡥉(人形變成止形)→𡥉→𡥉(𡥉、𡥉等形所从),並認爲从“姚”字看,兆字的二人形變成了“止”,其時代不晚於西周中期(跟甲骨文裏“涉”作𡥉一類的寫法,恐怕是沒有承襲關係的)。這種變化形成之後,“兆”跟“涉”確實很相似,這大概就是散氏盤“涉”字要再加上水旁,使得“涉”與“兆”區別開來的一個原因<sup>①</sup>。而蔣玉斌又從甲骨文刻手字迹的系統性出發,把殷墟自組卜辭中舊釋爲“涉”字的𡥉(合集19756)類形體改釋爲“兆”,並認爲這種形體應是西周金文和楚、中山文字中“兆”形的來源<sup>②</sup>。

#### 16. 𡥉

𡥉(H18a, 王存乂[切]韻)

𡥉𡥉(G4.6a, 並王存乂切韻)

《箋正》頁611:“𡥉从𡥉省,未聲。此从𡥉省,利(古文𡥉)聲。”《注釋》頁168:“未屬微部,利屬脂部,微脂旁轉。”寐字甲骨文从𡥉省、木聲,因爲木和

① 沈培《從西周金文“姚”字的寫法看楚文字“兆”字的來源》,簡帛網,2007年4月21日。

② 蔣玉斌《釋殷墟自組卜辭中的“兆”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104~111頁。

未形近，所以木譌變成未<sup>①</sup>，上博簡“夙興夜寐”中用爲寐字的𣎵(季 10)、𣎵(弟 22)類形體均从未聲。此形亦見《訂》頁 260 寐字古文𣎵(存又切韻)，仔細對比，我們認爲聲符从未(加飾筆)。徐在國認爲郭店竹簡殘片 5 𣎵字所从的“𣎵”與金文蔑字“𣎵”(王蔑鼎)左旁形近，當隸定爲“莖”<sup>②</sup>。此組傳鈔古文的形旁亦當由“𣎵”類形體而變。

### 17. 舒

𣎵(H39b, 楊大夫碑)

𣎵(G1. 22b, 楊大夫集)

《注釋》頁 280 隸定作“𣎵”，認爲是舒字古體。其實，此組傳鈔古文當是豫字。由戰國文字𣎵(包山 7)類形體重疊聲旁，𣎵與𣎵兩個聲符，定有一個是後人所加。《集韻·魚韻》：“舒，《說文》：‘伸也。’《方言》：‘東齊之間凡展物謂之舒。’一曰敘也，散也。或作豫。”<sup>③</sup>豫屬喻四紐魚部，舒屬書紐魚部，聲紐是準旁紐，韻部相同，可通假。

### 18. 敢

𣎵(H15a, 石經)

𣎵(G3. 23a, 石經)

《注釋》頁 153 認爲𣎵形同《隸續》錄石經穀字的假借古文𣎵(設)，“此‘敢’爲‘穀’字誤”。張富海亦認爲“《汗簡》和《古文四聲韻》所引石經古文此字(穀)皆誤釋爲‘敢’”<sup>④</sup>。但何琳儀、吳紅松則正確指出：“其實，石經所收之‘設’字，與‘敢’字音亦可通。(敢，見紐談部；設，溪紐侯部。見、溪均屬牙音，雙聲可通。)傳鈔古文所釋，似乎是借‘設’爲‘敢’。”<sup>⑤</sup>

### 19. 則

𣎵(H52b)

𣎵(G5. 28b, 古孝經) 𣎵(G5. 28b, 義雲章) 𣎵(G5. 28b, 並雲臺碑)

《注釋》頁 346 認爲𣎵與曾侯乙鐘𣎵、楚帛書𣎵類形體類同。古文字

① 趙平安《形聲字的歷史類型及其特點》，《河北大學學報》1988 年第 1 期。

② 徐在國《郭店楚簡文字三考》，《新出楚簡文字考》，36 頁。

③ 丁度《集韻》，140 頁。

④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第二輯，41 頁。

⑤ 何琳儀、吳紅松《說屋》，《語言》第四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167 頁。

“則”本从鼎、从刀如𠩺(何尊),後來鼎上部譌似目作𠩺(召伯簋)、𠩺(鳳羌鐘)等形,戰國文字鼎下部省變如𠩺(曾侯乙鐘)、𠩺(楚帛書)等形,新出戰國文字𠩺(尊34)、𠩺(孔9)類形體中鼎下部又省从“火”,纔是此組傳鈔古文真正所本。

## 20. 創

𠩺(G4.34b,崔希裕纂古)

創即《說文》𠩺字或體。《疏證》頁99:“過伯簋荆字作𠩺(《金》35頁),與𠩺字同。此以𠩺、𠩺爲創字古文,誤。”我們則認爲𠩺形更近《說文》𠩺字頭篆文𠩺,“从井,𠩺聲。讀若創”。《集韻·漾韻》:“𠩺,通作創。”<sup>①</sup>𠩺與荆確有淵源,但此處以𠩺爲創字古文,亦不誤。季旭昇有過分析,西周早期金文𠩺(貞簋)从刀,兩𠩺形象荆棘,後所增井旁爲聲符,全字象以刀斫荆棘(取劉釗之說),開創榛莽之意;斫棘過程中易受創傷(取唐蘭之說),因而也有創傷之意<sup>②</sup>,“從金文的用法來看,此字爲荆的本字,但從後世的演變來看,也是創傷的創的本字”<sup>③</sup>。

## 21. 耒

耒(H21b)

耒(G4.17a,汗簡)

形近《說文》耒字字頭篆文耒。《注釋》頁186認爲耒字古本作𠩺、𠩺,象耒耜形,變作𠩺、耒。《注釋》指出耒字演變經過了𠩺這一類形體是正確的,但說耒字源於𠩺、𠩺類形體則漏掉了手形。曾憲通在徐中舒、于省吾研究的基礎上,以甲金文耒及从耒的字正確分析了耒字的演變過程,即𠩺→𠩺、𠩺→耒→耒、耒→耒,並認爲“耒的構形乃象手所握持的木製農具,其初當从𠩺持𠩺,小篆既譌𠩺爲𠩺,又省𠩺爲𠩺,遂成耒字”<sup>④</sup>。至於《注釋》所說的耒字古體𠩺、𠩺,當是曾文所釋的“𠩺”之本字。

① 丁度《集韻》,1235頁。

② 季旭昇《說文新證》(上册),352頁。

③ 季旭昇《說文新證》(上册),58頁。

④ 曾憲通《“作”字探源——兼談耒字的流變》,《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中華書局,1992年,415頁。



## 22. 虞

𡗗 (H26b, 尚書)

𡗗𡗗 (G1. 24a, 並古尚書)

《注釋》頁 211: “古寫本《尚書》虞多作𡗗。𡗗與一部麗字作𡗗形類似。”曾憲通指出石經古文是借虞(群紐魚部)爲虞(疑紐魚部), 與秦簡《司空律》“載縣(懸)鐘虞(虞)用車輻(膈), 皆不勝任而折”借虞爲虞相反。𡗗即虞字中興(向上擎舉的人形)的變體, 由𡗗(𡗗所从, 邵鐘)變𡗗(𡗗所从, 蔡侯鐘)變𡗗(𡗗所从, 鷹節), 擎舉之形逐漸消失, “虞作𡗗者, 疑是𡗗即𡗗之譌文”<sup>①</sup>。學者多從之, 如林志強、陳劍亦將𡗗(弟 20)類形體直接隸定爲“虞”<sup>②</sup>。新出上博五、六中从𡗗的𡗗(弟 20)、𡗗(景 1)類形體, 或省足形作𡗗(景 13), 或省𡗗而作𡗗(景 9, 增羨符土), 爲曾文又提供了一條旁證。徐在國在朱德熙、裘錫圭、曾憲通等研究的基礎上, 將此類形體與形近的古文“乘”再作區分<sup>③</sup>。

## 23. 爵

爵 (H27a)

爵 (G5. 23b, 義雲章) 爵 (G5. 23b, 林罕集)

由《說文》爵字字頭篆文爵形變。《注釋》頁 212 分析了爵字由甲金文到小篆的演變過程, 並引鄭珍“此形乃篆之譌”的看法, 可從。爵字篆文中由譌變而來的“鬯”, 與此組傳鈔古文下部所从的皂, 相關形旁代換, 更近秦漢文字爵、爵(篆隸表頁 331)類形體。

## 24. 矢

矢 (H43b)

矢 (G3. 6a, 義雲章)

《注釋》頁 214、頁 304 認爲矢可能由𡗗譌變。漢隸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051“𡗗(矢)不〇化而育”即用𡗗爲矢。相類的形體亦見騎傳馬節𡗗,

① 曾憲通《從曾侯乙編鐘之鐘虞銅人說“虞”與“業”》，《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34 頁。

② 林志強《古本〈尚書〉文字研究》，26 頁。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簡帛網，2006 年 2 月 19 日。

③ 徐在國《上博（六）文字考釋二則》，簡帛網，2007 年 7 月 23 日。

李家浩認為，馬節“與《義雲切韻》‘矢’字古文‘戾’十分相似。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說文》於‘𠂔’字下說‘戾，古文矢字’”，“大概在《說文》所說的古文中，‘戾’字的寫法像 A3(𠂔)那樣，與‘戾’字同形，而古文‘戾’又有像上引《義雲切韻》等那樣與‘矢’相通的情況”<sup>①</sup>。張富海則認為“大概是加注‘尸’聲”<sup>②</sup>。我們較傾向於張說。

## 25. 亭

𡩺(H40b) 𡩻(H51b)

𡩼(G2.22a, 義雲章)

《注釋》頁284認為此類傳鈔古文是《說文》高字或體𡩺，一乃一寫誤，一與广旁可通作，並引鄭珍“亭字乃高之誤”之說。但未必如鄭說是楷書之誤。中唐詩人、散文家元結曾在浯溪地段的南峰上建亭，命名“唐廡”，並作《唐廡銘》以記之。段注：“廡，元次山唐廡，宋人多謂即亭字。”<sup>③</sup>此類傳鈔古文歸在亭字下，殆與宋人稱“廡”為“亭”有關。

## 26. 嗇

𡩺(H28b, 說文)

𡩻(G5.27a, 說文)

形近《說文》嗇字古文𡩺。《注釋》頁218：“今本同，乃由𡩺(前4.41.3)、𡩻(牆盤)等形省變。”不確。在金文“𡩺𡩻戊𡩺，唯辟孝友，史𡩺夙夜不墜”(牆盤)中，三個形體同銘共見，可證應是三個不同的字，至於𡩺類形體，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一文注18中云：“盤銘上句用‘嗇’，下句用‘𡩺’，可證它絕非‘嗇’字。《詩·魏風·伐檀》毛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𡩺’象禾藝田中，應是‘稼’的初文。”<sup>④</sup>可信。而𡩺(牆盤)、𡩻(郭老乙1)、𡩼(子2)類形體纔是古文字中的“嗇”字，此組傳鈔古文及《說文》古文上半由本義為小麥的“來”寫譌。

① 李家浩《傳遽廡節銘文考釋——戰國符節銘文研究之二》，《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87頁。

②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第二輯，92頁。

③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227頁。

④ 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文物》1978年第3期。

## 27. 舜

𢇛(H28b, 尚書)

𢇛(G4. 19a, 汗簡)

形近《說文》舜字古文𢇛，《注釋》頁219：“此形(𢇛)寫誤。……疑𢇛爲𢇛或𢇛，𢇛瞬音義近。”不確。均當本自戰國文字用爲舜字的𢇛(唐22)、𢇛(唐23)類形體。見本節舜字下所引季說。

## 28. 標

𣎵(H55b)

《箋正》頁844：“‘標’乃‘燹’之譌。《說文》‘燹’、‘燹’二文並訓‘火飛’，據此知古止有‘燹’字。因隸變作‘票’，俗人不識下是‘火’，又加‘火’作‘燹’。後乃闌入許書，非原有也。”《注釋》頁361：“夏韻宵韻以爲‘燹’是，‘標’蓋寫誤。”《說文》火部：“燹，火飛也。从火，幽與𣎵同意。”𣎵形所从幽中部已譌爲“目”，但“幽”與“目”都是“象方格縱橫”的古文字(周)的譌體，“𣎵”則是“票”字的聲符<sup>①</sup>。

## 29. 施

𣎵(H48b)

《注釋》頁321引鄭珍“釋施寫誤，形蓋取施右半，變譌不體”，認爲此蓋“也”之變體，假爲施，“郭見本施作𣎵，以隸作古”，認爲楷字頭寫誤，可從。但𣎵非“也”之變體，而是由古文字“它”字𣎵(鄭伯匜)、𣎵(容20)、𣎵(郭老甲33)等形增飾筆，見於戰國文字𣎵(六14)類形體<sup>②</sup>，不必是以隸作古。“施”字从𣎵、也聲，也、它音近可通，此處借它爲施，如雲夢簡“𣎵(施)而善之”(爲吏49)中首字“施”即从它得聲，這類情況還有很多，徐寶貴對以“它”、“也”爲偏旁文字的分化作了窮盡性考察，認爲後代从“也”的字，西漢早期有不少以“它”爲偏旁。“它”是蛇的象形本字，“也”是爲記錄表示停頓的語氣詞而造，二字在古文字階段區別明顯，祇是到了西漢武帝以後纔開始

① 趙平安《釋“𣎵”及相關諸字》，《金文釋讀與文明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54～157頁。

② 張桂光《〈郭店楚墓竹簡〉釋注續商榷》，《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183頁。“其字雖从𣎵(‘它’字古文)來，但較一般‘它’字卻因增加了兩、三短畫而判然有別，當屬於省吾先生所稱之‘附畫因聲指事字’一類，……而應該徑釋爲‘施’字了。”

混同。<sup>①</sup>

### 30. 賴

𠂔 (H46b, 義雲章)

𠂔 (G4. 13a, 義雲章) 𠂔 (G4. 13a, 古孝經)

《箋正》頁 786: “从石从頁, ‘碩’字也。誤認‘頁’爲‘見’, 以爲‘賴’字。夏沿之。”《注釋》頁 312: “按此形當是礪字譌誤, 郭釋賴不誤。頁與萬形近。”“此誤萬爲頁, 又混同見。厲(礪)與賴古通。”《說文》碩字字頭篆文从石从頁作𠂔, 碩屬禪紐鐸部, 賴屬來紐月部, 來禪準旁紐, 月鐸通轉, 看作借碩爲賴似乎更直接。

### 31. 昆

𧈧 (H34a)

𧈧 (G1. 36a, 碧落文)

《箋正》頁 709: “此《廣韻》‘𧈧’之重文‘𧈧’也。‘𧈧蟲’字經傳皆借‘昆’。俗加‘虫’, 此形中作𠂔, 寫誤。”不確。從戰國文字𧈧(六 28)、𧈧(緇 24)類形體看, “頗疑古文昆就是蠅的象形初文”<sup>②</sup>。李家浩據此組形體, 釋郭店簡“爲𧈧弟也, 爲妻亦𧈧(然)”(六 26)、“爲𧈧弟絕妻, 爲妻絕𧈧弟”(六 29)中的𧈧形爲“昆”, 而其他一些从古文昆的字如𧈧、𧈧、𧈧、𧈧, 現在也都得到了正確的認識, 應分別釋爲𧈧、𧈧、𧈧、𧈧<sup>③</sup>。

### 32. 曆

𧈧 (H37a, 義雲章)

𧈧 (G5. 15a, 義雲章)

《箋正》頁 727: “二形从‘𧈧、曆’增成。以‘𧈧’形近取其‘非’, 又因取《洞簫賦》‘𧈧’字之‘山’, 遂成上字。此字合‘曆、歷’二文, 又因‘日’仿‘莫’字加‘艸’。牽傳增配, 與《碧落碑》臆造等字如出一轍。”此類傳鈔古文亦見𧈧字(𧈧字或體)下隸定古文𧈧(G5. 15b)、𧈧(G5. 15b), 以𧈧或𧈧爲聲

① 徐寶貴《以“它”、“也”爲偏旁文字的分化》,《文史》2007 年第 3 期。

② 趙平安《釋曾侯乙墓竹簡中的“𧈧”和“𧈧”——兼及昆、𧈧的形體來源》,《簡帛》第一輯, 12 頁。

③ 李家浩《楚墓竹簡中的“昆”字及从“昆”的字》,《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 306 ~ 317 頁。

符。我們認為是鬲字或體𩇛(籀文,《訂》頁376)之譌,首先,“歷”下之“止”上移而譌為形近的“中”,古文字中不乏止、中形近而混的例子<sup>①</sup>。其後,金旁移至“歷”上且被“中”旁割裂,即成𩇛類形體。𩇛中換“歷”為“曆”,但聲旁替換時“歷”中的“止”未去掉,又增羨符“収”,如旅字𩇛(甲929)又作𩇛(甫人觥)、壺字𩇛(乙2924)又作𩇛(同壺)等<sup>②</sup>。暫備一說。

### 33. 穆

𩇛(H16a, 林罕集綴)

𩇛(G5.5b, 裴光遠集綴)

形近《說文》𩇛字字頭篆文𩇛。《注釋》頁160認為此即𩇛字。但𩇛(影紐𩇛部)與穆(明紐覺部)不如睦與穆(同屬明紐覺部)聲韻相近,且“古書睦、穆通用。……穆多訓敬,故於睦曰敬和”<sup>③</sup>。從音義兩方面關係看,此形當由睦字古文𩇛(G5.5a, 睦)、𩇛(G5.4a, 六)等形變,《注釋》頁483認為蓋由《說文》睦字古文𩇛省變,可從。

### 34. 家

𩇛(H39a)

𩇛(G2.11b, 說文) 𩇛(G2.11b, 說文)

《箋正》頁736:“古作𩇛,从𩇛即𩇛字,猶从豕也。此从豕(𩇛),誤。夏沿之。”《注釋》頁273引胡光燾《說文古文考》“古文从𩇛近𩇛,𩇛為修豪獸,一曰河內名豕。《汗簡》引作𩇛,則从豕怒毛豎之𩇛矣”。“家”字《孔謙碑》作𩇛,居延漢簡中也有其例,《說文》古文作𩇛,其形在現有六國文字中還沒有見到過,很可能並非“古文”而是出自隸書<sup>④</sup>。陳劍又舉秦漢文字中“豕”旁與“豕”旁相通之例,有一些獨立的“豕”和用作偏旁的“豕”字,寫得跟“豕”字很相近,或者完全看不出什麼差別,可以認為就是“豕”。

### 35. 壺

𩇛(H38b, 莊子)

①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236頁。

② 朱歧祥《殷周文字構形繁簡問題考辨》,《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183頁。

③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132頁。

④ 陳劍《金文“豕”字考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268頁。

𡗗 (G1. 28a, 古莊子)

《說文》燿字字頭正篆作𡗗，从𡗗从次从非，或體作𡗗。《箋正》頁 734：“《莊子·天道》‘燿萬物’，《知北遊》‘是非相燿’，《列禦寇》‘燿其所患’，《釋文》並作‘燿，从𡗗从欠，隸省也’。此更誤‘𡗗’从‘束’。”李恩江則提出了相反的演變路線：因“𡗗”之聲符字（𡗗）難識，改作“𡗗”（長沙砂子塘西漢墓木封匣）；“𡗗”字，聲符（𡗗）仍不好認，但“次”有表音作用，因而就譌“木”爲“𡗗”（二者篆文形近），成了“次”、“𡗗”皆聲<sup>①</sup>。可備一說。

### 36. 宅

𡗗 (H42a, 碧落文)

𡗗 (G5. 19b, 碧落文)

《箋正》頁 762：“此用‘寄侂’字作‘宅’也。‘侂’从古文宅，因變从篆‘宅’。然與《離騷》‘侂僚’字無別，謬矣。”《注釋》頁 295：“今存碑文作𡗗，與《說文》侂字正篆𡗗同。……鄭承規釋託，《說文》‘託，寄也’，與侂訓‘寄也’義近。”金文𡗗（者汜鐘）形於宅字內增“𠂔”，殆附形足義表人於屋內居住之義，𡗗形左旁的“人”殆由𠂔从宀內分化出來，形變而成<sup>②</sup>。暫備一說。

### 37. 空

𡗗 (H39a)

𡗗 (G1. 10a, 王存又切韻)

《注釋》頁 276：“古从穴與从宀每不別，……此即室（室）字寫譌（原當作𡗗），假爲空。《說文》‘室，空也。从穴，𡗗聲。’我們傾向於“空”字譌變，大致過程如：𡗗（小篆）→𡗗（碧落碑，《訂》頁 5，工上增飾筆）→𡗗（存又切韻，《訂》頁 5）。

### 38. 覆

𡗗 (H9b)

𡗗 (G5. 4b, 古老子) 𡗗 (G5. 4b, 並裴光遠集綴)

《注釋》頁 120：“頗疑此乃‘逢’字寫誤。逢、覆雙聲，此蓋假逢爲覆。也

① 李恩江《從〈說文解字〉談漢語形聲字的發展》，《語言學論叢》第二十三輯，商務印書館，2001年，276頁。

② 張桂光《古文字義近形旁通用條件的探討》，《古文字論集》，44頁。

可能是遙字。”我們更傾向於復字𠄎(散盤)、𠄎(侯馬)、𠄎(成 19)類形體之省譌,且古文字與傳世文獻中二字多通用,如中山王鼎“五年復(覆)吳”;《易·乾》“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三國魏王弼注作“覆”。阮元校勘記:“《釋文》復,本亦作覆。”<sup>①</sup>

### 39. 常

𠄎(H5b)

𠄎(G2.15b,古老子) 𠄎(G2.15b,王庶子碑)

《注釋》頁 85 認為此組形體上半从《說文》堂字古文𠄎,殆因堂與尚音近假借。《說文》常字字頭篆文作𠄎,而戰國文字𠄎(包 214)、𠄎(隨縣 123)、𠄎(陶彙 3.425)類形體或从市,如幣字𠄎(郭緇 33)、布字𠄎(仰天 4)亦或从市分別作𠄎(九店 56.44)、𠄎(六 27)等形。我們更傾向於省口(或由橫替代)而市形變。如古文字嘗字亦有从旨、尚聲的𠄎(陳侯因簋)、𠄎(十年陳侯午鎛)和尚省聲的𠄎(效卣)、𠄎(姬鼎)兩類形體。

### 40. 儒

𠄎(H39a)

𠄎(G1.24b,王庶子碑)

《箋正》頁 740~741:“此‘𠄎’之誤也。便弱字从人,《考工記》止作‘𠄎’。碑文如漢《孟鬱》、《魯峻》、《郭仲奇》並書‘儒’字作‘𠄎’。又因以‘𠄎’爲‘儒’字,當作𠄎。”古文字𠄎(孟簋)、𠄎(周 57)類形體从雨从天,即“需”字初文,後因形近譌變,分化出“需”和“𠄎”兩個字<sup>②</sup>。而此組傳鈔古文看作需字之譌更直接,上半與戰國文字𠄎(中山圓壺)、𠄎(包山 277)等所从的雨形更近。如上博簡“𠄎(侏) 𠄎(儒)”(容 2)亦用需爲儒。

### 41. 𠄎

𠄎(H48b,說文)

《箋正》頁 800:“古文‘𠄎’也,形本作𠄎。誤作‘文’用,見《碧落碑》。郭氏深信《碧落》,不嫌改《說文》也。”《注釋》頁 324:“鄭說當是。”但雨臺山

①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22 頁。

②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131 頁。

21 號戰國墓律管文中律名“濁文王”之“文”作“𣎵”，與𣎵形近，亦可證此非吝字<sup>①</sup>。

#### 42. 色

𣎵(H83b)

《注釋》頁 510 認為此形右半由色字寫譌，“似為艸字別體，匹弗音近。艸音勃。”此形亦見於也字下𣎵(G3. 22a)，從也字下所收𣎵(G3. 22a)及《訂》頁 17 馳字下所收𣎵(石經)、𣎵(商隱字略)等形中的譌體“也”來看，左旁當由“也”譌變，大致過程如𣎵(上部筆畫分離，古孝經，《訂》頁 220)→𣎵→𣎵→𣎵。從也(聲符)、從支，即《說文》𣎵字。《說文》：“敷也。從支，也聲。讀與施同。”也屬喻紐魚部，色屬生紐職部，韻部旁對轉，故可借𣎵為色。暫備一說。

#### 43. 密

𣎵(H51a)

《說文》密字字頭篆文作𣎵，亦見戰國文字𣎵(高密戈)、𣎵(高密造戈)、𣎵(雲夢為吏 5)類形體。《箋正》頁 813：“止从‘必’，省‘宀’；‘弋’誤作‘戈’。”《注釋》頁 334：“{ }為宀之分離形。”《訂》頁 335 密字下亦收从必的𣎵(古文)形，與𣎵類形體的區別僅在於“宀”旁的有無。從字形本身看，我們傾向於鄭說。𣎵字見於《玉篇·山部》“𣎵”，同“密”<sup>②</sup>。

#### 44. 岫

𣎵(H51a, 裴光遠集綴)

𣎵(G4. 37b, 裴光遠集綴)

《說文》岫字字頭篆文作𣎵。𣎵形聲符由戰國文字𣎵(緇 15)、𣎵(周 22)、𣎵(周 32)類形體延長豎筆至底端，第一道橫筆是羨符，並非《注釋》頁 335 所說的“誤增一畫”。

#### 45. 研

𣎵(H52a)

① 譚維四《江陵雨臺山 21 號楚墓律管淺論》，《文物》1988 年第 5 期。

② 顧野王《宋本玉篇》，401 頁。



𣎵(G2.3b,義雲章)

《箋正》頁823:“《易》‘研幾’,《釋文》:‘研,蜀本作𣎵。’此从木,蓋‘手’之誤。《說文》本有‘𣎵’篆,後脫去。”《注釋》頁344:“當是研字別體,類似侯馬盟書德字作𣎵,又从木作𣎵,𣎵字作𣎵,又从木作𣎵、𣎵。”《說文》𣎵字篆文从开作𣎵,可以作為研字的替換聲旁,這樣似乎更直接明確。

#### 46. 馳

𣎵(H54a,石經)

𣎵(G1.16b,石經)

《說文》馳字字頭篆文作𣎵,此組傳鈔古文的聲符“也”从戰國文字𣎵(縑11)、𣎵(雲夢日甲110反)類形體。𣎵形右旁“也”中部筆畫分離如戰國文字𣎵(鮑8)、𣎵(鮑2)類形體,因書寫急速、草率而致,並非《注釋》頁353所謂的寫譌。

#### 47. 類

𣎵(H20b)

𣎵(G4.5b,古尚書) 𣎵(G4.5b,崔希裕纂古)

《注釋》頁179:“𣎵字寫誤。此類即𣎵,與𣎵同屬來紐微部,……音同假借。”徐在國認為上博簡𣎵(周44)左上所从𣎵應是“𣎵”,下部从“犬”,疑“類”字異體,“𣎵”(段注“从十、𣎵聲”)是聲符(上古音𣎵,曉紐物部;類,來紐物部),並據《汗簡》𣎵將𣎵釋為“類”<sup>①</sup>。裘錫圭、李家浩認為曾侯乙墓簡文“𣎵”形上半與《汗簡》𣎵為一字<sup>②</sup>。此組傳鈔古文當來源有據,但其構形還有待研究。

#### 48. 威

𣎵(H82a,義雲章)

《注釋》頁498:“三體石經古文作𣎵,此形脫火。”从水从戊的滅字見於古文字𣎵(伯姜鼎,集成5.2791)、𣎵(增人形,應國再伯簋)、𣎵(唐28)類形體,𣎵形來源有自,不必由石經古文脫火。威字从火从戊,會兵火所滅之意,

①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曾憲通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康樂集》,132頁。

② 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508頁。

典籍多以滅字爲之<sup>①</sup>。《說文》：“威，滅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句讀》：“《毛傳》：‘威，滅也。’《釋文》：‘威，本或作滅。’”<sup>②</sup>《集韻·薛韻》：“威，火滅也。”<sup>③</sup>

49. 囟

囟(H49a)

《玉篇·肉部》“𠂔”，同“𦘔”（《說文》囟字或體）<sup>④</sup>。《箋正》頁804：“从肉、司聲，後世俗字。《一切經音義》屢云‘囟，古文𦘔。’蓋漢以下字書有之，司馬氏所本。”《注釋》頁327以戰國文字𠂔(璽彙2055)類形體證鄭說之非。花東甲骨的𠂔(220)、𠂔(49)類形體，整理者隸定成“𦘔”，將其出現推至更早的甲骨文時代。

50. 悚

悚(H59b)

𦘔(G3.4a, 裴光遠集綴)

《箋正》頁869：“《說文》‘慄’讀若‘悚’，此字所出。”《注釋》頁383從鄭說，且認爲右旁“當𦘔（從，兆域圖）形譌誤”。此組傳鈔古文亦見《訂》頁164悚字下𦘔(楊桓書學)、𦘔(古文奇字)等形，我們認爲其聲符當由𦘔(小篆)譌，與奉字𦘔(小篆)上部變作𦘔(碧落碑，《訂》頁164奉)相類，𦘔形中部分裂而譌。

51. 漆

𦘔(H48b)

𦘔(G5.8a, 古尚書) 𦘔(G5.8a, 汗簡)

《箋正》頁797~780：“此‘𦘔’字也。《玉篇》古文‘漆’作‘𦘔’，較此可說。蓋隸變‘𦘔’多作‘來’，俗又以‘來’正書之，故六朝俗體有‘漆’字。單作‘𦘔’，則分‘水’於旁斜書之，‘夾’則下‘人’橫書，移上一橫於下，是成‘𦘔’字也。此左仍是‘坐’字。漢隸‘坐’或从二‘口’，此依作之。”林志強

①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1998年，945頁。

② 王筠《說文解字句讀》，中華書局，1988年，358頁。

③ 丁度《集韻》，1475頁。

④ 顧野王《宋本玉篇》，145頁。

則更直接地認為“坐”在此類形體中充當聲符，“‘坐’爲從紐，‘漆’爲清紐，二者聲母相近”<sup>①</sup>。可備一說。

## 52. 澮

𣶒 (H26b, 尚書)

𣶒 (G4.12b, 古尚書)

《注釋》頁211：“𣶒乃𣶒形寫譌。”我們仍傾向於從《說文》困字古文𣶒。此與郭店簡“懂(謹)亞(惡)以𣶒民淫”(郭緇6)中第四字頗相近似，疑𣶒即澮字。傳鈔古文中“亡”與“止”常有寫譌混用的情況，如撫字𣶒(G3.10b)即𣶒(《集古文韻》6b)的寫失。而“巾”、“木”在古文字中寫失混用的也時有發生。見本節“檜”字。

## 53. 澤

𣶒 (H61b)

𣶒 (G5.19b, 義雲章)

《注釋》頁391及施謝捷《魏石經古文彙編》(𣶒, 多士, 用作澤)均認為𣶒類形體从泉、从𣶒。曹錦炎認為, “石經古文的𣶒與石經逸字古文所从的𣶒無疑是一字, 與𣶒也應是同一字”, “是澤的假借字”, 其上半均从兔, “根據古音知識, 兔和𣶒古音相同”<sup>②</sup>。可備一說。

## 54. 龠

𣶒 (H68a, 尚書)

𣶒 (G2.12b, 古尚書)

《箋正》頁926認為, 經典凡“堪任”、“堪勝”、“堪定”之義通作“堪”, 間作“戡”、“龠”。如《書·西伯戡黎》、《法言·重黎篇》“劉龠南陽”等文見之, 而《說文》三字皆無其說。考以形義, “戡, 刺也。”“戡, 殺也。”兩文爲近。《說文》“戡”下引《書》“戡黎”, 似引以證“戡勝”義。薛本依採, 即通以易他“堪”字, 是也。《多方》、《康王之誥》“堪定”字別易以“戡”, 亦合。唯郭氏釋“龠”, 以他書假借字注之, 則非; 當作“戡”, 如上字。《注釋》頁430: “鄭

① 林志強《古本〈尚書〉文字研究》, 49頁。

② 曹錦炎《釋兔》,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輯, 中華書局, 2000年, 189頁。

說當是。”金文有从龍、今聲的𪚩(眉壽鐘)、𪚪(牆盤)類形體。“龕，《說文》各本作龕，合聲。段氏本據《九經字樣》改今聲，與此正合。”<sup>①</sup>《六書故》：“龕，《說文》曰：龍兒也。徐本合聲，唐本今聲。”<sup>②</sup>當以从今聲爲是。戡字从戈、今聲，歸於龕(龕)字下，構成通假關係，是不成問題的，不必從鄭珍改作“戡”。

## 55. 閔

𪚩(H48b, 石經)

𪚪(G3.14a, 石經)

李家浩首先據此類傳鈔古文爲郭店簡𪚩(語一60)、𪚪(語三41)類形體釋讀爲“文”(假借)找到了形體依據<sup>③</sup>。《注釋》頁322認爲𪚩从寫譌的民、从《說文》思，應釋爲愠。李零認爲《注釋》的說法值得修正，石經此字相當於敏字<sup>④</sup>。但李學勤對此類形體作了很好的分析，从旻、从彡、民聲(或民省聲)<sup>⑤</sup>，可從。

## 56. 挹

𪚫(H11b, 華嶽碑)

𪚬(G5.22a, 華嶽碑) 𪚭(G5.22a, 雲臺碑)

《箋正》頁569與《注釋》頁132均認爲挹是革之誤。《說文》：“挹，抒也。”《句讀》：“《華嚴經音義》引《珠叢》曰：‘凡以器斟酌於水謂之挹。’”<sup>⑥</sup>即舀取之義。《說文》：“舀，抒臼也。”疑𪚫形是从舀會意的字，如輶字𪚮(G2.9a)聲旁舀中的“臼”被其他偏旁所分離。暫備一說。

## 57. 好

𪚯𪚰(H81a, 並尚書)

𪚱(G3.20b, 古尚書) 𪚲(G4.30b, 籀韻)

① 容庚《金文編》，759頁。

② 戴侗《六書故》，《字典彙編》(12)，國際文化出版社，1993年，390頁。

③ 李天虹《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21頁。

④ 李零《郭店楚簡中的“敏”字和“文”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390頁。

⑤ 李天虹《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22頁。陳劍《甲骨金文舊釋“尤”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72~74頁。

⑥ 王筠《說文解字句讀》，482頁。

《注釋》頁 493 同意鄭珍“此誤𠂔爲子”的看法。其實，从丑从子而用爲“好”的字已見於新出郭店簡𠂔(語一 89)、𠂔(語二 21)類形體，亦見於字書《玉篇·子部》：“𠂔，古文好字。”<sup>①</sup>此類好字具有齊系文字特點，來源有自<sup>②</sup>。羅小華亦認爲“丑”由“好”字的“女”旁所變，屬於“誤形爲音”的現象，即“借用形符稍加變化，使其成爲音符，其本質爲‘譌變’”<sup>③</sup>。暫備一說。

## 58. 繇

繇(H70b, 王存又切韻)

繇(G2. 4b, 王存又切韻)

《汗簡》繇楷書字頭作綿，同繇。右旁《說文》从系字籀文𣪠。《注釋》頁 441 認爲左上同《說文》白字古文，“古蓋有如此作者”。其實，左上當从目形之變。秦漢早期簡帛中的繇字𣪠是通過減少一橫畫來與縣字𣪠區別的，繇原本是縣的借字<sup>④</sup>，左上从目，仍保留了其演變痕迹。

## 59. 繼

繼(H83a)

繼(G4. 13b, 王庶子碑)

《注釋》頁 505 引鄭珍之說，據《說文》“反繼爲繼”而判定𣪠即繼字。誤，應是絕字。古文字絕字或繁或簡、斷絲之刀方向或左或右作𣪠(中山方壺)、𣪠(隨縣 14)、𣪠(包山 249)、𣪠(郭老乙 4)類形體。如“室(重)𣪠(絕)富貴”(緇 22)、“𣪠(絕)學亡𣪠(憂)”(郭老乙 4)、“不爲君𣪠(絕)父”(六 29)等均用𣪠類形體爲絕<sup>⑤</sup>。這是楚簡文字中特殊的寫法。《說文》“反繼爲繼”，非，斷絲之刀的方向並不具有區別意義的作用，此組傳鈔古文所从刀形均已斷裂。

## 60. 繪

繪(H71a, 孫強集字)

繪(G4. 12b, 孫彊集)

① 顧野王《宋本玉篇》，529 頁。

②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300 頁。

③ 羅小華《包山楚簡選釋三則》，簡帛網，2008 年 9 月 23 日。

④ 趙平安《秦至漢初簡帛文字與假借改造字字源考證》，《簡帛研究》第二輯，104 頁。

⑤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113 頁。

《注釋》頁444以𦏧爲是。其實，當以前者爲正體，从《說文》困字古文𦏧。困屬溪紐文部，會屬匣紐月部，溪匣旁紐，文月旁對轉，音近聲符替換。參看本節綣字。

### 61. 纓

𦏧 (H71a, 朱育集字)

𦏧 (G2. 20b, 朱育集字)

《注釋》頁172認爲羽爲𦏧之省譌，日或白由𦏧(嬰次爐)中女上部圈記形變，即纓字。張富海：“从古文‘糸’从羽旻聲，應該是‘纓’的異體。”<sup>①</sup>暫備一說。

### 62. 絡

𦏧 (H71a, 碧落文)

𦏧 (G5. 24a, 汗簡)

此字《碧落碑》作𦏧，《箋正》頁946：“碑文以此書‘碧落’字，更从索，不見所出。郭釋爲‘絡’，蓋从本字。”《注釋》頁445贊同鄭說，認爲絡是絡字異體。我們認爲𦏧形當是从木、絡聲的落字異體，亦見落字下所收𦏧 (G5. 24a)，艸、木相關形旁代換，與戰國文字薪字从木作𦏧(逸二1)、𦏧(平2)、𦏧(曹16)等相類。《說文》：“落，凡艸曰零，木曰落。”此處借爲絡，《定聲》：“落，段借爲絡。”<sup>②</sup>《漢書·西域傳》：“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顏師古注：“落與絡同。”<sup>③</sup>《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顏師古注：“落謂經絡也。”<sup>④</sup>

### 63. 地

𦏧 (H73b, 尚書)

𦏧 (G4. 7a, 古尚書)

《說文》地字籀文作𦏧，《注釋》頁455認爲《說文》地字籀文由𦏧(璽彙2163)、𦏧(侯馬)等形所變。其實，更早見於西周金文𦏧(集成8. 4317)

①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第二輯，165頁。

②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中華書局，1984年，162頁。

③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3928～3929頁。

④ 班固《漢書》，3189頁。

類形體<sup>①</sup>。𡵓形近《說文》地字籀文，而𡵓右上頭部作“𠂇”，“《說文》所謂‘𠂇’字及作偏旁的‘𠂇’在秦漢文字中本作‘𠂇’形，《說文》篆形跟出土文字資料不合。从‘𠂇’形之字在隸楷中還往往有从‘𠂇’形的寫法，如‘彙’與‘彙’、‘彝’與‘彝’、‘录’與‘录’等，後者係保留了較古的寫法”<sup>②</sup>。

#### 64. 墓

𡵓 (H5a, 孔子題季子墓文)

𡵓 (G4. 11a, 季札墓銘)

《注釋》頁 82 認爲𡵓應是墓字，假爲墓。從《訂》頁 263 墓字下𡵓 (孔子題季札墓)、𡵓 (六書統) 二形來看，此組傳鈔古文似从山、莫聲，山、土相關形旁代換，此即墓字異體。

#### 65. 垂

𠂇 (H32a, 石經)

𠂇 (G1. 14b, 石經)

見《說文》𠂇字古文𠂇，《注釋》頁 236：“此寫誤。”黃德寬通過對从𠂇一系字形的分析，得出結論：“‘𠂇’乃《說文》‘草木盛𠂇𠂇然’之‘𠂇’的原象形字”，“𠂇”由𠂇 (𠂇) 分化；而“𠂇”之古文从𠂇，“以‘勿’爲聲，‘勿’屬明母物部，與‘𠂇’聲字韻部相同，聲母屬於同一唇音聲類。”<sup>③</sup>趙平安師根據《說文》我字“从戈从手，手或說古垂字，一曰古殺字”的分析，結合古文字“我”的形體，認爲《說文》𠂇字古文𠂇就是“我”字，祇是左右兩邊調換了位置而已<sup>④</sup>。我們傾向於後者。

#### 66. 斯

𠂇 (H3b)

𠂇 (G1. 16b, 義雲章) 𠂇 (G1. 16b, 王存乂切韻)

《注釋》頁 69 從鄭珍認爲𠂇即“祺”字，借爲斯；並提出另外一種“𠂇乃𠂇誤”的可能。我們不同意鄭、黃二說。由郭店簡斯字𠂇 (郭性 25) 可省作𠂇

① 張政烺《周厲王胡簋釋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1980 年，107 頁。

② 陳劍《金文“彙”字考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257 頁。

③ 黃德寬《釋金文𠂇字》，《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年，472 頁。

④ 趙平安《〈說文〉古文考辨》，《河北大學學報》1998 年第 1 期。

(郭性 34)<sup>①</sup>來看,此組傳鈔古文即斯字省體,下部衍短豎筆,相類的情況見第三節翊字。

### 67. 未

𠂔(H48b)

𠂔𠂔(G4.8b,並林罕集)

《箋正》頁 800:“此形以未部《王庶子碑》𠂔爲是。”《注釋》頁 324:“疑此字本當作𠂔,即古木字下增飾筆 =,後來又從彡作。”湯餘惠、吳良寶則認爲此組形體“與簡文‘執’字(𠂔語二 51、𠂔語二 50)構形極近,疑即其形變體。以‘執’爲‘未’,也是音近通假的關係”<sup>②</sup>。可從。

## 第三節 對舊說未涉及的古文字形進行分析

目前,還未見到對《古文四聲韻》進行過全面、系統研究的專著。但《古文四聲韻》在《汗簡》的基礎上增廣而成,二書中的很大一部分字形是相同或相近的。所以,《汗簡箋正》和《汗簡注釋》在對《汗簡》中的古文進行分析時,也往往將《古文四聲韻》中的相近字形,一起對比分析。但由於時代和材料的限制,二書對《汗簡》中的部分古文並未作深入分析,這一部分字形,連同《古文四聲韻》中那些不見於《汗簡》的字形都在我們的研究範圍之內。近出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一書對《古文四聲韻》內的隸定古文多有分析,這部分古文基本不納入我們的研究內容。

### 1. 元

𠂔𠂔(G1.35a,並雲臺碑) 𠂔𠂔(G1.35a,雲臺碑) 𠂔𠂔(G1.35a,王存又切韻)

𠂔(G1.35a,汗簡)

𠂔即元字譌體,古文字元字中的人形多側面作𠂔、𠂔、𠂔(字形表頁 1)類形體。戰國時吳國文字中元字有𠂔、𠂔等<sup>③</sup>若古文夫字者,人作正面形且向上穿

①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183 頁。徐在國、黃德寬《郭店楚簡文字考釋》,《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 年,98~111 頁。

② 湯餘惠、吳良寶《郭店楚簡文字拾零(四篇)》,《簡帛研究二〇〇一》,200 頁。

③ 施謝捷《吳越文字彙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3 頁。



出頭頂的橫筆，若兩臂與人體分開即成𠂔形。

𠂔形近《訂》頁91元字下古文元(汗簡)。吳國文字中元字有作𠂔、𠂔類形體<sup>①</sup>若古文“其”者，頂部橫筆變作Λ即成𠂔，再進一步寫譌成𠂔。與告字𠂔(包山15)形中部的橫筆彎曲作𠂔(姑2)者相類，這種現象就是文字異化中的“彎曲筆畫”<sup>②</sup>。

𠂔、𠂔、𠂔三形重書，此類情況亦見於夏書人字𠂔(G1.31a)、僉字𠂔(G2.27a)等。“在古文字中，尤其是在戰國文字中，有些字常常重疊形體或重疊偏旁而加以繁化”<sup>③</sup>，如文字𠂔(璽文9.1)亦作𠂔(璽文9.1)，堯字𠂔(窮3)亦作𠂔(六7)，等等<sup>④</sup>。

## 2. 天

大(G2.2b,汗簡)

即大字，古文字中天、大均象人之正立形，“早期或較為早期的天、大、人三種形體，因為都起着表示人形的作用，所以有時在偏旁中互作無別”<sup>⑤</sup>。戰國文字中天、大也有相通的情況。《包山楚簡》考釋部分認為213簡中的“大水”，即“天水”，“大、天二字古通。《史記·封禪書》：‘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sup>⑥</sup>

## 3. 祥

𦍋(G2.13b,古老子) 𦍋(G2.13b,古老子)

羊字从甲金文到戰國文字無太大變化(字形表頁145)，𦍋形在𦍋(師寰簋)、𦍋(包山)類形體右下方增加了三撇作為飾筆，如吉語璽“千𦍋”(璽彙4461)中的“羊”左下亦加飾筆。上博簡“好型(刑)則不𦍋(祥)”(季10)借羊為祥，《墨子·明鬼下》：“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孫詒讓問詁：“《說文》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為祥。”<sup>⑦</sup>

① 施謝捷《吳越文字彙編》，3頁。

②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246頁。

③ 徐在國《包山楚簡文字考釋四則》，《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179頁。

④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214頁。

⑤ 于省吾《釋从天从大从人的一些古文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185頁。

⑥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56頁。

⑦ 孫詒讓《墨子問詁》，《諸子集成》第四冊，147頁。

#### 4. 福

𡇗 (G5.3b, 古老子)

形近《說文》祺字字頭篆文𡇗。祺屬群紐之部，福屬幫紐職部，二者聲紐相距甚遠，不可通假。祺、福應屬同義換讀的關係，均有福義。《詩·大雅·行葦》：“壽考維祺，以介景福。”<sup>①</sup>祺、福對舉。《漢書·禮樂志》：“群生嘒嘒，惟春之祺。”顏師古注引如淳曰：“祺，福也。”<sup>②</sup>祺字到漢代纔出現，如𡇗 (漢印徵 1.2)、永其 (東漢西狹頌) 類形體。

#### 5. 祇

𡇗 (G1.17a, 王存又切韻)

西周金文祇字作𡇗 (匱侯簋)、𡇗 (牆盤) 等形，春秋戰國時𡇗中部的 丩 形演變為 𠂔 而作𡇗 (蔡侯申鐘)、𡇗 (蔡侯申盤)，下部或省變作𡇗 (中山方壺)、𡇗、𡇗 (者刃鐘) 類形體。郭沫若蔡侯盤銘考釋云：“三體石經《尚書·君奭》‘祇若茲’，祇字古文作𡇗。匱侯簋銘‘祇敬禱祀’，作𡇗，字象兩缶相抵。石鼓文作𡇗，則象兩缶之間有物以墊之。原文當即抵或底之本字。石經與匱侯簋假為祇。”<sup>③</sup>可從。此形譌變過甚，脂字下所收𡇗 (G1.17a) 更近石經古文，抵 (或底) 屬端紐脂部，脂屬章紐脂部，端、章鄰紐，借抵 (或底) 為脂。

#### 6. 神

𡇗 (G1.31b, 雲臺碑)

此形可隸作“禪”，即禪字 (𡇗从盧聲)，包山簡𡇗 (包山 211)、𡇗 (包山 241) 類形體均从示、盧聲，用為“祖”。《隸釋·司空宗俱碑》：“禪父司隸校尉。”洪适注：“以禪為祖。”<sup>④</sup>𡇗形从𡇗得聲，與“組”字聲旁亦換从𡇗作𡇗 (望山 25.24) 相類。戰國文字中多借𡇗為且，如“君聖人𡇗 (且) 良” (柬 19)、“貴𡇗 (且) 显 (顯)” (孔 16) 等，古人亦將“祖”看成神主，此處與“神”殆屬同義換讀的關係。

①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535頁。

② 班固《漢書》，1055頁。

③ 郭沫若《由壽縣蔡器論到蔡墓的年代》，《文史論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300頁。

④ 洪适《隸釋》，中華書局，1986年，181頁。

## 7. 祇

𣎵 (G1.15b, 汗簡)

《注釋》頁 511:“此形與今本當作部首的𣎵(禾)形類似。夏韻有祇(𣎵)無禾(𣎵),今本《汗簡》有禾無祇,二形可能是一字。……此形也有可能是戰國文字師(參見璽文 6.7),假爲祇。”《疏證》頁 17:“與示形近。示、祇二字古通。”《疏證》的結論可從,但未從字形上分析。《訂》頁 22 示字下的𣎵(汗簡)形正是由𣎵(《說文》示字古文)類形體譌成𣎵的過渡形態。𣎵→𣎵(中部的縱向曲筆已穿出頂部橫筆)→𣎵(兩邊斜筆已與中部曲筆相連,譌似“木”),如縑字𣎵(G2.9a)聲旁巢下半“木”譌成“示”。虞萬里曾列舉過示、木等旁演兌混淆之旁證<sup>①</sup>,可參看。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第十七片考釋中認爲“示”爲神祇之義,文中謂:“帚口示者,諸婦之初卒而祭之也,……小臣某示及邑示雩示之屬,則諸先正之祭。”<sup>②</sup>《周禮·春官·大宗伯》:“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sup>③</sup>陸德明釋文:“示,音祇。本或作祇。”<sup>④</sup>

## 8. 祀

𣎵 (G3.7a, 天臺經幢)

《說文》祀字字頭篆文作𣎵,與古文字𣎵(甲 668)、𣎵(昌鼎)、𣎵(師遽鼎)、𣎵(內 8)類形體一脈相承。𣎵形更近漢碑祀字𣎵(淮源廟碑)類形體。如起字(《說文》:“从走、巳聲。”)在戰國楚簡中亦从巳聲作𣎵(郭老甲 31)、𣎵(內 8)類形體。巳和已語音相近(同屬之部,聲紐一爲齒音,一爲牙音),作聲符往往通作<sup>⑤</sup>。

## 9. 禁

𣎵 (G2.26b, 老子) 𣎵 (G4.39b, 古孝經)

直到秦漢簡帛及碑刻中纔出現禁字,均从林从示作。此組傳鈔古文亦

① 虞萬里《由簡牘字形的隸定分析形聲字通假的背景——以“常”、“嘗”爲中心》,《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143~144 頁。

② 方稚松《談談甲骨文記事刻辭中“示”字的含義》,《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78 頁。

③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757 頁。

④ 陸德明《經典釋文》,《字典彙編》19,國際文化出版社,1993 年,120 頁。

⑤ 趙平安《試釋包山簡中的“𣎵”》,《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2 頁。

見於《訂》頁 320 禁字𡗗(古老子)。張富海“疑是‘𡗗’之譌,假借爲‘禁’,猶《周禮》故書廡爲淫”<sup>①</sup>。徐在國、黃德寬亦認爲此即𡗗字,可假爲禁<sup>②</sup>。而新出上博簡𡗗(孔季 17)類形體的出現,爲釋𡗗爲𡗗字,提供了更爲直接可靠的形體依據。陳劍在肯定徐、黃之說的基礎上對𡗗形作了分析<sup>③</sup>,可參看。

#### 10. 班

𡗗(G1.39a,王存又切韻)

即般字,形近《訂》頁 77 班字下所收古文𡗗(存又切韻),右旁與𡗗字𡗗(G1.29b)、𡗗字𡗗(G4.22b)、𡗗字𡗗(G4.14a)等所从“𡗗”相類,均已譌變。此借般爲班(同屬幫紐元部),二者在古書中亦多通用,如《左傳》哀公十七年:“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陸德明釋文:“般,音班。”<sup>④</sup>《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明主般師罷兵。”顏師古注引鄧展曰:“般音班。班,還也。”<sup>⑤</sup>《漢書·禮樂志》:“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顏師古注:“般讀與班同。”<sup>⑥</sup>《定聲》:“般,段借爲班。班,布也。”<sup>⑦</sup>

#### 11. 苦

𡗗(G3.11b,崔希裕纂古)

《疏證》頁 24:“𡗗字所从之水乃木旁,《玉》1·示·13 社字古文作𡗗可證,𡗗當爲古,則此字乃枯字。此假枯爲苦。”我們認爲看作苦字的寫譌更直接,《說文》苦字字頭篆文作𡗗,由《訂》頁 183 苦字所收古文𡗗(同文集)、𡗗(希裕略古)可看出,此形當由艸旁脫筆而譌:𡗗→𡗗、𡗗(艸脫橫筆,聲旁古上部離析出短豎筆)→𡗗。

#### 12. 芹

𡗗(G1.35a,古老子)

①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第二輯,255 頁。

② 徐在國、黃德寬《傳鈔〈老子〉古文輯說》,《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二分,210 頁。

③ 陳劍《〈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重編新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181~182 頁。

④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2179 頁。

⑤ 班固《漢書》,2987 頁。

⑥ 班固《漢書》,1052~1053 頁。

⑦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750 頁。

《說文》芹字字頭篆文作𦵿，亦見戰國文字𦵿（隨縣212）類形體。古文字斤作𠂔（天君鼎）、𠂔（仕斤戈）、𠂔（季7）等，而𦵿形下半當由“斤”反書，陳偉武曾分析過相類的情況<sup>①</sup>。反書的“斤”內部借筆而形變，艸、竹相關形旁代換。

### 13. 萋

𦵿（G1.27b，王存又切韻）

與戰國文字薺字𦵿（孔28）、𦵿（陶彙9.75）類形體相近。甲金文齊字作𦵿（前2.15.3）、𦵿（師旋簋）等形，戰國文字或於底部增飾筆橫作𦵿（六19）、𦵿（璽彙0608）類形體，即𦵿形聲旁所本。薺屬從紐脂部，萋屬清紐脂部，從清旁紐，此借薺爲萋。

### 14. 落

𦵿（G5.24a，古老子）

此形右旁乃“各”之譌，本應與《訂》頁358 𦵿（落，碧落碑）、𦵿（絡，古文）等形相類。《說文》：“落，凡艸曰零，木曰落。”此从木、絡聲，即落字異體。見第二節絡字。

### 15. 芳

𦵿（G2.16b，崔希裕纂古）

《說文》𦵿（芬）字字頭篆文作𦵿，上博从艸作𦵿（周23）形。殆因隸書山與中形近，而書手誤認爲𦵿（芬）字上部从山，如《古璽文編》將𦵿（苛，璽彙3230）誤歸山部<sup>②</sup>。《說文》：“芳，香艸也。”“𦵿，艸初生，其香分布。”此處芬、芳同義換讀。

### 16. 若

𦵿（G5.23b，崔希裕纂古）

若字甲金文作𦵿（甲250）、𦵿（孟鼎）或增口作𦵿（師虎簋）、𦵿（錄伯簋）等形，戰國文字或在人形右下增飾筆如𦵿（中山王鼎）、𦵿（周42）類形體。殆

① 陳偉武《軍器及其題銘與簡帛兵學文獻》，《華學》第二輯，80頁。

② 黃錫全《利用〈汗簡〉考釋古文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139頁。

爲求對稱而將𦰩(周 42)類形體右下飾筆兩橫換成了口,如吳振武舊藏古璽鈐本中有一枚未見於著錄的陰文私璽“若囂會璽”,首字作𦰩。𦰩類形體應是𦰩形所本。

### 17. 芻

𦰩(G1.24a,道德經)

古文字芻字多从又从艸會以手割草之意,如𦰩(甲 990)、𦰩(散盤)等形,而後來形變如𦰩(簡帛編頁 62)、𦰩(小篆)類形體,其中手形已譌。𦰩與《訂》頁 44 芻字下所收𦰩、𦰩(古老子)等形相近,艸形移至手下且雙中連寫而譌,無法會以手割草之意。其譌變過程大致如:𦰩→𦰩→𦰩。

### 18. 茆

𦰩(G4.40b,籀韻)

即茆字的譌體。金文茆字作𦰩(伯茆簋)、𦰩(散盤)類形體,《說文》茆字字頭篆文省作𦰩。𦰩形所从艸旁分離且上下移篆,變爲上部之“中”和下部之“又”(中之譌寫),其譌變過程與上面的“芻”字相類。所以,此形當是从艸、乃聲的茆字。茆,同茆。《集韻·蒸韻》:“《說文》:‘艸也。’一曰陳艸相因。茆,或作茆。”<sup>①</sup>

### 19. 莫

𦰩(H5a)

𦰩(G5.24a,古孝經) 𦰩(G5.24a,裴光遠集綴)

據《訂》頁 359 莫字下所收𦰩(古孝經)、𦰩(光遠集綴)、𦰩(修能印書)等形看,下部示當是末之譌。《說文》末字字頭篆文𦰩,與古文字𦰩(蔡侯鐘)、𦰩(郭性 60)類形體一脈相承。而此組傳鈔古文下半所从“示”當由“末”字書寫草率所致,其譌變過程可構擬成:𦰩→𦰩(G5.11b)、𦰩(馬編頁 225)→𦰩(“木”中的𠂇形拉直爲橫筆,丨形向下收縮筆畫)。莫屬明紐鐸部,末屬明紐月部,月鐸通轉,二者音近可通。《字彙補·艸部》:“茆,與莫同。見《裴光遠集綴》。”<sup>②</sup>《字彙補》是清人所作,當時他所見《裴光遠集綴》

① 丁度《集韻》,527 頁。

② 吳任臣《字彙補》,《中華漢語工具書庫》第 6 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501 頁。

中的“茻”並不从“示”，而是𠂔(G5. 11b)、𠂔(馬編頁 225)類形體的隸變。《疏證》頁 27～28 亦認為从艸、末聲，蓋莫字或體。

## 20. 介

𠂔(G4. 16a, 汗簡) 𠂔(G4. 16a, 古老子)

𠂔當是《說文》𠂔部所收、讀若介的𠂔字字頭篆文𠂔，“文獻作介”<sup>①</sup>。《汗簡》作𠂔(H89b)，𠂔形中部豎筆未向上穿出頂部斜筆。

𠂔由介增義符亼。介字的寫法從甲骨文到小篆一脈相承，如𠂔(前 1. 45. 6)、𠂔(楚帛書)、𠂔(小篆)、𠂔(石經多方)等，上部加亼屬無義義旁，如目字𠂔(五 45)、𠂔字𠂔(語四 7)等。張振林認為此類字原已有意類符，又增加了“亼”、“穴”等，屬於濫用偏旁的現象，“實際上是不必要的錯加，祇是一種偶然的現象”<sup>②</sup>。

## 21. 釋

𠂔(G5. 17a, 古老子)

《說文》澤字字頭篆文作𠂔，戰國文字中有左右結構𠂔(郭性 23)和上下結構𠂔(容 3)兩種寫法，與清字作𠂔(五 8)亦作𠂔(尊 13)相類。此借澤為釋，如在“笑，禮之淺澤也；樂，禮之深澤也”(郭性 22～23)中，陳偉武讀“澤”為“釋”，訓釋放、抒發<sup>③</sup>。《集韻·昔韻》：“釋，《說文》：‘解也。从采。采，取其分別物也。’或作澤。”<sup>④</sup>

## 22. 君

𠂔(G1. 34b, 古尚書)

古文字君字从尹从口，如𠂔(後下 13. 2)、𠂔(穆公鼎)、𠂔(侯馬)、𠂔(中山王鼎)、𠂔(璽彙 0003)類形體一脈相承，所从尹“變成左右對稱，以手持杵之形遂失。古文𠂔乃𠂔之形變”<sup>⑤</sup>。從《說文》君字古文𠂔來看，此形當是尹字。“君，从尹，加口為分化符號，尹亦省。”<sup>⑥</sup>此處則以尹為君。

①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 年，614 頁。

② 張振林《試論銅器銘文形式上的時代標記》，《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中華書局，1981 年，71 頁。

③ 陳偉武《戰國竹簡與傳世子書字詞合證》，《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200 頁。

④ 丁度《集韻》，1533 頁。

⑤ 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101 頁。

⑥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3701 頁。

### 23. 命

𠂔 (G4. 35b, 古老子)

戰國文字中命有从支作的𠂔(者旨型盤)、𠂔(鄂君啓舟節)、𠂔(包山 143)類形體。此形上半即命字, 卩被類化爲口; 下部則由支寫譌, 似戰國文字“虫”字𠂔(璽彙 1099)、𠂔(性 30, 蜀所从)類形體。

### 24. 右

𠂔 (G4. 37a, 並古老子)

《說文》右字字頭篆文作𠂔, 與古文字𠂔(班簋)、𠂔(中山王鼎)、𠂔(郭老丙 9)類形體一脈相承。𠂔與“名”作𠂔(成 13)、“吳”作𠂔(容 5)、𠂔(唐 1)、“聽”作𠂔(無逸)等相類, 由口與又借筆而成; 𠂔形衍斜筆。

### 25. 周

𠂔 (G2. 24a, 說文)

形近《說文》周字古文𠂔。“象方格縱橫”的古文字𠂔(史獸鼎)、𠂔(頌鼎)類形體(口是羨符), 中部豎筆彎曲延伸(或增飾筆厶)變作𠂔(窮 5)、𠂔(璽彙 3027)等形, 如𠂔(太 1)、𠂔(太 3)等形右旁“甫”下部加飾筆厶。𠂔類形體省去羨符口即《說文》古文所本; 𠂔類形體省去羨符, 上半的飾筆厶變成厶形, 即𠂔所本。

### 26. 嗟

𠂔 (G2. 11a, 崔希裕纂古)

形近《訂》頁 112 嗟字下所收古文𠂔(希裕略古), 从篆文長、从左, “左”同《說文》差字籀文𠂔所从。《爾雅·釋詁》: “嗟、咨, 嗟也。”<sup>①</sup>《玉篇·長部》: “嗟, 今作嗟, 憂歎也。……𠂔, 古文。”<sup>②</sup>

### 27. 起

𠂔 (G3. 7b, 籀韻)

① 郭璞注《宋本爾雅》, 藝文印書館, 1977 年, 11 頁。

② 顧野王《宋本玉篇》, 511 頁。



即芑字，芑、起古音同屬溪紐之部，此處可假芑爲起。與此出處相同的傳鈔古文見於《集古文韻》起字下古文𦵏(籀韻)及《訂》頁175起字下所收𦵏(籀韻)，从竹、已聲。《說文》古文所从竹多如^形，見竹部字。包山楚簡中有从竹、已聲(增飾筆)的𦵏(80)、𦵏(85)、𦵏(125)類形體，讀爲記<sup>①</sup>。較𦵏形聲符上衍飾筆。

## 28. 歸

𦵏(G1.22a, 王存又切韻)

甲金文帚字𦵏(甲944)、𦵏(增飾筆，婦好觚)象掃帚之形，戰國文字又添飾筆增繁如𦵏(孔10)、𦵏(周50)類形體所从，但上下逐漸呈分離狀，最終裂變離析出“又”形如𦵏(小篆)。𦵏左半之“又”即《說文》籀文𦵏所从“止”之譌，受“帚”右上之“又”類化而變，與金文道字𦵏(散盤)下部的“止”譌變成“又”作𦵏(廠鼎)、𦵏(曾伯簋)等形相類。

## 29. 迕

𦵏(G5.24b, 荆山文)

戰國文字亡字的𦵏(語364)、𦵏(內6)類形體，與𦵏字𦵏(郭緇2)、𦵏(孔6)等形區別明顯(多一橫筆)。作爲構字部件，古文字“亡”、“𦵏”時有混用現象，如郭店楚簡𦵏(成7)與𦵏(郭性25)，上博𦵏(緇14)與𦵏(從甲9)，另如傳鈔古文恥字下所收𦵏(紂，H71a)與𦵏(G3.8a)等。𦵏形當是“𦵏”之誤，借爲迕。

## 30. 逆

𦵏(G5.19a, 古孝經)

與《訂》頁375逆字下所收𦵏(古文奇字)、𦵏(古文奇字)、𦵏(古孝經)等形相類，可分析成敏(明紐之部)和𦵏(疑紐鐸部)兩部分，明疑鄰紐，之鐸旁對轉。“敏”殆是“𦵏”字的疊加聲旁。𦵏、逆，古今字。

## 31. 徙

𦵏(G3.5a, 說文)

① 趙平安《試釋包山簡中的“芑”》，《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1~5頁。

形近《說文》徙字古文屎(屎),林澧認為是戰國文字𦍋(屎)類形體之譌<sup>①</sup>,曾憲通亦持相同觀點,屎是脂部字,徙乃歌部字,聲韻遠隔,而屎、徙則同屬歌部,“因頗疑齊璽文之屎是屎之變體,流行於齊地,《說文》古文既來源於‘壁中書’,故以流行於齊魯之屎作為徙的古文,自是情理中事。從現有的材料看,它們都源自西周金文的𦍋字”<sup>②</sup>。曾文將其嬗變關係圖示如下:



圖 6

### 32. 達

𦍋 (G5.11a, 古老子)

此形本自戰國楚文字𦍋(窮 11)、𦍋(孔 19)、𦍋(包山 119)類形體。先是李家浩通過與睡虎地秦簡《日書》的對讀,釋出了江陵九店簡《日書》中的達字,而後郭店簡整理者根據古書與今本的對讀以及《古文四聲韻》中的𦍋類形體,又釋出了郭店中的達字,目前學界已達成共識。這種寫法的達字來源於甲骨文中的𦍋(合集 32229)、𦍋(合集 6667)類形體(上半聲旁是表針類的達字初文),止變為足並增羨符 =、口成𦍋、𦍋等形<sup>③</sup>。

### 33. 遂

𦍋 (G4.5b, 汗簡)

《說文》𦍋字字頭篆文作𦍋,𦍋同部首𦍋(𦍋, H77b)。古文字自旁有繁簡兩種寫法,繁者如𦍋(乙 7793)、𦍋(散盤)、𦍋(𦍋簋)類形體所从,簡者如𦍋(粹 901)、𦍋(沈子簋)、𦍋(侯馬)類形體所从。郭、夏二書自旁的寫法或繁或簡不定,此形從簡。𦍋屬並紐幽部,遂屬邪紐幽部,聲韻相差較遠,不可通假。檢字書中从𦍋、且與“遂”聲相近者,得𦍋(《說文》:“塞上亭守煖火

① 林澧《讀包山楚簡劄記七則》,《林澧學術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20頁。

② 曾憲通《楚文字釋叢》,《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46頁。

③ 趙平安《“達”字“針”義的文字學解釋——從一個實例看古文字字形對於詞義訓詁研究的特殊重要性》,《語言研究》2008年第2期。

者。”)、𨾏(《玉篇·𨾏部》:“𨾏,延道也。今作隧。”<sup>①</sup>)二字,𨾏殆由𨾏或𨾏省聲,借爲遂。

### 34. 邇

邇(G3.5a,說文)

形近《說文》邇字字頭篆文邇。邇、邇二字,《說文》均以“近也”爲訓,惠棟《讀說文記》:“邇訓近,邇亦訓近。古文邇亦作邇,文同誼同,疑重出。”<sup>②</sup>我們傾向於看作同義換讀的關係。

### 35. 徑

徑(G4.36b,古老子)

由《訂》頁311 徑字古文徑(古老子)可以看出,徑當从行从𠂔,彳、行義近形旁通用,徑字从行,與道字从彳作𨾏(G3.20a)或从行作𨾏(語二38)相類;聲旁𠂔寫譌過甚。

### 36. 器

器(G4.7a,天臺經幢)

《說文》器字字頭篆文器,與古文字𠂔(𠂔,𠂔),𠂔(秦公簋)、𠂔(從17)類形體一脈相承,𠂔形移篆、省一口。口形多寡並不影響意義的表達,如戰國兵器銘文中𠂔、𠂔二形出現在“伐器”這種相同的詞例中<sup>③</sup>,是因簡化造成的同形字<sup>④</sup>。

### 37. 博

𠂔(G5.25a,古孝經) 𠂔(G5.25a,義雲章)

形近《訂》頁358 博字下所收𠂔(古文奇字)、𠂔(古孝經)、𠂔(義雲章)、𠂔(同文集)等形,韓自強《安徽阜陽博物館藏印選介》中提到的戰國銅私印“左博璽”中第二字𠂔類形體<sup>⑤</sup>,即此組傳鈔古文所本。右旁經過的省

① 顧野王《宋本玉篇》,420 頁。

② 惠棟《惠氏讀說文記》,《叢書集成初編》1081,中華書局,1985 年,49 頁。

③ 何琳儀《戰國兵器銘文選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輯,119~120 頁。

④ 陳偉武《戰國秦漢同形字論綱》,《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229 頁。

⑤ 韓自強《安徽阜陽博物館藏印選介》,《文物》1988 年第 6 期。

變過程大致如： (師寰簋, 博所从) →  (忠 8) →  (禹貢) → 、。金文中搏鬥字或从干、專聲如 (號季子白盤)、 (多友鼎)、 (多友鼎)類形體,而此組傳鈔古文左半當由“干”字重疊偏旁,並稍加整飭。“在古文字中,尤其是在戰國文字中,有些字常常重疊形體或重疊偏旁而加以繁化。”<sup>①</sup>搏是搏之本字,博是搏之省變。

### 38. 諾

 (G5. 25a, 古老子)  (G5. 25a, 王惟恭黃庭經)

 右半形同夏書若字 (G5. 23b), 金文用若爲諾, 不从言。此形从口从若, 即喏字。口、言義近形旁通用, 喏即諾字異體。

 从古文死、各聲, 即殞字異體, 同“落”, 《玉篇·歹部》: “殞, 零也。或作落。”<sup>②</sup>諾屬泥紐鐸部, 落屬來紐鐸部, 泥來旁紐, 韻部相同, 此處可借落爲諾。

### 39. 調

 (G2. 6a, 雲臺碑)

此形當由《訂》頁 93 調字下所收 (雲臺碑)、 (古文奇字)類古文譌變, 即姚字, 見於金文 (姚鼎)、 (牧師父簋)、 (旌弔鼎)類形體。姚屬喻四紐宵部, 調屬定紐幽部, 韻部旁轉, 此借姚爲調。沈培《從西周金文“姚”字的寫法看楚文字“兆”字的來源》一文亦指出由“金文字形(類形體)譌變。……字書同音通假借爲調字。”<sup>③</sup>參看第二節兆字。

### 40. 謙

 (G2. 27b, 古老子)  (G2. 27b, 古老子)

 形右旁亦見於夏書廉字 (G2. 27a), 形近《說文》籃字古文而省。徐在國疑《說文》籃字古文即廉字異體<sup>④</sup>, 可從。此類傳鈔古文即从言、廉聲, 與謙聲符替換。

 形左半即言的譌變, 从言、甘省聲, 亦謙字異體。

① 徐在國《包山楚簡文字考釋四則》,《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179 頁。

② 顧野王《宋本玉篇》, 224 頁。

③ 沈培《從西周金文“姚”字的寫法看楚文字“兆”字的來源》, 簡帛網, 2007 年 4 月 21 日。

④ 徐在國《試說〈說文〉“籃”字古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 496 ~ 498 頁。

## 41. 記

𠄎(G4.8b, 三方碑)

形近《說文》𠄎字字頭篆文𠄎,《說文》:“古之遘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丁,丁亦聲。讀與記同。”此處借𠄎爲記。

## 42. 悖

𢇛(G4.16b, 古孝經) 𢇛(G5.10b, 古孝經)

悖即《說文》諄字或體,此組傳鈔古文與《說文》字字字頭篆文𢇛相異,而與古文字𢇛(散盤)、𢇛(字彙壺)、𢇛(郭老乙10)類形體一脈相承,來源有自,爲悖、勃之本字,《說文》篆文反而是譌體<sup>①</sup>。此處以字爲悖。

## 43. 誇

𠄎(G2.11b, 崔希裕纂古)

《說文》誇字字頭篆文作𠄎,从大、夸聲。戰國文字𠄎(六24)形借助此類傳鈔古文釋爲誇<sup>②</sup>,从大从言會意,《玉篇·言部》:“誇,逞也。”“誇,古文。”<sup>③</sup>《廣韻·麻韻》:“誇,大言也。”<sup>④</sup>

## 44. 訐

𠄎(G1.24b, 王存又切韻)

疑由古文字字字𠄎(牆盤)、𠄎(金村銅鈐)類形體兩構件借筆,如區字𠄎(子禾子釜)、𠄎(子禾子釜)、𠄎(子禾子釜)等。此處則借字爲訐。

## 45. 詭

𠄎(G3.4b, 古史記)

右半从《說文》爲字古文𠄎,此即譌字,《說文》:“譌,譌言也。”《集韻·紙韻》:“詭,《說文》:‘責也。’一曰詐也。或从爲。”<sup>⑤</sup>

① 張亞初《甲骨文金文零釋》,《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中華書局,1981年,166頁。

② 黃德寬、徐在國《郭店楚簡文字考釋》,《新出楚簡文字考》,10~11頁。

③ 顧野王《宋本玉篇》,172頁。

④ 陳彭年《宋本廣韻》,146頁。

⑤ 丁度《集韻》,658頁。

46. 誰

𡗗(G1. 19a, 道德經)

形近《訂》頁 56 誰字下所收古文𡗗(古老子)、𡗗(古老子)等,由夏書𡗗(孰)字下𡗗(G5. 4b)形所譌。裘錫圭亦指出:“《四聲韻》上平聲 19 頁上所引《道德經》‘誰’字實亦‘塾’字,蓋誤釋借爲‘孰’之‘塾’爲‘誰’。此字所从之‘孰’的左旁作上下二‘日’形,亦當是‘宮’之譌變。”<sup>①</sup>𡗗(孰)由古文字𡗗(京津 2676)、𡗗(伯侄簋,𡗗形下部已譌成女且分離出來)類形體譌變。古文字从人之字每增𠂇,如𡗗(令簋)之作𡗗(守宮鳥尊)、𡗗(續 3. 31. 5)之作𡗗(揚簋)、𡗗(號季子白盤)等,而這些𠂇又每譌作𠂇,如𡗗(允,不覓簋)、𡗗(執,不覓簋)、𡗗(訊,兮甲盤)之類,這種情況金文最多<sup>②</sup>。《爾雅·釋詁》:“孰,誰也。”<sup>③</sup>段注“孰”下曰:“孰與誰雙聲,故一曰誰也。”<sup>④</sup>此處可看作同義換讀例。

47. 韶

𡗗(G2. 7b, 崔希裕纂古)

《訂》頁 96 韶字下收𡗗(六書統)、𡗗(希裕略古)等形,韶字从音、召聲,𡗗从𡗗(籀文磬)、召聲,相類而及,𡗗應从鼓、召省聲,鼓字形近郭書𡗗(H24a)、夏書𡗗(G3. 11a)。鼓與音、𡗗相關形旁代換。

48. 奉

𡗗(G3. 3b, 華嶽碑)

此形聲旁“丰”與古文字𡗗(散盤)、𡗗(侯馬)、𡗗(容 7)類形體所从相異,而與戰國文字豐字𡗗(包山 145 反)、𡗗(容 48)類形體上半相近。𡗗形當从収、豐省聲,豐屬滂紐冬部,丰屬並紐東部,音近聲符替換。

49. 弈

𡗗(G5. 17a, 古史記)

①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與建築有關的兩個詞——“門塾”與“自”》,《古文字論集》,191 頁。

② 張桂光《古文字論集》,7 頁。

③ 郭璞注《宋本爾雅》,7 頁。

④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113 頁。

形同戰國文字𠂔字𠂔(子禾子釜)、𠂔(郭老乙 13)、𠂔(曹 54)類形體。《說文》:“弈,圍碁也。从升,亦聲。”《說文》:“碁,博碁。从木,其聲。”三國又有《博弈論》。“𠂔”、“其”音近可通,如戰國文字箕字或从𠂔聲作𠂔(荳笄鼎)、𠂔(璽臺 3108)類形體。碁从其聲,此處可借“𠂔”爲“碁”,並與“弈”同義換讀。

## 50. 革

𠂔(G5. 18b,義雲章)

从言、革聲的字見於《說文》,諱字字頭篆文作𠂔。但此類傳鈔古文的聲旁“革”,更近戰國文字𠂔(唐 12)、𠂔(周 30)、𠂔(璽臺 3103)類形體。諱字表改變義時同革,《說文》:“諱,更也。”段注:“諱,與革音義同。”<sup>①</sup>

## 51. 鞠

𠂔(G5. 4a,義雲章)

籀字見於《說文》字頭篆文籀與秦簡𠂔(雲夢法律答問 33)類形體,𠂔更近秦簡中的籀字,後譌成鞠。《集韻·屋韻》:“籀,《說文》:‘窮理罪人也。’或省。亦作鞠。”<sup>②</sup>其實,鞠、籀古同字,與鞠、籀二字的關係相類<sup>③</sup>,見第二節鞠字。

## 52. 鬧

𠂔(G4. 28b,並籀韻)

𠂔形从門从《說文》𠂔字字頭篆文𠂔(聲符),“與馬王堆漢墓竹簡‘鬧’字(𠂔)相同,可見《籀韻》‘鬧’、‘𠂔’二字的寫法是有所本的。前面說過,‘𠂔’、‘市’二字形音皆近,所以从‘𠂔’的字可以寫作从‘市’。1957年甘肅武威漢墓出土的雜占木簡‘鬧’字就寫作从‘市’。‘市’與‘市’形近易譌,故後世把‘鬧’字所从的‘市’旁譌誤作从‘市’,‘門’與‘鬥’形近,大概寫作从‘鬥’的‘鬧’是‘鬧’的進一步譌誤,而《說文》新附所收的‘鬧’則是根據這種譌體製造的篆文。傳統觀念認爲‘鬧’是正體,‘鬧’是譌體,顯然與事

①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101頁。

② 丁度《集韻》,1337~1338頁。

③ 趙平安《釋“鞠”及相關諸字》,《語言文字學研究》,32~35頁。

實不符。”<sup>①</sup>

𠂔从人、宋聲，即吏字，見於《玉篇·人部》：“吏，與閭同。”<sup>②</sup>

### 53. 尋

𠂔(G2.25b, 說文)

據《訂》頁150尋下所收𠂔(古文)推知𠂔形右下應是雙手相對形，與戰國彝字𠂔(舍璋鋪)、𠂔(中山方壺)類形體相近。彝屬喻四紐脂部，尋屬邪紐侵部，舌齒鄰紐，韻部較遠。此處誤置。

### 54. 專

𠂔(G1.25a, 王存父切韻) 𠂔(G1.25b, 王存父切韻)

𠂔形與甲金文𠂔(戡 36.15)、𠂔(儼匜)、𠂔(番生簋)類形體一脈相承而更近金文，與《說文》專字頭篆文𠂔相異。

𠂔形下半“又”的寫法，與戰國文字𠂔(孔 3)、𠂔(尊 35)等形相異，而與𠂔(忠 8)、𠂔(語一 28)及三體石經𠂔(禹貢)類形體如出一轍。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下部所从爲帶有圓點或短橫形飾筆的豎筆(或彎筆)，而楚、三晉文字下部从‘又’，區別明顯”，此類形體反映的是齊系文字的特徵<sup>③</sup>。

### 55. 導

𠂔(G4.29a, 古孝經) 𠂔(G4.29a, 古孝經)

𠂔形近《訂》頁215導字下所收𠂔(籀文)、𠂔(古孝經)類形體，但以𠂔(道, H14b)更近原形。金文道字𠂔(散盤)所从的“止”譌變成“又”作𠂔(竅鼎)、𠂔(曾伯簋)類形體，石鼓文𠂔(作原)又改从寸。戰國文字中用爲道字的𠂔(郭老甲 6)、𠂔(郭老甲 13)類形體，殆受道字金文从又、石鼓文从寸的影響，附增偏旁寸，《箋正》頁587：“以‘術’配‘寸’，是‘導’字。”

𠂔形近《說文》導字字頭篆文𠂔而異，“道”的寫法與戰國文字𠂔(五 5)、𠂔(性 8)類形體相類，底部所从𠂔乃“又”或“止”之譌。

① 李家浩《信陽楚簡中的“柿枳”》，《簡帛研究》第二輯，4頁。

② 顧野王《宋本玉篇》，58頁。

③ 馮勝君《談郭店簡〈五行〉篇中的非楚文字因素》，《簡帛》第一輯，46頁。



## 56. 故

𠄎(G4.11b, 古老子)

徐在國、黃德寬認為此即戰國文字𠄎<sup>①</sup>(陶彙 3.27, “昌齊陳固南左里故毫區”)形之譌。“故”、“固”二字古通,傳鈔古文假“固”為“故”<sup>②</sup>。張亞初認為秦公罇(集成 1.270)𠄎即固字初文,是古字的孳乳字,𠄎為其後加聲符,戰國時期,𠄎字增益義符口(圍,表城邑圍牆之堅固)<sup>③</sup>。雖然大家所分析的孳乳過程不同,但𠄎即固字是可以確定的,此處借為故。

## 57. 赦

𢇛(G4.33a, 古老子)

此形即从手、豫聲的捨字異體,夏書捨字下古文𢇛(G3.22b)與𢇛對照,手旁書寫方向不同,與轍字𢇛、𢇛(G5.14b)的手旁有不同寫法相類。豫屬喻四紐魚部,舍屬書紐魚部,聲紐是準旁紐的關係,音近聲旁替換。此處借捨為赦,《廣雅·釋詁四》:“捨,置也。”王念孫疏證:“捨與赦聲義亦同。”

## 58. 收

𢇛(G2.24a, 裴光遠集綴)

《訂》頁147收字下有𢇛(光遠集綴)類形體,相比可以看出,𢇛形右半即“乚”之脫筆譌誤。手、攴相關形旁代換,如操—𢇛(G2.9b)、攘—𢇛(G2.15a)、播—𢇛(G4.31b)等。《玉篇·手部》:“𢇛,古收字,聚也。”<sup>④</sup>《集韻·尤韻》:“收,《說文》:‘捕也。’一曰夏冠名。古作𢇛。”<sup>⑤</sup>

## 59. 甫

𢇛(G3.10a, 古老子)

① 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320頁。873條認為𠄎(𠄎)是在“固”上又加注“𠄎”(古拜切)聲。

② 徐在國、黃德寬《傳鈔〈老子〉古文輯說》,《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二分,211頁。

③ 張亞初《金文新釋》,《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3年,298~299頁。

④ 顧野王《宋本玉篇》,124頁。

⑤ 丁度《集韻》,555頁。

徐在國、黃德寬認為此類傳鈔古文即呂字，源自戰國文字 (郭緇 26)、 (郭緇 29) 類形體，並大量列舉呂、甫相通的文獻用例<sup>①</sup>，可從。《訂》頁 185 亦有形近的 (古老子) 借為父字，而父、甫古同，亦是呂、甫相同的旁證。

#### 60. 眊

 (G4. 30a, 籀韻)  (G4. 30a, 汗簡)

 形近《說文》眊字字頭篆文，與戰國文字 (彭 3) 類形體偏旁位置相異。

 形近《說文》𠂔字字頭篆文，而曲筆頂部斷裂。𠂔屬明紐幽部，眊屬明紐宵部，幽宵旁轉，此處借𠂔為眊。

#### 61. 睦

 (G5. 5a, 古孝經)

甲骨文穆字 (甲 3636) 象禾穗下垂有芒穎形，金文始於左下增飾筆橫如 (適簋)、 (中山王壺) 等形，下垂的芒穎形與飾筆橫相交或作 (邾公華鐘)、 (王孫誥鐘)、 (曾侯乙鐘) 類形體。 形右旁从支，亦見穆字下所收 (G5. 5b) 形，黃光武認為穆字的本義與音樂(垂鐘)密切相關，故可以从支，“由簣簣鐘鳴取意變為以敲擊樂鐘取意”<sup>②</sup>。暫備一說。穆、睦同屬明紐覺部，“古書睦、穆通用。……穆多訓敬，故於睦曰敬和”<sup>③</sup>。此處可看作同義換讀的關係。

#### 62. 瞽

 (G3. 11a, 汗簡)

形近瞽字下古文 (G4. 5b)，瞽屬群紐物部，瞽屬見紐魚部，韻部較遠，不可通假。《訂》頁 183 瞽字下同時收篆文 及古文 (汗簡) 兩類形體。前者即《說文》𠂔字字頭篆文，《說文》：“𠂔，廡蔽也。讀若瞽字”。由此可見， 形即𠂔字之譌，亦見於郭書(H44b)。“𠂔者，瞽之初字也，字从儿，象

① 徐在國、黃德寬《傳鈔〈老子〉古文輯說》，《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二分，211 頁。

② 黃光武《釋穆——兼談昭穆的禮樂含義》，《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輯，中華書局，2002 年，198 頁。

③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132 頁。

左右二目有所蔽目而不見形。”<sup>①</sup>李家浩《讀〈郭店楚墓竹簡〉瑣議》一文中提到《說文》“𠂔，讀若瞽”，《古文四聲韻》卷三姥韻引《汗簡》“瞽”作“𠂔”，並指出宋育仁《說文解字部首箋正》和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都認為“𠂔”是“瞽”的初文<sup>②</sup>。裘錫圭聯繫甲骨文，作出了進一步的分析，殷墟甲骨卜辭中的𠂔(合集 16013)、𠂔(合集 16042)類形體(A)正是象盲人的“瞽”字的表意初文，而《說文》讀若瞽的“𠂔”就是這類形體的譌變之形，“其所从人形即 A 的拄杖人形的省變，人形上端兩旁的曲形則是由 A 的人形上端象上眼眶的綫條變來的”<sup>③</sup>。均可從。

### 63. 瞽

𠂔(G4.16b, 徐邈集)

即瞽字，亦見《訂》頁 276 瞽字下所收古文𠂔(徐邈集)，左半耳旁近瞽字𠂔(H65b)，聞字𠂔(H65b)、𠂔(G1.33b)、𠂔(G1.33b)等所从；右半形近《說文》妻字古文𠂔上部所從而改內部橫筆為豎筆，“𠂔，古文貴字”。《集韻·未韻》：“貴，《說文》：‘物不賤也。’亦姓。隸作貴，古作𠂔。”<sup>④</sup>此處借瞽為瞽。

### 64. 翊

𠂔(G5.27b, 裴光遠集綴)

此即異字，形近郭書𠂔(翼)字下所收古文𠂔(H74b)。古文字異字𠂔(甲 394)、𠂔(昌鼎)、𠂔(曹 7)等形一脈相承，戰國文字中人體下部或增豎筆變成𠂔(語三 53)、𠂔(語三 3)類形體，亦見於三體石經𠂔(急就篇，齊系文字)，即𠂔形所本。如文字𠂔(牆盤)亦作𠂔(匄簋)，黃字𠂔(召卣)亦作𠂔(伯家父簋)等。其演變大致如：𠂔、𠂔→𠂔、𠂔→𠂔。《定聲》：“翊，段借為翼。”<sup>⑤</sup>異是翼字的聲符，可借為翊。

### 65. 雄

𠂔(G1.11b, 道德經)

①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楊樹達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65 頁。

② 李家浩《讀〈郭店楚墓竹簡〉瑣議》，《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 年，342～356 頁。

③ 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的“瞽”》，《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1～5 頁。

④ 丁度《集韻》，1007 頁。

⑤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116 頁。

《說文》雄字字頭篆文作𤝵。此處古文可隸定作攤，从隹、扌聲，扌當是增𠂔(《說文》古文)附形足義的𠂔字異體。攤即雄字異體。

66. 羔

𦍋(G2.9a, 崔希裕纂古)

形近《訂》頁101 羔字下所收古文𦍋(希裕略古)，疑“羖”字，此形以羔代羊，《說文》：“羔，羊子也。”如侯馬盟書“群”字既有从羊作羖，又有从羔作𦍋者。《改併四聲篇海·羊部》引《搜真玉鏡》：“羖，音羔。”<sup>①</sup>此處殆借羖爲羔。暫備一說。

67. 難

𤝵(G1.38a, 王存乂切韻)

難即《說文》𤝵字或體。此形與《說文》𤝵字古文𤝵均源自戰國文字𤝵(語三45)類形體。《疏證》頁84已指出𤝵是難字。李守奎以艱、難二字音義俱近，且艱字有異體“𤝵”，推斷難字當有異體𤝵，二者均以豆爲聲符，是“元部讀音留下的痕迹”，並從古文字材料和訓詁材料等方面考慮艱、難二字“是同一個詞不同時代的不同寫法”<sup>②</sup>。

68. 幺

𠂔(G2.6b, 汗簡)

此即紗字，在古文字，幺和糸可以通作，如孫字𠂔(樂書缶)與𠂔(師遽簋)、繭字𠂔(包山277)與𠂔(《說文》古文)等。《說文》：“幺，小也。”《廣雅·釋詁四》：“紗，微也。”<sup>③</sup>王念孫疏證：“紗，絲之微也。紗之言眇小也。”<sup>④</sup>紗屬心紐歌部，幺屬影紐宵部，聲韻相距較遠，不能通假。紗、幺當屬同義換讀的關係。

69. 舒

𠂔(G1.22b, 樊先生碑) 𠂔(G1.22b, 王存乂切韻)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縮印本), 3129頁。

② 李守奎《郭店楚簡“𤝵”字蠡測》,《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 300頁。

③ 張揖《廣雅》,《字典彙編》25, 國際文化出版社, 1993年, 253頁。

④ 王念孫《廣雅疏證》,《字典彙編》25, 394頁。

𠂔形近戰國文字𠂔(包山7)類形體,左旁與舒字𠂔(周49)的聲符“予”相類。此處借豫爲舒。見第二節舒字。何琳儀認爲在早期古文字中並未發現有“予”字,戰國秦文字中纔出現“𠂔”形(石鼓文“迂”),六國文字尚作“𠂔”形。凡此可證,“予”本作“𠂔”形。<sup>①</sup>其形體演變順序如圖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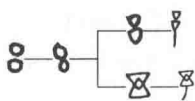


圖7

𠂔形中有疊加偏旁,曹錦炎認爲“从豫,疊加了‘心’旁”<sup>②</sup>。我們傾向於最右半是“予”,由𠂔(H39b)、𠂔(G1.22b)類形體中部的聲符移至右邊,形近《說文》豫字古文𠂔所从。

## 70. 殊

𠂔(G1.24b,義雲章)

形近《訂》頁39 𠂔字下所收譌體𠂔(義雲章),即𠂔字,由《說文》𠂔字字頭篆文𠂔類形體筆畫分離而譌。𠂔、殊同屬禪紐侯部,此處借𠂔爲殊。

## 71. 殄

𠂔(H82b)

形近《說文》殄字古文𠂔。王筠《說文釋例》:“蓋从倒人,以會‘靡有子遺’之意。”<sup>③</sup>唐蘭:“倒人爲𠂔,與倒大爲𠂔同。”<sup>④</sup>黃天樹進一步分析:“‘殄’字古文作倒人形,可能是《說文》足部(頁47上)訓作‘跌倒’、‘顛僕’的‘𠂔’的初文。二者不是異體而是假借的關係。”<sup>⑤</sup>

## 72. 𠂔

𠂔(G1.21b,王存又切韻)

此形與《訂》頁29 𠂔字下所收𠂔(古文奇字)相近。上部从气字古文𠂔(H4a),《集韻·隊韻》:“𠂔,𠂔要者忽轉動而𠂔。或作𠂔。亦書作𠂔。”<sup>⑥</sup>

① 何琳儀《古璽雜識續》,《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479頁。

② 曹錦炎《楚簡文字中的“兔”及其相關諸字》,《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114頁。

③ 丁保福《說文解字詁林》,中華書局,1988年,4407頁。

④ 唐蘭《釋真》,《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32頁。

⑤ 黃天樹《〈說文〉重文與字頭篆文關係補論》,《語言》第一卷,166頁。

⑥ 丁度《集韻》,1101頁。

《字彙·肉部》：“肱，腰忽痛也。”<sup>①</sup>此形殆用古文形式轉寫隸楷，《訂》借肱爲肌。肌屬見紐脂部，膂屬群紐微部，見群準雙聲，韻部旁轉。此處則借肱爲膂。

### 73. 腎

𩚑 (G3. 14a, 王惟恭黃庭經)

形近夏書兒字古文𩚑 (G1. 15b), 及《訂》頁 13 兒字下所收𩚑 (父乙甌)、𩚑 (同文集)、𩚑 (修能印書) 等形, 與甲骨文及早期金文𩚑 (前 7. 40. 2)、𩚑 (者兒觶) 類形體相承。兒屬日紐支部, 腎屬禪紐真部, 日禪旁紐, 支真通轉, 此處借兒爲腎。

### 74. 腸

𩚑 (G2. 14b, 裴光遠集綴)

《說文》腸字字頭篆文作𩚑, 與戰國文字𩚑 (隨縣 164)、𩚑 (孔 25) 等形相近。但𩚑形當由《訂》頁 437 腸字古文𩚑 (光遠集綴) 類形體所變, 即脹字, 非古文, 見《集韻·陽韻》: “腸, 《說文》: ‘大小腸也。’ 或作脹。”<sup>②</sup>易屬喻四紐陽部, 長屬定紐陽部, 音近聲符替換。場字亦从長聲作𩚑 (G2. 14a), 與此相類。

### 75. 脆

𩚑 (G4. 14b, 並古老子)

《玉篇·肉部》: “脆, 同脆, 俗。”<sup>③</sup>𩚑形下部及𩚑形左半均从危字古文𩚑、𩚑 (G1. 17) 類形體或變, 後者右半由“肉”旁反書形變。“色”與“危”形近易混, 如商承祚讀“色斯舉矣”(《論語·鄉黨》)的“色”爲“危”, 使疑文滯句得以通讀<sup>④</sup>。

### 76. 肥

𩚑 (G1. 21b, 裴光遠集綴)

形近《說文》肱字字頭篆文𩚑。肱屬匣紐之部, 肥屬並紐微部, 聲韻均相距較遠, 不可通假。但從《訂》頁 25 肥字下所收𩚑 (光遠集綴)、𩚑 (古文奇

① 梅膺祚《字彙》,《字典彙編》14, 國際文化出版社, 1993 年, 379 頁。

② 丁度《集韻》, 459 頁。

③ 顧野王《宋本玉篇》, 142 頁。

④ 張桂光《古文字中的形體譌變》,《古文字論集》, 33 頁。

字)類形體看,此形殆由肥加飾筆而譌似肱字。

## 77. 臄

𦞦(G1.32a,李商隱字略)

下部从《說文》寅字古文𦞦。春秋戰國文字中有从月的𦞦字如𦞦(秦公簋)、𦞦(陶壺 5.129)、𦞦(陶壺 3.488)類形體,甲金文中夕、月異字同形,戰國文字亦有換用的情況,如夜字𦞦(師望鼎)、𦞦(師酉簋)、明字𦞦、𦞦(侯馬)等。古文字中肉、月形近易混,此形應是《說文》𦞦字。《集韻·諄韻》:“臄,夾脊肉也。通作𦞦。”<sup>①</sup>此處則借𦞦爲臄。

## 78. 剛

𠂔(H41b)

𠂔(G2.17a,古尚書) 𠂔(G2.17a,說文) 𠂔(G2.17a,古老子)

𠂔形同《說文》剛字古文𠂔,與𠂔、𠂔均本自古文字𠂔(禽志鼎)、𠂔(郭老甲 7)類形體,左半人形由𠂔(容 36)、𠂔(恒 10)類形體中的“弓”形變。戰國文字中人、弓二旁常因形近而互作<sup>②</sup>。有關此組傳鈔古文形體,裘錫圭《釋“弘”、“強”》一文的編校追記中曾提到:“李家浩同志認爲即是‘𠂔’字,蓋古文借‘強’爲‘剛’。二字古音相近,字義也相近,容易相混。”<sup>③</sup>如“𠂔溺(弱)”(容 36)、“𠂔(舉)天下之作𠂔者”(恒 10)等均用爲“強”。林志強《古本〈尚書〉特殊文字例說》一文中分析了它們在後代傳鈔古文及文獻中爲“剛”字所專的過程,以及強字的演變軌迹<sup>④</sup>。

## 79. 解

𠂔(G3.12b,古老子) 𠂔(G3.12b,古老子) 𠂔(G3.12b,南嶽碑)

形近《訂》頁 187 解字下所收𠂔(古周易)、𠂔(南嶽碑)、𠂔(古老子)等,左旁近《說文》泉字字頭篆文𠂔或變,右旁殆由“隙”字古文𠂔(H33b)、𠂔(G5.19a)等所从的“邑”譌誤。隙屬溪母鐸部,解屬見紐支部,見溪旁紐,鐸

① 丁度《集韻》,260 頁。

②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233 頁。

③ 裘錫圭《釋“弘”“強”》,《古文字論集》,58 頁。

④ 林志強《古本〈尚書〉特殊文字例說》,《中國文字研究》第五輯,廣西教育出版社,2004 年,63 頁。

支旁對轉，可以通假。“解”有“分裂、破裂”意，如《左傳》成公八年：“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sup>①</sup>“隙”亦有“裂開、破裂”意，如《廣雅·釋詁二》：“隙，裂也。”<sup>②</sup>二者亦可看作同義換讀例。

#### 80. 箭

𦏧 (G4. 24a, 汗簡)

《說文》箭字字頭篆文从前作𦏧。但此形从𦏧，更近戰國文字𦏧（鄂君啓車節）類形體。聲旁𦏧與古文字𦏧（今仲鐘）、𦏧（𦏧簋）、𦏧（昔1）類形體寫法相承，秦漢時始加“刀”作𦏧（篆隸表頁279）、𦏧（篆隸表頁279）、𦏧（小篆）等形。《說文》：“𦏧，不行而進謂之𦏧。从止在舟上。”段注：“後人以齊斷之前爲𦏧後字。”<sup>③</sup>

#### 81. 籃

𦏧 (G2. 13a, 演說文) 𦏧 (G2. 13a, 演說文) 𦏧 (G2. 13a, 義雲章)

𦏧从广甘聲，徐在國認爲朱駿聲“或曰：當从广，甘聲”是正確的，疑廉字異體，廉、籃同屬來紐談部，此處可借廉爲籃<sup>④</sup>。

𦏧、𦏧分別从竹、管聲和从竹、甘聲，徐在國認爲是與籃聲符互換的異體字。

#### 82. 笛

𦏧 (G5. 15b, 義雲章)

此形从竹，以《說文》𦏧字古文𦏧爲聲符。𦏧屬透紐錫部，由屬喻四紐幽部，古音喻四歸定，透定旁紐，錫幽旁對轉，音近聲符代換。

#### 83. 簾

𦏧 (G1. 17a, 孫彊集) 𦏧 (G1. 17a, 王存又切韻)

𦏧形近《說文》𦏧字字頭篆文𦏧，或體作𦏧（簾）。《字彙·竹部》：“簾，

①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757頁。

② 張揖《廣雅》，《字典彙編》25,246頁。

③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68頁。

④ 徐在國《試說〈說文〉“籃”字古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496~498頁。



同箴。”①“从‘虎’聲之字如‘𧇧’、‘𧇨’、‘𧇩’、‘𧇪’和‘𧇫’等，後世字書皆有从‘虎’作的異體，可見从‘虎’之字很容易被寫作从‘虎’。”②此處楷書字頭原當作“箴”。

𧇫形近《訂》頁17 箴字下所收古文𧇫(存义切韻)、𧇬(同文集,小異)等形。從《訂》頁17 馳字𧇭(石經)、𧇮(商隱字略)及池字𧇯(黃庭經玉池)等所从的聲符“也”來看,此形當是从竹、也聲(譌變)的箴字。箴字見於《集韻·支韻》:“箴,《說文》:‘管樂也。’或作箴、箴。”③《字彙·竹部》:“箴,與箴同。”④《禮記·月令》:“(仲夏之月)調竽笙箴簧。”鄭玄注:“箴,音池。本又作箴。”⑤

#### 84. 乎

𧇰(G1.25b,古孝經) 𧇱(G1.25b,王惟恭黃庭經)

𧇰即𧇱字,《說文》𧇱字字頭篆文作𧇱,與古文字𧇲(何尊)、𧇳(寡子卣)、𧇴(侯馬)類形體相承。𧇰形近三體石經𧇵(多方)而下部“乎”稍異,“乎”兩邊加飾筆,更近戰國文字𧇶(語一60)、𧇷(語三68)、𧇸(曹54)類形體。《集韻·模韻》:“乎,古作𧇱。”⑥如“於是𧇱(乎)”(容25)、“足以戰𧇱(乎)”(曹49)等均以𧇱爲乎。

𧇱當是虛字,𧇱同部首𧇲(H24b),丘近三體石經𧇳(僖公)及戰國文字𧇴(采2)類形體而變。虛屬溪紐魚部,乎屬匣紐魚部,可以通假。

𧇱應是諱字,《說文》諱字字頭篆文作𧇱。此形左旁从古文言,𧇱所从的𧇲同部首。此借諱爲乎。

#### 85. 号

𧇲(G4.29a,籀韻)

劉樂賢指出,从口从虎(或聲)之“𧇲”字見於額濟納漢簡,“𧇲”字有魚、宵二讀,與宵部的“号”字可以通假⑦。可從。

① 梅膺祚《字彙》,《字典彙編》14,344頁。

② 陳劍《讀〈上博(六)〉短劄五則》,簡帛網,2007年7月20日。

③ 丁度《集韻》,63頁。

④ 梅膺祚《字彙》,《字典彙編》14,340頁。

⑤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369頁。

⑥ 丁度《集韻》,184頁。

⑦ 劉樂賢《額濟納漢簡的“𧇲”字與楚簡的“𧇲”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488~490頁。

86. 號

𧈧(G2.8b, 古老子) 𧈧𧈧(G2.8b, 並崔希裕纂古) 𧈧(G4.29a, 籀韻)

𧈧、𧈧、𧈧疑由《說文》虎字古文𧈧形變, 虎屬曉紐魚部, 號屬匣紐宵部, 可以通假。

𧈧即號字,《龍龕手鑑·足部》:“𧈧, 今音毫, 樂名也。”<sup>①</sup>號、毫同屬匣紐宵部, 故可通假。

87. 嘉

𧈧(G2.11b, 義雲章)

金文嘉字从豈加聲作𧈧(伯嘉父簋), 或於聲旁上增爪旁作𧈧(嘉壺)、𧈧(齊鞞氏鐘)、𧈧(中山王鼎)類形體。𧈧形中“口”移至豈下, “力”譌寫, 其譌變過程大致如: 𧈧→𧈧(《訂》頁110 古文奇字)、𧈧(義雲章)→𧈧。

88. 峻

𧈧(G1.29b, 天臺經幢)

此即《說文》新附𧈧字字頭篆文𧈧之譌寫,《說文》:“赤子陰也。……或从血。”《老子》五十五章:“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 精之至也。”<sup>②</sup>陸德明釋文:“全如字, 河上作峻, 于和反。本一作𧈧。”<sup>③</sup>此形肉已譌作舟。“戰國時期, 由於文字形體急劇變革, 某些單字及偏旁間的形體日趨相近, 極易混淆, ‘月’、‘肉’、‘舟’三形就是其中之例。”<sup>④</sup>戰國文字舟𧈧(包山180)、肉𧈧(包山255)形近易混, 如《說文》履字古文𧈧及戰國文字均从舟作𧈧(包山54)、𧈧(包山163)類形體, 但舟形偶有譌成形近的肉旁作𧈧(子12)者, 另如俞字𧈧(侯馬)所从的舟亦譌爲肉。

89. 食

𧈧(G5.26a, 古老子) 𧈧(G5.26a, 林罕集)

𧈧即食字譌體, 古文食字从亼从皀, 象物在器中如𧈧(合集1163)、𧈧(飢

① 釋行均《龍龕手鑑》,《字典彙編》13, 國際文化出版社, 1993年, 170頁。

② 王弼《老子注》,《諸子集成》第三冊, 中華書局, 2006年, 33~34頁。

③ 陸德明《經典釋文》,《字典彙編》19, 361頁。

④ 羅運環《論楚國金文“月”“肉”“舟”及“止”“止”“出”的演變規律》,《江漢考古》1989年第2期。

所从，父乙飢盃）、𩚑（仲義𩚑簋）等，但秦漢隸書食字的食、𩚑（篆隸表頁332）類形體所从“𠂔”下部已發生變化，與“亼”下之橫組合看似“良”字，殆傳鈔過程中書手不知“食”是象形字而誤以為从亼从良，故譌从《說文》良字古文𠂔。

𩚑應是飢字。《說文》飢字字頭篆文作飢，與古文字𩚑（父乙飢盃）、𩚑（王孫鐘）類形體一脈相承。郭、夏二書中“刀”與“人”常因形近而混譌，𩚑形右半當先由二者混譌，又改从𠂔（《說文》利字古文）類形體中的刀形，如𩚑（魯6）中人旁亦譌成刀。另如列字𩚑（H21a）譌作𩚑（G5.13b），側字𩚑（H51b）譌作𩚑（G5.28a）等。段注“飢”下曰：“以食食人物，其字本作食，俗作飢。”①“飢（食）於埜（野）”（容28）、“民又（有）余（餘）飢（食）”（容29）等均用飢為食。

## 90. 飽

𩚑 𩚑（G3.19b，並裴光遠集綴）𩚑（G3.19b，說文）

𩚑、𩚑形近《說文》飽字古文𩚑，後者卯聲或譌从非。卯屬明紐幽部，與包字幫紐幽部音近聲符代換。後者聲旁从“非”，見《說文》養字字頭篆文𩚑。但養屬幫紐微部，飽屬幫紐幽部，韻部較遠，知“非”當是“卯”之譌。

𩚑即鵠字，右半从鳥字古文。《五音集韻·麌韻》：“鵠，鳥名，鷗屬。”②《五音集韻》扶雨切，應是唇音魚部，韻部魚幽旁轉，故可借鵠為飽。

𩚑即𩚑字，屬影紐侯部，與幫紐幽部的飽字聲紐較遠，不可通假。但𩚑卻具有飽義，《玉篇·食部》：“𩚑，飽也。”③《詩·小雅·角弓》：“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𩚑，如酌孔取。”毛傳：“𩚑，飽也。”④所以，飽、𩚑可看作同義換讀的關係。

## 91. 舍

𩚑（G4.33a，華嶽碑）𩚑（G4.33a，並籀韻）

此組傳鈔古文即豫字，當本自戰國文字𩚑（包山7）類形體，見本節舒字。豫屬喻四紐魚部，舍屬書紐魚部，聲紐是準旁紐，韻部相同，此處借豫為舍。

①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220頁。

② 韓道昭《五音集韻》，《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16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70頁。

③ 顧野王《宋本玉篇》，184頁。

④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491頁。

92. 入

𠂔 (G5. 22a, 林罕集)

甲骨文中入、內同字作 𠂔 類形體，金文中二字已分化，“在楚系簡帛中，除曾侯乙墓簡有‘入’字（用表{納}外），一般祇用‘內’字來表示{入}、{內}和{納}這三個音義相關的詞”<sup>①</sup>。《說文》：“入，內也。”“內，入也。”如上博“出內（入）自爾市（師）”（緇 20）、“出內（入）也順”（性 16）等均以內爲入。

93. 短

𠂔 (G3. 16b, 籀韻)

本自戰國文字 𠂔 (容 25)、𠂔 (容 26)、𠂔 (五 35) 類形體，豆同部首 𠂔 (H24b)。它們以豆爲聲符，多用爲與之音近的字，如“東敢（注）之海”（容 25）、“又（有）大臯（罪）而大敢（誅）之”（五 35）等，故此處亦可借爲短。

94. 矣

𠂔 (G3. 8a, 古孝經)

甲金文疑字較簡的一系象人站立顧視之狀如 𠂔 (前 5. 24. 2)、𠂔 (前 6. 21. 2)、𠂔 (母辛卣) 等形，戰國文字在人形中部加飾筆橫如 𠂔 (緇 23)、𠂔 (孔季 2)、𠂔 (唐 18) 類形體，李守奎認爲“‘矣’與‘矣’當是一字之分化”<sup>②</sup>；張富海進一步分析得出結論，“‘矣’字上所从‘目’是‘矣’上部所从之形的譌變”<sup>③</sup>。魏宜輝聯繫甲金文“疑”字，認爲 𠂔、𠂔 類形體應釋爲“疑”，假借爲“矣”<sup>④</sup>。此類傳鈔古文中作顧視狀的頭部寫譌。

95. 𦵏

𦵏 (G2. 9a, 古老子)

𦵏 形近《訂》頁 103 滔字下古文 𦵏 (古文)、𦵏 (古老子) 等，當爲滔字或與滔音近之字，我們認爲有兩種可能：第一，滔字，形旁“水”將聲旁“滔”分裂而譌，此處借滔爲𦵏；第二，滔字，如金文 𦵏 (即簋)、𦵏 (觴姬作瀧嫫簋) 等所

① 陳斯鵬《楚簡中的一字形表多詞現象》，《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211 頁。

② 李守奎《〈說文〉古文與楚文字互證三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468 頁。

③ 張富海《說“矣”》，《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503 頁。

④ 魏宜輝《試析楚簡文字中的“疑”與“舜”字》，《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159～160 頁。

从及戰國文字、 (郭性 24、44) 類形體“从爪、从米、从臼，會以手於臼中掏取所搯之米物意。搯之初文。金文、戰國文字或省米形，或以一代之”<sup>①</sup>。殆由戰國文字 類形體形變，借𠂔爲𥽿。

## 96. 磔

 (G5. 18b, 義雲章)

戰國文字桀字的 (璽彙 1390)、 (璽彙 1389) 類形體，从舛在木上會意。漢隸 (漢印徵 5. 17) 類形體中，舛所从的二爻形均向下延伸筆畫，將木形半包圍，若頂部粘連，即變成。《說文》：“磔，辜也。从桀，石聲。”磔字在典籍中常表“割裂祭牲”意，與桀字从舛在木上會意不相符，亦與桀字常用爲姓氏、人名、豪桀等意無關，所以，磔字从桀旁，至今仍不得其解<sup>②</sup>。此處以桀爲磔，據此，《說文》對磔字的分析應改爲从石、桀聲<sup>③</sup>。

## 97. 袖

 (G4. 37b, 籀韻)

此形即《說文》袞字字頭篆文之譌，《訂》頁 317 袞字下 (籀文) 類形體已將形移至禾形之上，由於漢字縱向書寫空間的限制，形夾在衣形與禾形的中間，被排擠而譌成形。“循音義以推求，此字應即袞(袖)字，袖、袖同从由聲，《籀韻》蓋借袖爲袖。”<sup>④</sup>

## 98. 楊

 (G2. 13b, 崔希裕纂古)

《訂》頁 116 觴字下亦有譌變的 (古文奇字) 類形體，與之相類，當本自《說文》觴字籀文，但外部省形的“爵”已寫譌。楊屬喻四紐陽部，觴屬書紐陽部，喻四書準旁紐，韻部相同，此處借觴爲楊。

## 99. 末

 (G5. 11b, 汗簡)

①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602 頁。

② 季旭昇《說文新證》(上冊)，480～481 頁。

③ 趙平安師語。

④ 白於藍《釋袞——兼談秀、采一字分化》，《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349 頁。

《說文》末字字頭篆文作𣎵，與木字豎筆上端加指事符號的𣎵(蔡侯鐘)、𣎵(成11)、𣎵(郭性60)類形體相承，但𣎵形的中部豎筆未向上穿出指事符號“一”。如介字作𣎵(G4.16a)、戰國文字女字作𣎵(孔季5)等。漢隸末字亦作𣎵(馬編頁225)、𣎵(馬編頁225)類形體，因用筆急速、寫法草率而豎筆往往書寫不到位。

#### 100. 柔

𣎵(G2.24a, 古老子)

《說文》柔字字頭篆文作𣎵，與戰國文字𣎵(郭性8)、𣎵(雲夢為吏35)類形體聲旁相異。𣎵形上半與《說文》矛字古文𣎵所从相類，下部的“火”由“木”譌變，如《注釋》頁215於樂字所舉：𣎵(後上10.5)→𣎵(樂鼎)𣎵(瘡鐘)→𣎵(王孫誥鐘)→𣎵(子璋鐘)。𣎵形與樂字下半譌變過程相類。

#### 101. 校

𣎵(G4.28a, 王存又切韻)

《說文》校字字頭篆文作𣎵。𣎵即校字，右半由交寫譌。郭忠恕《佩觿》卷上：“五經字書，不分校校。”①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陸氏釋文多俗字》：“《說文》手部無校字，漢碑木旁字多作手旁，以隸體之變，非別有校字。”②錢說可從。

#### 102. 櫟

𣎵(G5.12b, 並義雲章)

𣎵形見於《說文》，𣎵字字頭篆文𣎵，革旁更近戰國文字𣎵(唐12)、𣎵(璽彙3103)類形體。櫟(絜)屬見紐月部，𣎵屬曉紐月部，見曉旁紐，此處可借𣎵為櫟。

𣎵形近《訂》頁487 𣎵字古文𣎵(義雲章)，即乾字，《集韻·昔韻》：“𣎵，《說文》：‘繫牛脛。’或从乞。”③乞屬溪紐物部，𣎵屬曉紐月部，聲紐同屬牙音，物、月旁轉，乞可以看作𣎵字的替換聲符。

① 郭忠恕《佩觿》，《字典彙編》13, 253 頁。

②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四部備要》64，中華書局，1989 年，34 頁。

③ 丁度《集韻》，1542 頁。

## 103. 桑

𣎵 𣎵 (G2. 17b, 並崔希裕纂古)

𣎵即𣎵字，誤置。見《說文》𣎵字字頭篆文𣎵，“按：‘𣎵’爲‘若’的初文，象人席地而坐將髮理順形。金文或加口爲‘若’，爲‘諾’的本字”<sup>①</sup>。

𣎵形近《訂》頁123 桑字下所收古文𣎵(書學)。《注釋》頁418：“若字古本作𣎵(甲250)、𣎵(孟鼎)，从口作𣎵(師虎殷)、𣎵(录伯殷)、𣎵(中山王鼎)，三體石經《多士》古文譌變作𣎵。此形(𣎵)同石經。”疑𣎵本自石經𣎵(多士)類形體，“𣎵”殆由𣎵下半離析出的女形及飾筆所變，𣎵屬定紐宵部，桑屬心紐陽部，舌齒音鄰紐，宵陽旁對轉，殆因“𣎵”在桑字中可以起標音作用，故書手將其隸定成“𣎵”。暫備一說。

## 104. 之

𣎵 (G1. 19a, 比干墓銘)

《訂》頁12 芝字下收古文𣎵(愚陽印志)，殆由《說文》芝字字頭篆文𣎵的兩個構件合書而譌。𣎵形則由𣎵形將豎筆延長再譌。此處則借芝爲之。

## 105. 橐

𣎵 (G5. 24b, 古老子)

亦見《訂》頁357 橐下古文𣎵(古老子)，右半形近《說文》宅字古文𣎵，可分析爲从木、𣎵(宅)聲。宅屬定紐鐸部，𣎵屬透紐鐸部，透定旁紐，𣎵形當是𣎵(𣎵)字或體。“斥”由“𣎵”或“𣎵(宅)”譌(《定聲》：“𣎵，今字作斥。”<sup>②</sup>)，𣎵、𣎵均屬魚部，𣎵、𣎵(宅)二字形音俱近而混爲从𣎵得聲<sup>③</sup>。《定聲》：“𣎵，段借爲橐。”<sup>④</sup>此處借𣎵爲橐。

## 106. 園

𣎵 (G1. 35b, 古文) 𣎵 (G1. 35b, 王庶子碑)

亦見於《訂》頁91 園字下所收𣎵(古文)、𣎵(王庶子碑)及《訂》頁90 爰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縮印本), 166 頁。

②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 473 頁。

③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 514 頁。

④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 473 頁。

字𢇛(奇字)、𢇛(奇字)等。古文字爰字象兩手相援引之形(中部或繁化),如𢇛(乙3787)、𢇛(辛伯鼎)、𢇛(鄂君啓車節)、𢇛(尊23)類形體。此組傳鈔古文中,爰字上部的手形移位而譌。爰、園同屬匣紐元部,此處借爰爲園。

### 107. 貶

𠂔(G3.29a,古尚書)

此即《說文》𠂔字頭篆文𠂔類形體之變(又),《說文》:“杜林說,以爲貶損之貶。”段注:“臼者,巢之省。以手施於巢,傾覆之意也。……巢在上覆之而下,則與貶損義相通。”<sup>①</sup>《漢書·司馬相如傳》:“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卑君自損也。”顏師古注:“卑,古貶字。”<sup>②</sup>唐蘭認爲侯馬盟書中的𠂔形即“卑”字,在《說文》中誤爲“卑”<sup>③</sup>,因無具體證據,幾乎無人採信,趙平安師接受唐說,並認爲覓和卑本來就是一字的分化,擬構了卑字的演變軌迹:𠂔(合集8501反)→𠂔(師酉簋,集成4288、4289)→𠂔(侯馬)→𠂔。<sup>④</sup>𠂔下部即“又”形變,與卑字由𠂔(儼匱)、𠂔(尊35)或作𠂔(忠8)、𠂔(語一28)相類。<sup>⑤</sup>

### 108. 鄉

𠂔(G2.14a,古老子)

古文字𠂔(前4.21.5)、𠂔(令簋)、𠂔(衛盃)類形體象兩人相向就食之形,爲饗字初文,引申爲嚮,用爲卿字、鄉字,均出於假借<sup>⑥</sup>。《訂》頁120鄉字下亦收𠂔(同文集)、𠂔(大風歌)、𠂔(石經)、𠂔(古文)等多種譌變之形,均爲饗字初文,由此可推,𠂔形譌變過程大致如:𠂔、𠂔→𠂔→𠂔(相對的人形肢體離析出來與𠂔粘連,且𠂔頂部增飾筆)。

### 109. 日

𠂔(G5.7b,汗簡)

①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275頁。

② 班固等《漢書》,2547頁。

③ 唐蘭《侯馬出土晉國趙嘉之盟載書新釋》,《文物》1972年第3期。

④ 趙平安《從卑字的釋讀談到卑族的來源》,《中國文字學報》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95頁。

⑤ 馮勝君《談郭店簡〈五行〉篇中的非楚文字因素》,《簡帛》第一輯,46頁。

⑥ 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865~866頁。李圃《古文字詁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004年,638頁。



此形同晶字部首 (H34b)。晶字亦有日、太陽之義，北周衛元嵩《元包經·仲陽·明夷》：“晶冥炎潛。”李江注：“晶，日也。”<sup>①</sup>在這個意義上，二者可看作同義換讀。

#### 110. 昭

 (G2. 7b, 張庭珪劍銘)

形近《訂》頁 96 昭字下古文 (希裕略古)。《說文》昭字字頭篆文作，古文字中多借邵爲昭，如“用邵(昭)大宗”(盧鐘)、“以邵(昭)百胄(姓)”(緇 7)等。戰國文字中有从日、邵聲的 (屬羌鐘)、 (古璽)<sup>②</sup>類形體，即昭字。二者相比，形可分析爲从日、召聲(人形將召分離)，人形殆卩形之變<sup>③</sup>。邵與召爲一字<sup>④</sup>，類形體以邵爲聲旁，則以召爲聲旁，均可看作昭字異體。

#### 111. 晏

 (G4. 20b, 道德經)

古文字宴字、 (宴簋)和嬰字 (王子嬰次盧)、 (包山 278 反)、 (璽臺 2360)類形體的聲符均从晏，寫法相異，形更近《說文》晏字字頭篆文，下半同夏書女字 (G3. 9a)。《說文》：“晏，天清也。”《集韻·霰韻》：“晏，日出清明也。”<sup>⑤</sup>《說文》：“晏，安也。”《釋名·釋言語》：“安，晏也。”<sup>⑥</sup>晏、晏殆本一字，《說文》分入二部。

#### 112. 晚

 (G3. 15b, 老子)

《說文》晚字字頭篆文作。而此類傳鈔古文亦見於《訂》頁 200 晚字下所收 (古老子)、 (古文奇字)等形，聲旁在上，形近郭、夏二書中免字 (H83a)、 (G3. 18a)，由古文字 (免)字初文 (免簋)、 (包山 53)、 (唐 7)類形體分裂而譌，三體石經古文 (僖公)下的人形已微顯分離狀，

① 衛元嵩述，李江注《元包經傳》，《叢書集成初編》0694，19 頁。

② 施謝捷《古璽零釋（四則）》，《曾憲通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康樂集》，97 頁。

③ 張桂光《古文字義近形旁通用條件的探討》，《古文字論集》，44 頁。

④ 容庚《金文編》，643 頁。

⑤ 丁度《集韻》，1171 頁。

⑥ 劉熙《釋名》，《字典彙編》25，17 頁。

形聲旁免的大致演變軌迹如：→→、→.

### 113. 旗

 (G1. 23a, 王存又切韻)  (G1. 23a, 王存又切韻)

《說文》旗字字頭篆文作。《訂》頁 33 旗字下亦收 (齊侯鐘) 及、 (存又切韻) 類形體，此組形體即旗之譌體，殆形旁从被離析，書者誤將理解爲一個整體。

### 114. 游

 (G2. 23a, 王惟恭黃庭經)

見《說文》游字篆文，右旁即古文字毓之省<sup>①</sup>，从倒子別加會意，戰國文字流字右旁倒子下的粘連而作 (中山圓壺)、 (性 19)、 (從 19) 等形，即類形體之省變。《說文》：“游，旌旗之流也。”《史記·秦本紀》：“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皐游。’”司馬貞索隱：“游音旒。”<sup>②</sup>游、流同屬來紐幽部，此處借流爲游。

### 115. 棘

 (G5. 27a, 古老子)

徐在國、黃德寬以此形與郭店簡“ (棘) 津”(窮 4) 中首字互證，古文字“又”、“止”用作偏旁時常常譌混，“懷疑傳鈔古文‘’當來源於戰國文字‘’”<sup>③</sup>。可備一說。

### 116. 牖

 (G3. 27a, 古老子)

形同《訂》頁 228 牖字下所收古文 (古老子)。《說文》：“牖，穿壁以木爲交窻也，从片、戶、甫。譚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戶也。牖所以見日。”據漢隸牖字、 (篆隸表頁 470) 類形體看，譚長的說法是有根據的：“‘日’與‘戶’形極近，牖字从‘戶’應是从‘日’之譌。……‘牖’字本从‘用’不从

①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222 頁。

②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 年，173～174 頁。

③ 徐在國、黃德寬《傳鈔〈老子〉古文輯說》，《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二分，207 頁。

‘甫’，‘甫’乃‘用’之譌。牖很可能是以‘用’爲聲的。”<sup>①</sup>此形左半乃“片”之譌，右半仍保留義符日，日上下兩橫殆是指事符號，不从用(或甫)。

### 117. 稷

𥽿(G5.27a, 古老子)

亦見《訂》頁378 稷字下所收𥽿(古老子)形，即《說文》𥽿字字頭篆文𥽿之譌體，上部鬼頭中的豎筆直貫而下，中部“八”(人)形重書，下部爻譌成又，《篇海類編·地理類·田部》：“𥽿，同稷。五穀總名。”<sup>②</sup>

### 118. 穀

𥽿(G5.2b, 古老子)

形近《訂》頁323 穀字下所收𥽿(古老子)，聲旁“青”均已譌變。从古文𥽿(青3.1)及𥽿(卯簋)、𥽿(包山191)類形體的聲符𥽿所从(青)，可看出青的變化過程大致如：𥽿→𥽿→𥽿→𥽿，亦可參看何琳儀、吳紅松《說屋》一文對“青”形的分析<sup>③</sup>。穀字聲符𥽿从青得聲，故此形可分析爲从木、青聲的穀字異體。此處借穀爲穀。

### 119. 稷

𥽿(G1.12a, 籀韻)

形近《說文》稷字籀文𥽿，“籀文稷省”，禾同部首。“其實‘稅’應爲‘稷’之古體(《說文》小徐本注文無‘稷省’二字)。”<sup>④</sup>

### 120. 馨

𥽿(G2.22a, 義雲章)

《訂》頁139 馨字下亦收譌變的𥽿(義雲章)及𥽿(同文集)、𥽿(修能印書)類形體，由𥽿形提示，𥽿字从𥽿、𥽿聲(《說文》馨字籀文作𥽿)。《說文》：“𥽿，穀之馨香也。……又讀若香。”“香，芳也。从甘，从黍。《春秋傳》曰：

① 劉釗《談考古資料在〈說文〉研究中的重要性》，《古文字考釋叢稿》，岳麓書社，2005年，395頁。

②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縮印本)，1061頁。

③ 何琳儀、吳紅松《說屋》，《語言》第四卷，167頁。

④ 裘錫圭《釋古文字中的有些“恩”字和从“恩”、从“兗”之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5頁。

‘黍稷馨香。’”此處皂、香相關形旁代換。在𣎵形中，皂與𣎵合書且省變複雜，在𣎵部分中，仍可分辨出𣎵形的左上部和皂字𣎵(合集 30499)、𣎵(庚嬴卣)、𣎵(五 10)類形體的上半。下部“又”與“𣎵”(𣎵所从)相關形旁代換；或者𣎵就是“𣎵”。整體來說，就是形旁皂將聲旁𣎵分裂。

### 121. 竊

𣎵(G5.12b, 義雲章)

《說文》：“竊，盜自中出曰竊。从穴，从米，离、甘皆聲。”《廣雅·釋詁一》：“竊，取也。”①《字彙補·支部》：“𣎵，古文竊字。見《撫古遺文》、宋景《梅花賦》。”②𣎵當是从支、离聲的竊字或體③。

### 122. 奧

𣎵(G4.30b, 籀韻)

形近《說文》𣎵字古文𣎵，亦見郭書𣎵(𣎵 H73b)。左半土脫筆，右半亦寫失。奧，後作𣎵。《漢書·地理志》：“九州埴同，四奧既宅。”顏師古注：“奧讀曰𣎵，謂土之可居者也。”④“奧及奧聲字古音多爲影紐、幽部入聲，讀音與我們所討論的‘△’(𣎵)比較接近；從形體上看，𣎵的上半與‘△’的上半也基本相同。如果能把𣎵、𣎵的古文形體講成从△得聲，顯然也是較爲理想的。”其譌變過程大致如：𣎵→𣎵→𣎵。⑤可備一說。

### 123. 寡

𣎵(G3.22b, 並古孝經) 𣎵(G3.22b, 石經) 𣎵(G3.22b, 古老子)

𣎵 𣎵 𣎵(G3.22b, 並古老子) 𣎵(G3.22b, 顏黃門說)

𣎵形已是譌體，金文寡字从宀从頁(顧之省)如𣎵(毛公鼎)、𣎵(父辛卣)等，戰國齊、燕文字中未見，楚及三晉文字讀爲“寡”的字均寫作“顧”，如𣎵(中山王鼎)、𣎵(郭魯 22)、𣎵(孔 9)類形體⑥。黃德寬認爲“寡”所从的頁(顧之省)旁正是“顧”之本字(金國泰亦認爲古文字“寡”所从的“頁”是

① 張揖《廣雅》，《字典彙編》25, 243 頁。

② 吳任臣《字彙補》，《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6 冊，402 頁。

③ 李恩江《從〈說文解字〉談漢語形聲字的發展》，《語言學論叢》第二十三輯，276 頁。

④ 班固等《漢書》，1536 頁。

⑤ 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37 頁。

⑥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305 頁。

“‘顧’字的象形初文”<sup>①</sup>，“寡”以“顧”本字為聲符兼表意，戰國文字中均省宀、頁（顧之省）旁增宀為飾（並起區別作用）<sup>②</sup>。此形兩旁飾筆上移，且頁（顧之省）旁譌寫成貝。

𡵓、𡵔、𡵕這類寫法與上舉𡵓、𡵔兩類形體有關，與𡵕字有𡵕（郭緇1）、𡵕（六38）兩類形體相類。飾筆“宀”上移與“宀”粘連譌成“雨”，𡵓、𡵔兩類形體中間應有一個宀下从𡵕的過渡階段<sup>③</sup>。而新出郭店簡中从雨从頁（顧之省）的𡵕（語三31）類形體，用為寡，應為此組傳鈔古文所本。馮勝君認為𡵕从頁、雨聲（寡，見紐魚部；雨，匣紐魚部），與此組形體有着共同來源<sup>④</sup>，可備一說。

𡵕見於《訂》頁219。《說文》𡵕字字頭篆文作𡵕，亦見雲夢秦簡𡵕（效律22）類形體，即此類傳鈔古文所本，左上即𡵕（𡵕）上部所譌。《列子·湯問》：“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𡵕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sup>⑤</sup>殷敬順釋文：“𡵕本作𡵕，音寡，剔肉也。”<sup>⑥</sup>此處借𡵕為寡。

#### 124. 害

𡵕 𡵕 (G4. 12b, 並古老子)

聲符與戰國文字害字𡵕（孔10）、𡵕（五35）<sup>⑦</sup>類形體上半相近。《玉篇·女部》：“𡵕，與姪同。”<sup>⑧</sup>《說文》：“𡵕，妒也。从女，介聲。”《訂》頁270 害字下正有𡵕字古文𡵕（古老子），介（月見）與害（月匣）音近，如金文𡵕𡵕多父盤“受害富”，孫詒讓讀害為介<sup>⑨</sup>。此處借𡵕字或體𡵕為害。

#### 125. 窋

𡵕 (G2. 12a, 古老子)

《訂》頁112 窋字下收𡵕（奇字）、𡵕（古老子）等形，𡵕形从宀、注聲，窋

① 金國泰《釋“顧”、“寡”》，《吉林師範學院學報》1995年第2期。

② 黃德寬《關於古代漢字字際關係的確定——以“顧”及相關字為例》，《中國文字研究》第四輯，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276～277頁。

③ 金國泰《釋“顧”、“寡”》，《吉林師範學院學報》1995年第2期。

④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305～306頁。

⑤ 列禦寇《列子》，《叢書集成初編》0554，66頁。

⑥ 殷敬順《列子沖虛至德真經釋文》，《叢書集成初編》0554，38頁。

⑦ 高佑仁《談〈競建內之〉兩處與“害”有關的字》，簡帛網，2006年6月13日。

⑧ 顧野王《宋本玉篇》，65頁。

⑨ 容庚《金文編》，531頁。

字或體，宀、穴相關形旁代換。瓜屬見紐魚部，洼屬影紐支部，見影鄰紐，韻部旁轉，窪、宀音近義通。《老子》二十二章：“窪則盈。”朱謙之校釋：“窪字《道藏》河上本作‘宀’。窪、宀字同，皆洿下低陷之義。”<sup>①</sup>

126. 窺

窺(G1. 15a, 王存又切韻)

形近金文窺(伯寬父盨)、窺(伯寬父盨)類形體，从穴从見，“穴中窺視之意，已明白如畫”<sup>②</sup>。“古文穴居窺从穴从見，乃象一人向穴內窺視，是典型之會意字”，窺是窺的後起形聲字<sup>③</sup>。

127. 窈

窈(G3. 18b, 古老子)

形近《說文》窈字字頭篆文窈。窈屬影紐幽部，窈屬影紐宵部，幽宵旁轉，窈、窈音近義通。《說文》：“窈，冥也。”段注：“冥者，窈也。”<sup>④</sup>《句讀》：“疑窈、窈一字。”<sup>⑤</sup>

128. 疵

疵(G1. 16a, 古老子)

《訂》頁16將《說文》疵字字頭篆文疵並於疵字下，段注：“疵之言疵也。”<sup>⑥</sup>據此，可推斷此形即疵字，聲符弟字的譌變過程與《說文》次字古文疵(弟)相類，如：𠂔(乙7961)→𠂔(前4. 11. 4)→𠂔(兮甲盤師旁)→𠂔(貨文)→𠂔(三體石經沛旁)→𠂔(王庶子碑)→𠂔(義雲章)→𠂔(《注釋》頁86)。《說文》：“疵，病也。”《廣雅·釋詁一》：“疵，病也。”<sup>⑦</sup>《句讀》：“《左傳》：‘余取余求，不女疵瑕也。’蓋當作此疵。”<sup>⑧</sup>疵(從紐支部)、疵(莊紐脂部)音近義同，此處亦可看作同義換讀。

① 朱謙之《老子校釋》，中華書局，1963年，59頁。

② 張桂光《古文字考釋十四則》，《古文字論集》，134頁。

③ 何琳儀《釋窺》，《考古與文物叢刊(第二號)》(光盤版)，考古與文物編輯部，1983年。

④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346頁。

⑤ 王筠《說文解字句讀》，276頁。

⑥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352頁。

⑦ 張揖《廣雅》，《字典彙編》25, 242~243頁。

⑧ 王筠《說文解字句讀》，280頁。

## 129. 兩

𠂔 (G3. 23b, 古老子)

亦見《訂》頁 221 兩(兩)字下𠂔(說文)、𠂔(古老子)類形體,本自《說文》从字字頭篆文从,《說文》:“从,二入也。兩从此。闕。”段注:“以形爲義。”①“本象雙軌形”,“兩字作𠂔,乃从字的形譌”②。

## 130. 白

𠂔 (G5. 9a, 汗簡) 𠂔 (G5. 9a, 汗簡)

𠂔形近《說文》囟字古文𠂔,歸在夏書物韻下,白(顏色)屬並紐鐸部,與囟字心紐真部聲韻較遠。而白(亦自)屬從紐質部,從心旁紐,質真對轉,可借囟爲白(亦自)。此處當看作因楷書字頭形近而誤置。

𠂔形歸在夏書物韻下,當是《說文》𠂔字字頭篆文𠂔,“讀與弗同”。白於藍認爲與“白”之間屬假借關係,並舉傳世與出土文獻證明白與弗可以通假③。可從。

## 131. 保

𠂔 (G3. 21a, 古老子) 𠂔 (G3. 21a, 古老子)

𠂔形近《訂》頁 213 保字下古文𠂔(古老子),右下“又”是較爲象形的商金文𠂔(保鼎)類形體簡化後,抱子之手形的殘留。

𠂔即戰國文字𠂔(中山方壺)及《說文》保字古文𠂔類形體之譌,左半人形反書(或省)與省變的手形連寫譌變成“广”。其譌變過程大致如:𠂔(G3. 21a)→𠂔(G3. 21a)→𠂔(G3. 21a)→𠂔(保,《訂》頁 213)→𠂔。

## 132. 何

𠂔 (G2. 10a, 雲臺碑)

《說文》可字字頭篆文作𠂔,自甲骨文寫法相承(字形表頁 178)。此形當因書寫急速草率而致,口旁與“名”字𠂔(H83a)、“右”字𠂔(《訂》315,古老子)、“吳”字𠂔(H57a)類形體中借筆的口旁相類,但非合書,更像是口旁的

①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224 頁。

② 于省吾《釋兩》,《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中華書局,1979 年,1 頁。

③ 白於藍《郭店楚墓竹簡考釋(四篇)》,《簡帛研究二〇〇一》,193 頁。

譌變。另如《訂》頁 105 訶字𠂔(撫古遺文)、痾字痾(籀文)、何字𠂔(古文奇字)、河字𠂔(古文奇字)等,受形體類化的影響,“可”均作𠂔形。此處可借爲何,另如“可(何)女(如)”(孔 4)、“夢若此可(何)”(東 10)等。

### 133. 仍

𠂔(G2.28a, 古老子)

《訂》頁 140 仍字下亦收相近的𠂔(古文)、𠂔(古老子)等形,當由《說文》𠂔字字頭篆文𠂔移篆形變,《說文》:“𠂔,木也。从木,乃聲。讀若仍。”此處借𠂔爲仍。

### 134. 傾

𠂔(G2.21a, 古老子)

形近《說文》倪字字頭篆文𠂔(溪紐元部),與傾字字頭篆文𠂔(溪紐耕部),韻部較遠,不可通假。有兩種可能,一、倪字古文誤置或楷書字頭寫誤;二、由《說文》頃字字頭篆文𠂔及𠂔(頃,《訂》頁 138)類形體所从的人形反書,與倪字混同。我們更傾向於第二種可能。段注“頃”下曰:“引申爲凡傾仄不正之稱,今則傾行而頃廢。”<sup>①</sup>《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顏師古注:“頃讀曰傾。”<sup>②</sup>

### 135. 儉

𠂔(G3.29a, 古老子)

《訂》頁 239 儉字下亦收形近的𠂔(古老子)、𠂔(撫古遺文)類形體,以位字𠂔、𠂔(G4.5a)、任字𠂔(G4.39b)來看,此形當从人(移篆)、儉(儉)省聲。

### 136. 僞

𠂔(G4.5a, 天臺經幢)

《說文》僞字字頭篆文作𠂔,而此形左下从人。古文字“爲”从爪从象,會人手牽象役使勞作之意如𠂔(合集 15179)、𠂔(昌鼎)、𠂔(中山王鼎)等,戰

①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385 頁。

② 班固《漢書》,2828 頁。



國文字中象旁省變如𠂔(郭老甲8)、𠂔(語三38)類形體,即𠂔形聲旁所本。

### 137. 比

𠂔(G4.7a,裴光遠集綴)

非“林”字,由戰國文字比字𠂔(璽彙5377)類形體人形下部增短豎筆而譌,見本節翊字。其演變過程大致如:𠂔(京津1266)、𠂔(比簋)→𠂔(戰頁570)、𠂔(《說文》古文)→𠂔(璽彙3057)、𠂔(璽彙5377)→𠂔。“自金文始,文字形體演變有一規律,即常在中直划上加點,點又拉長為‘一’,戰國文字又往往變為‘V’或‘U’。……比字由𠂔至𠂔復至𠂔,正反映了這一規律。”<sup>①</sup>

### 138. 臨

𠂔(G2.25b,古孝經)

此形亦見於《訂》頁152臨字所收下古文𠂔(汗簡)。《說文》:“𠂔,監臨也。”《爾雅·釋詁》:“臨,視也。”<sup>②</sup>《詩·大雅·大明》:“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鄭玄箋:“臨,視也。”<sup>③</sup>臨和視可以同義換讀。此形殆是從臨省(臣)、增視附形足義的臨字或體。《字彙補·臣部》:“𠂔,《古孝經》臨字。”<sup>④</sup>𠂔右半“兒”即“見”之譌,與夏書見字𠂔(G4.22b)、𠂔(G4.22b)等形相近。

### 139. 袁

𠂔(G1.35a,王存又切韻)

形近《訂》頁91袁字下所收𠂔(存又切韻)、𠂔(同文集)及《訂》頁90爰字古文𠂔(奇字)等形,此即爰字,亦見本節園字。此處借爰為袁(同屬匣紐元部),《廣韻·元韻》:“爰,亦姓,出濮陽,亦舜裔胡公之後。袁,或作爰。”<sup>⑤</sup>

### 140. 被

𠂔(G3.4b,天臺經幢) 𠂔(G4.4b,天臺經幢)

① 劉釗《戰國秦漢文字考釋》,《古文字考釋叢稿》,158頁。

② 郭璞注《宋本爾雅》,10頁。

③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508頁。

④ 吳任臣《字彙補》,《中華漢語工具書庫》第6冊,495頁。

⑤ 陳彭年《宋本廣韻》,93頁。

字書不見从示从皮的字，當是傳鈔者誤認楷字頭“被”从形近的示而以隸作古，漢碑中作為偏旁的“衣”比“示”僅多出一點，很容易相混。如漢碑𠂔(楊統碑)、𠂔(淮源廟碑)、𠂔(趙君碑)類形體所从的“衣”比𠂔(尹廟碑)、𠂔(徐美人墓誌)類形體所从的“示”僅多一點筆而易混。

#### 141. 履

𠂔(G3.6b, 朱育集字)

形近《說文》跂字字頭篆文𠂔。《字彙補·足部》：“跂，又與屨同。”①《莊子·天下》：“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郭慶藩集釋：“李云：麻曰屨，木曰屨。屨與跂同。”②《說文》：“屨，屨也。从履省，支聲。”“履，足所依也。”《小爾雅·廣服》：“在足謂之履。”③屨、履均指鞋。此處殆借跂為屨，與履同義換讀。

#### 142. 屈

𠂔𠂔(G5.9a, 並古老子)

《說文》屈字字頭篆文作𠂔，與戰國文字𠂔(𠂔簋鐘)、𠂔(包山 190)、𠂔(郭老甲 23)類形體相承。此組傳鈔古文中尾形與人體分離譌變，如𠂔類形體中尾巴與主體已呈現出分離的趨勢，“出”因形近譌作“止”，與包山簡樞字𠂔(包山 266)、𠂔(包山 266)類形體聲旁屈譌從“止”相類④。

#### 143. 兢

𠂔(G2.28a, 古老子)

何琳儀據此形釋郭店簡 A 𠂔(語二 3)、B 𠂔(語二 3)類形體為兢，認為“𠂔是周秦文字，𠂔是六國文字”⑤。且不論𠂔與𠂔的形體關係，“A 生於敬，恥生於 B”(語二 3)中的二字讀兢則可以解釋得通。

#### 144. 貌

𠂔(H41a)

① 吳任臣《字彙補》，《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6 冊，535 頁。

② 郭慶藩《莊子集釋》，《諸子集成》第三冊，466 頁。

③ 孔鮒《小爾雅》，《字典彙編》24，國際文化出版社，1993 年，4 頁。

④ 李家浩《包山二六六號簡所記木器研究》，《國學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525 頁。

⑤ 何琳儀《郭店簡古文二考》，《新出楚簡文字考》，70 頁。

貌即《說文》兒字籀文，𠂔形近夏書貊字𠂔(G5. 18b)，左半从《說文》白字(顏色)古文皀，此即从犬、白聲(百从白得聲)的貊字或體，《字彙·豸部》：“貊，同貊。”①字書中豸旁常換成意義相關的犬旁，如《集韻·皓韻》：“西南夷謂之獠，或从犬。”②《篇》、《韻》並“獠”正“獠”別(《箋正》頁838)。貊屬明紐鐸部，貌屬明紐宵部，此借貊爲貌。

#### 145. 覺

𦣻(G5. 6b, 古孝經) 𦣻(G5. 6b, 石經)

《改併四聲篇海·支部》引《搜真玉鏡》：“𦣻，音揚。”③《字彙補·支部》：“𦣻，余強切。義闕。”④從聲音看，𦣻、𦣻與“𦣻”當非一字。“裘錫圭先生認爲此字可能是‘敫’之譌變，假借爲‘覺’。”⑤《集韻·覺韻》：“覺，古作𦣻、𦣻。”⑥《訂》頁356 覺字下正收从爻的𦣻(古文)和从交的𦣻(脩能印書)二形，此組傳鈔古文當由𦣻或𦣻譌寫。爻(匣紐宵部)、交(見紐宵部)與學(匣紐覺部，覺从學省聲)聲符相近可替換，所以右半支亦有可能是爻或交之譌。

#### 146. 顧

𦣻(G4. 11b, 義雲章)

此形亦見於《訂》頁184 雇字下所收古文𦣻(籀韻)，形近《說文》鳥字古文𦣻而頭部多出𦣻形。鳥字由早期象形性較強的𦣻(何尊)、𦣻(毛公鼎)等，演變成戰國文字𦣻(𦣻鐘)、𦣻(語一11)、𦣻(緇2)類形體，即《說文》鳥字古文𦣻所本。鳥屬影紐魚部，顧屬見紐魚部，可以通假。但出土及傳世文獻中二字通用的例證不多見，而雇、顧二字卻常常通用，如“在九月，正人方，在雇”(古顧國，前2·6·6)、“陽見者，反昔手北而印(仰)，後雇(顧)”(張家山漢簡《引書》)等⑦。所以，多出的𦣻形部分應是《說文》雇字籀文𦣻中的聲旁“戶”所譌，形旁鳥、烏代換。此處借雇爲顧。

① 梅膺祚《字彙》，《字典彙編》14, 463 頁。

② 丁度《集韻》，835 頁。

③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縮印本)，1458 頁。

④ 吳任臣《字彙補》，《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6冊，402 頁。

⑤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第二輯，125 頁。

⑥ 丁度《集韻》，1354 頁。

⑦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72 頁。

147. 順

𠂔 (G4. 19a, 古孝經) 𠂔 (G4. 19a, 古孝經) 𠂔 (G4. 19a, 籀韻)

𠂔形近《說文》倂字字頭篆文𠂔而譌,《說文》:“倂,送也。从人,奔聲。”倂屬喻四紐蒸部,順屬船紐文部,蒸文通轉,此處借倂爲順。

𠂔即從字,人形多寡不別,如从止的從字作𠂔(侯馬)或作𠂔(侯馬),衆字作𠂔(乙 1986)或作𠂔(甲 2291)等。《廣韻·稊韻》:“順,從也。”①《詩·大雅·皇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②從亦有依順之義,《書·益稷》:“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③順、從同義換讀。

𠂔即《說文》若字字頭篆文𠂔類形體的隸譌。《爾雅·釋言》:“若,順也。”④《詩·小雅·大田》:“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鄭箋:“若,順也。”⑤順、若亦屬同義換讀。

148. 頻

𠂔 (G1. 32b, 王存又切韻)

形近《訂》頁 59 頻字下所收古文𠂔(王存又切韻),从人从瀕(頁譌),疑“傾伽”(梵語譯音詞)之“傾”。此由傾以隸作古,借爲頻。

149. 敬

𠂔 (G4. 35b, 崔希裕纂古)

即穆字,參看本節睦字。《廣韻·屋韻》:“穆,敬也。”⑥《書·金縢》:“我其爲王穆卜。”孔傳:“穆,敬。”⑦《楚辭·九歌·東皇太一》:“吉日兮良辰,穆將愉兮上皇。”王逸注:“穆,敬也。”⑧此處二字同義換讀。

150. 魄

𠂔 (G5. 19b, 古老子)

- 
- ① 陳彭年《宋本廣韻》,375 頁。  
②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522 頁。  
③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142 頁。  
④ 郭璞注《宋本爾雅》,15 頁。  
⑤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476 頁。  
⑥ 陳彭年《宋本廣韻》,439 頁。  
⑦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196 頁。  
⑧ 《楚辭》,《四部備要》91,中國書店,1983 年,27 頁。

形近《訂》頁 363 魄字下所收古文 (古老子), 疑由故字 (容 8)、 (季 11) 類形體移篆形變, 故音義同迫。迫(故)屬幫紐鐸部, 魄屬滂紐鐸部, 此借故爲魄。

### 151. 岡

𠂔 (G2. 17a, 崔希裕纂古)

此形當是與岡音近, 且从人旁的字, 疑剛字古文 (G2. 17a) 類形體之隸譌。剛从岡得聲, 故可借爲岡。

### 152. 嵩

 (G1. 11a, 王存又切韻)

此形下部从章, 與古文字 (粹 717)、 (毛公鼎) 及石鼓文 (吳人) 類形體相近。章屬見紐鐸部, 高屬見紐宵部, 宵鐸旁對轉; 二者又都跟建築物這層意義有關, 音近義通, 《訂》頁 101 高字下亦收 (碧落碑)、 (古文奇字) 類形體。甲骨文中已存在“高”與“𠂔”(章)換用的情況如和<sup>①</sup>, 與此相類。

### 153. 廬

廬 (G1. 23b, 王存又切韻)

形近《訂》頁 40 廬字下所收 (存又切韻)、 (升菴索隱)、 (古文奇字。三文俱小異, 未知孰是) 等, 宀、广相關形旁代換, 聲符當由古文字廬 (廬) 字的 (璽臺 3775)、 (陶臺 3. 676) 類形體譌變。“皆从‘廬’不从‘盧’, 說明戰國時从‘盧’得聲之字可以用‘廬’作聲符。”<sup>②</sup>

### 154. 序

𠂔 (G3. 9b, 雲臺碑)

此即抒字, 由《說文》字頭篆文譌變, 手形譌寫如夏書 (攜, G1. 28b)、 (抗, G2. 18a) 等字所从, 聲符予更近戰國文字舒字 (周 49) 類形體所从, 見本節舒字。序、抒均从予得聲, 此處借抒爲序。

① 沈建華《甲骨文金文釋字舉例》,《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 163 頁。

② 吳振武《釋戰國文字中的从“盧”和从“朕”之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 492 頁。

# 155. 厝

𠂔 (G4. 11b, 古孝經)

亦見於《訂》頁 264 措字下所收古文𠂔(古孝經),殆是佐字。秦漢文字“佐”作𠂔(篆隸表頁 577)、𠂔(篆隸表頁 577)等形,而此類傳鈔古文中“左”反書,人形移至“左”中部,將又形與工形分離。佐屬精紐歌部,厝屬清紐鐸部,精清鄰紐,歌鐸通轉,此處借佐爲厝。

# 156. 危

𡵓 (G1. 17a, 古孝經) 𡵓 (G1. 17a, 古尚書)

形近《說文》𡵓字字頭篆文𡵓,《說文》:“𡵓,人在山上。”《箋正》頁 812:“本不同‘危’。……蓋漢以來俗書有以人在山上會危意者。不知古自有‘𡵓’字,讀呼堅切。後來字書因其奇罕,錄爲古文。僞《尚書》及玄應並本之,非也。”从人从山的字見於戰國文字𡵓(璽彙 0123)、𡵓(璽彙 0125)、𡵓(六 17,“𡵓其死弗敢愛也”)類形體,“丁佛言、于省吾、何琳儀、吳振武等先生根據傳鈔古文將‘𡵓’釋爲‘𡵓’”,“總之,上舉諸字皆可釋爲从人在山,可隸作‘𡵓’,看作‘𡵓’字異體”<sup>①</sup>。“人在山上,當有危險之意,故‘𡵓’字又爲‘危’之本字。”<sup>②</sup>由此看來,此組傳鈔古文當本自戰國文字,並非“漢以來俗書”。

# 157. 豪

𡵓 (G2. 8b, 古老子)

豪是《說文》𡵓字籀文,此形近《訂》頁 100 豪字下所收古文𡵓(古老子),由《說文》敖字字頭篆文𡵓所从支形兩邊加飾筆。敖屬疑紐宵部,豪屬匣紐宵部,疑匣旁紐,此處借敖爲豪。

# 158. 豹

𡵓 (G4. 28b, 籀韻)

亦見《訂》頁 301 豹字下所收𡵓(籀韻),左旁鼠形均已譌變,本自戰國文字𡵓(包山 277)、𡵓(逸 2)類形體。鼠、豸相關形旁代換,多見於戰國

① 大西克也《試論上博楚簡〈緇衣〉中的“𡵓”字及相關諸字》,332 頁。

② 季旭昇《說文新證》(下冊),87 頁。

文字<sup>①</sup>。

159. 駱

𩇛 (G5.24a, 義雲章)

此形聲旁“各”寫脫“口”旁，“攴”譌成形近的“又”。

160. 驕

𩇛 (G2.7a, 古老子)

此形亦見夏書僑字𩇛 (G2.7a), 本自戰國文字𩇛 (包山 143) 類形體, 古文字僑字的𩇛 (邵鐘, 頂部一筆指事)、𩇛 (喬君鉦, 頂部止會向高處升之意)、𩇛 (侯馬, 頂部譌成形近的中、又)、𩇛 (郭老甲 7, 頂部譌成九, 亦聲) 類形體逐漸聲化。𩇛形聲符僑由𩇛類形體所譌。《集韻·宵韻》: “僑, 矜也。通作驕。”<sup>②</sup>《楚辭·九章·抽思》: “僑吾以其美好兮, 覽余以其修姱。”王逸注: “僑, 矜也。”<sup>③</sup>《戰國策·魏策一》: “君予之地, 知伯必僑。僑而輕敵, 鄰國懼而相親。”<sup>④</sup>

161. 駟

𩇛 (G4.7a, 天臺經幢)

《說文》駟字字頭篆文作𩇛, 與古文字𩇛 (魯宰駟父鬲)、𩇛 (庚壺)、𩇛 (隨縣 177) 類形體相承。𩇛形移篆, 本當作𩇛 (天臺經幢, 《訂》頁 264) 類形體, 聲符从《說文》四字古文𩇛, 但譌寫成形近的“穴”。

162. 馮

𩇛 (G1.11b, 王存又切韻)

《說文》凭字字頭篆文作𩇛, “依几也。从几, 从任。《周書》: ‘凭玉几。’讀若馮。”段注“馮”下曰: “或段爲凭字, 凡經傳云‘馮依’, 其字皆當作‘凭’。”<sup>⑤</sup>此處借凭爲馮, 几形移篆。

① 湯餘惠《戰國文字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647 頁。

② 丁度《集韻》, 386 頁。

③ 《楚辭》, 《四部備要》91, 60 頁。

④ 劉向集錄《戰國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775 頁。

⑤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466 頁。

### 163. 驟

𩇑(G4.38a, 古老子) 𩇒(G4.38a, 古老子)

𩇑形从馬、取聲。《說文》驟字字頭篆文作𩇑，聲旁與戰國文字聚字𩇑(三15)、𩇒(六4)類形體相承。此形聲旁从聚省，本當作𩇑(古文，《訂》頁317 驟)類形體，又增義符口，如𩇒(籀文，《訂》頁317 驟)形。

𩇑形當是聚字，本自戰國文字𩇑(六4)、𩇒(楚帛書)類形體。上半聲旁中的“中”乃“又”之譌；“目”乃“耳”之譌，如聖字𩇑、𩇒(G4.36a)類形體中的耳旁亦譌似目。此處借聚爲驟。

### 164. 駐

𩇑(G4.11a, 牧子文)

即𩇑字，見於金文𩇑(封仲簋)類形體，左下豆同部首𩇑(H24b)。王筠《說文釋例》：“𩇑，立也，讀若駐。馬部：‘駐，立也。’《玉篇》曰：‘𩇑，又作駐。’又案人部：‘𩇑，立也。’辵部：‘𩇑，不行也，讀若住。’是則𩇑、駐、𩇑、𩇑，音義並同，惟駐从馬，則有所的指耳。”<sup>①</sup>此處借𩇑爲駐。

### 165. 兔

𩇑(G4.11b, 崔希裕纂古)

形近《訂》頁265 兔字下古文𩇑(希裕略古)。《說文》有𩇑字，《字彙補·大部》：“𩇑，與𩇑同。兔子。”“史”與“𩇑”易譌混<sup>②</sup>，此形更近金文中从𩇑从史的𩇑(井季𩇑𩇑)、𩇑(季𩇑簋)類形體，“《說文》所無，《玉篇》有之。方濬益曰：《說文》之𩇑爲𩇑之譌字，而《玉篇》有𩇑無𩇑，又可知顧野王當時所見之《說文》尚不誤也”<sup>③</sup>。此形則由金文𩇑字的𩇑類形體譌變，𩇑仍看出下部所从“史”中的“又”形。

### 166. 猛

𩇑(G3.25b, 古老子)

形近《訂》頁224 猛字下所收𩇑(大風歌)、𩇑(六書統)等形。《說文》

① 丁保福《說文解字詁林》，5105 頁。

②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146 頁。

③ 容庚《金文編》，681 頁。



猛字字頭篆文作,此類傳鈔古文聲符“孟”所从“皿”草寫,如漢隸馬王堆 (盛,馬編頁200)、 (盈,馬編頁199)、 (盪,馬編頁202)類形體所从。

### 167. 燾

 (G4.29b,石經)

此形本當如 (古文奇字,《訂》頁304 燾)類形體,但兩構件縱向排列,形旁火被排擠而僅剩兩點,並且與“壽”下部連寫,聲符壽由古文字 (曾伯倚壺)、 (陳逆簋)類形體形變。

### 168. 恩

 (H59b,孫強集字)

 (G1.14a,孫彊集)

形近《說文》恩字字頭篆文 或小異。古文字恩本作 (克鼎)、 (𩇑鐘)、 (璽壺1108)、 (雲夢日甲158反)等形,“从、在心上,示心之多遽恩恩也。《說文》云‘从心囟’,囟當是、之變形”<sup>①</sup>。秦簡、漢印和西漢前期簡帛上的“恩”字(多見於“蔥”、“聰”等字偏旁),猶多襲周人之舊,作“心”上加點形。較晚的漢簡和漢碑的隸書多變點爲“”,有時還在中間空白處加交叉綫而成“”形,……把“”、“”改作从“囟”聲的“”,就跟把“”改爲“”、把“”改爲“”一樣,是把表意字字形的一部分改爲形近的音符,使表意字轉化爲形聲字的一種現象<sup>②</sup>。

### 169. 壺

 (G1.25b,王存又切韻)

形近《訂》頁42 壺字下所收古文 (存又切韻),若看作弗字衍豎筆,弗(幫紐物部)、壺(匣紐魚部)聲韻均相距較遠,不可通假。疑此類傳鈔古文當是壺字的譌體,其省形、譌變過程大致如: (史僕壺)、 (中山方壺)→ (芮公壺)→ (懿所从,穆父鼎)、 (懿所从,禾簋)→。

### 170. 慎

 (G4.18b,古老子)

① 容庚《金文編》,692頁。

② 裘錫圭《說字小記》,《古文字論集》,643頁。

本自戰國齊系文字𤇓(邾公華鐘)、𤇓(語一46)類形體<sup>①</sup>,亦爲《說文》慎字古文𤇓所本。此類形體从火、日聲,與“慎”音近。在出土秦漢文字資料中,有一個常常用作“熱”的“𤇓”字,與“𤇓”當爲一字異體<sup>②</sup>。此借𤇓(熱)爲慎。這一看法已爲學界所公認。

171. 忠

𤇓(G1.11a,道德經)

《說文》忠字字頭篆文作𤇓,與戰國文字𤇓(忠1)類形體相承。通過《訂》頁297 怨字下𤇓(說文)、𤇓(古孝經)、《訂》頁8 忠字下𤇓(古老子)、𤇓(同文集)等形所从心旁的比較,可以看出𤇓形左半由“心”寫譌。此即“忡”字,《說文》:“忡,憂也。从心,中聲。”此處借忡爲忠。

172. 惇

𤇓(G1.36b,裴光遠集綴) 𤇓(G1.36b,古孝經) 𤇓(G1.36b,王存又切韻)

亦見《訂》頁71 惇字下所收古文𤇓(光遠集綴)、𤇓(存又切韻)。殆“𤇓”字或其增羨符者,𤇓屬喻四紐支部,惇屬端紐文部,支文通轉,可借𤇓爲惇。

173. 恭

𤇓(G1.12b,王存又切韻)

聲符从《說文》共字古文𤇓,當本自戰國文字𤇓(楚帛書)、𤇓(郭緇8,增聲符“工”)形體,下部“𠂔”即“心”之譌。

174. 恃

𤇓(G3.6b,天臺經幢)

心旁如夏書𣎵字𤇓(G3.23a)所从,非譌體,而是受隸書的影響。其演化過程大致如:𤇓(中間過渡形體)→𤇓、𤇓(𤇓、𤇓所从,篆隸表頁769)→𤇓(𤇓所从,篆隸表頁768)→𤇓(𤇓所从,篆隸表頁771)→𤇓。

①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311頁。

② 劉樂賢《釋〈說文〉古文慎字》,《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4期。

## 175. 怕

𠂔 (G4.33b, 古孝經)

《說文》怕字字頭篆文作𠂔，亦有上下結構的戰國文字𠂔(昭9)類形體，此形當有所本，聲符殆因白(顏色，篆文白)與白字(亦自，篆文𠂔)形近而混。

## 176. 忒

𠂔 (G5.28b, 古孝經)

《說文》忒字字頭篆文作𠂔。此形亦見於《訂》頁379 忒字下所收𠂔(古孝經)，聲符與古文𠂔(郭魯4)、𠂔(璽彙3124)類形體相同。𠂔形聲旁弋脫短斜筆。

## 177. 忬

𠂔 (G3.24b, 古老子)

頂部如同《說文》𠂔字籀文及册、銘等字古文所从部首竹，亦見於《訂》頁222 忬字下所收古文𠂔(古老子)。但从竹从兄的字不見於字書，竹、艸相關形旁換用，此即𠂔字或體。《漢書·外戚傳》：“漫淫敞𠂔，寂兮無音。”顏師古注：“𠂔，古忬字。”<sup>①</sup>

## 178. 闕

𠂔 (G4.20b, 古老子)

闕字見《說文》字頭篆文𠂔及戰國文字𠂔(璽彙2012)類形體。𠂔形上半當由聲符門連寫而譌變。據《說文》字頭篆文及《訂》頁268 闕字古文𠂔(古老子)可看出，此形譌變軌迹大致如：𠂔→𠂔→𠂔，“門”離析似“収”和“八”兩個部分，又重新粘連而譌。

## 179. 河

𠂔 (G2.10a, 雲臺碑)

《說文》河字字頭篆文作𠂔，與戰國文字𠂔(孔29)、𠂔(窮3)類形體相承。𠂔形所从的水旁與《訂》頁105 河字𠂔(雲臺碑)、𠂔(古文)及洞字𠂔

① 班固《漢書》，3953～3954頁。

(G4. 3b)、澹字𣶒(G3. 23a)、源字𣶒(G1. 35a)等所从相類,從漢隸𣶒(衍,漢印徵 11.6)、𣶒(泓,漢印徵 11.7)類形體所从的水旁可以看出,此種寫法的水旁已非古文。

180. 漢

𣶒(H61a)

𣶒(G4. 21a, 古尚書) 𣶒(G4. 21a, 古文)

《說文》漢字古文作𣶒,此組傳鈔古文同《繫傳》漢字古文𣶒<sup>①</sup>。趙平安師認為此類傳鈔古文是“漢”字的譌體,“戈”即東周敬事鐘𣶒(集成 1. 00074)類形體右上所从“戈”之譌<sup>②</sup>。可從。

181. 潞

𣶒(G4. 11a, 石經並古春秋)

張富海認為“此字怪異,可能即‘各’字或‘洛’字寫譌”<sup>③</sup>。疑客字,聲符各所从“夊”譌似“又”,亦見本節駱字。潞屬來紐鐸部,客屬溪紐鐸部,此處殆借客爲潞。

182. 混

𣶒𣶒𣶒(G3. 15b, 並古老子) 𣶒(G3. 15b, 古老子)

𣶒本自戰國文字𣶒(緇 24)、𣶒(六 29)類形體,見第二節昆字。此處借昆爲混,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道經》:“有物昆成,先天地生。”昆通行本作混。《詩·大雅·緇》“混夷駟矣”,《說文》馬部、《孟子·梁惠王下》趙岐注引混作昆<sup>④</sup>。

𣶒形異於《說文》混字字頭篆文𣶒,聲符从戰國文字𣶒(緇 24)類形體。

𣶒亦見於《訂》頁 197 混字下所收𣶒(撫古遺文)、𣶒(升菴索隱)等形,即《說文》𣶒字字頭篆文𣶒之譌,《說文》:“𣶒,周人謂兄曰𣶒。从弟从𣶒。”段注:“昆弟字當作此,昆行而𣶒廢矣。”<sup>⑤</sup>“𣶒”上所从目形譌變過甚,但仍可看

①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中華書局,1987年,215頁。

② 趙平安《〈說文〉古文考辨(五篇)》,《河北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

③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第二輯,145頁。

④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660頁。

⑤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236頁。

出其下半所从，由《說文》弟字古文𠂔類形體中“束弋之繩索形”筆畫斷裂而譌。此處借爲混。

𠂔亦見於《訂》頁 197 混字下所收古文𠂔(古老子)，均爲譌體，當以𠂔(汗簡，《訂》頁 197 混)稍近原形，聲旁由《說文》𠂔字字頭篆文譌變。

### 183. 渙

𠂔(G4. 21b, 道德經)

此即《說文》𠂔字字頭篆文𠂔之譌，《訂》頁 288 煥(𠂔)字下收𠂔(碧落碑)，“𠂔”與“𠂔”混譌，如奉字𠂔(散盤)譌作𠂔(H5a)、闕字(關)譌作𠂔(H65a)、寔字金文作𠂔(師寔父盤)，又作𠂔(史寔簋)、𠂔(牆盤)等，其譌變過程大致如：𠂔→𠂔→𠂔。“𠂔”左半“又”形與“𠂔”混譌，如倦字𠂔(G4. 24b)聲旁卷、𠂔字𠂔(G4. 27a)聲旁邵，所从“𠂔”均譌爲“又”；“𠂔”右半亦譌。此處借𠂔爲渙。如《詩·大雅·卷阿》：“伴𠂔爾游矣，優游爾休矣。”鄭玄箋：“伴𠂔，自縱弛之意也。”<sup>①</sup>與《說文》渙字之“流散”意相類。何琳儀、程燕亦指出此形是譌體<sup>②</sup>。

### 184. 況

𠂔(G4. 35a, 古孝經)

形近《說文》兄字字頭篆文𠂔而變，亦見於《訂》頁 310 況字下所收古文𠂔(古孝經)。《集韻·漾韻》：“況，一曰益也。……古作兄。”<sup>③</sup>《詩·大雅·召旻》：“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毛傳：“況(當作兄)，茲也。”<sup>④</sup>陸德明釋文：“兄，音況。”<sup>⑤</sup>《隸釋·樊毅修華嶽碑》：“兄乃盛德。”洪适以兄爲況<sup>⑥</sup>。

### 185. 汎

汎(G4. 41a, 籀韻)

《說文》汎字字頭篆文作汎。疑汎即洧字，見古文字汎(金 14)、汎(改

①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545 頁。

② 何琳儀、程燕《郭店簡〈老子〉校詁(甲篇)》，《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37 頁。

③ 丁度《集韻》，1238 頁。

④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579 頁。

⑤ 陸德明《經典釋文》，《字典彙編》19, 101 頁。

⑥ 洪适《隸釋》，29~30 頁。

尊)類形體。凡(𠂔)、舟(𠂔)“形近而有別,在甲骨文中已是大部分用而偶有譌混,西周以後發生誤認、譌變等現象就不奇怪了”<sup>①</sup>。此形右旁近肉字部首𠂔(H20b),與舟字形近而混,見本節𠂔字。《管子·小問》:“意者君乘駁馬而𠂔桓。”尹知章注:“𠂔,古盤字。”<sup>②</sup>“按尹說是也。……按汎即𠂔、即盤,古文从舟、从凡一也。”<sup>③</sup>

# 186. 淑

𠂔(G5.4b,古孝經)

古文字弔字的𠂔(前5.17.2)、𠂔(弔尊)、𠂔(哀成叔鼎)類形體一脈相承,“金文象人持弔射殳繳之形,與弟同意”(字形表頁321)。三體石經𠂔(文公)類形體因筆畫斷裂而譌,𠂔形在石經古文的基礎上,將殳繳之形分裂,再稍加整飭。弔屬端紐宵部,叔屬書紐覺部,端、書準旁紐,宵、覺旁對轉,可借弔爲淑。如寡子𠂔:“𠂔(敦)不弔。”《詩·小雅·節南山》:“不弔昊天。”鄭箋:“不善乎昊天也。”<sup>④</sup>高亨注:“弔,通淑,善也。”<sup>⑤</sup>

# 187. 淫

𠂔(G2.26a,古老子)

《說文》淫字字頭篆文作𠂔。此形見於《訂》頁152淫字下所收古文𠂔(古老子),均本自譌寫的戰國文字𠂔(尊16)類形體<sup>⑥</sup>。

# 188. 滋

𠂔(G1.21a,道德經)

此形从水、攷聲,本當作𠂔(古老子,《訂》頁16滋)類形體,攷、茲同屬精紐之部,音同聲符替換,與慈字从攷聲作𠂔(G1.21a)相類。

# 189. 沒

𠂔(G5.10b,林罕集) 𠂔(G5.10b,古老子) 𠂔(G5.10b,道德經)

① 張桂光《古文字中的形體譌變》,《古文字論集》,32頁。

② 尹知章注《管子(附校正)》,《諸子集成》第五冊,中華書局,2006年,276頁。

③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93頁。

④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440頁。

⑤ 高亨《詩經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72頁。

⑥ 李家浩《讀〈郭店楚墓竹簡〉瑣議》,《中國哲學》第二十輯,344頁。曾憲通《戰國楚地簡帛文字書法淺析》,《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62頁。

𠂔、𠂕當是《說文》𠂔字，其形變過程大致如：𠂔(《說文》𠂔)→𠂔(籀文)、𠂔(奇字)→𠂔(古老子，《訂》頁339 沒)、𠂔(古老子，《訂》頁339 沒)。𠂔即沒之本字，本自戰國文字“𠂔而弗利”(唐2)、“𠂔身就死”(曹9)、“𠂔(其)身不𠂔”(三3)中的𠂔類形體。

𠂔見於《說文》殳字字頭篆文𠂔，《說文》：“殳，終也。”此形殳同部首(H20a)。《小爾雅·廣言》：“沒，終也。”<sup>①</sup>殳、沒同屬明紐物部，二字音義俱近。

#### 190. 涿

𠂔(H34a, 說文)

𠂔(G5.7a, 說文)

形近《說文》涿的奇字𠂔。《集成》5.2533(西周中期)器主名有𠂔字，陳邦懷認為即此字<sup>②</sup>。

#### 191. 洽

𠂔(G5.20b, 義雲章)

《訂》頁385 洽字下亦收形近的𠂔(義雲章)、𠂔(古文奇字)、𠂔(古文奇字)類形體。從後兩形看出，此即霰字，雨與合兩構件借用筆畫，如霄字𠂔(小篆)亦作𠂔(H63a)。《玉篇·雨部》：“霰，與洽同。”<sup>③</sup>

#### 192. 準

𠂔(G3.14b, 崔希裕纂古)

《說文》準字字頭篆文作𠂔。此類傳鈔古文左上形近《說文》欠字字頭篆文𠂔，《說文》：“欠，凍也。象水凝之形。”《集韻·蒸韻》：“欠，或从水，亦書作𠂔。”<sup>④</sup>此處𠂔、𠂔可看作相關形旁代換。《正字通·水部》：“準，或謂宋寇準為相，行文書不敢成字，去其‘十’則嫌於淮，故改𠂔為𠂔。”<sup>⑤</sup>

① 孔鮒《小爾雅》，《字典彙編》24,2 頁。

② 陳邦懷《一得集》，齊魯書社，1989 年，27 頁。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第二輯，147 頁。

③ 顧野王《宋本玉篇》，366 頁。

④ 丁度《集韻》，528 頁。

⑤ 張自烈《正字通》，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 年，602 頁。

193. 滌

𣶒 (G5. 15b, 古老子)

形近《訂》滌下所收𣶒 (古老子), 當是滌字。《說文》: “薇, 艸旱盡也。《詩》曰: ‘薇薇山川。’”段注: “按《玉篇》、《廣韻》皆作薇, 今疑當作薇。艸木如盪滌無有也。”<sup>①</sup>今《詩·大雅·雲漢》作“滌滌山川”<sup>②</sup>。此形殆源於《玉篇》之類的字書。

194. 泰

𣶒 (G4. 12a, 道德經)

形近《訂》頁 267 泰字下所收𣶒 (古文)。《說文》泰字字頭篆文作𣶒, 與𣶒 (泰)、𣶒 (奉)、𣶒 (奏) 等字在隸變時上半混同為“夫”<sup>③</sup>, 𣶒形殆受𣶒 (奏) 系字的影響而變。下半水旁亦譌誤。

195. 泣

𣶒 (G5. 22b, 古孝經) 𣶒 (G5. 22b, 古老子)

𣶒見於《說文》泣字字頭篆文𣶒, 與戰國文字𣶒 (東 14)、𣶒 (璽 1417) 類形體相承。但形旁水如漢隸𣶒 (衍 11. 6, 漢印徵)、𣶒 (泓 11. 7, 漢印徵) 類形體所从, 見本節河字, 此形水旁之點筆與曲筆連寫, 譌似“乂”。

𣶒應是泣字譌體, 其寫譌過程大致如: 𣶒→𣶒 (六書統, 聲符立底部脫橫筆)→𣶒 (古孝經) (《訂》頁 382), 形旁位置不同, 與𣶒字𣶒 (《集古文韻》18a)→𣶒 (H26a) 𣶒 (周 45)→𣶒 (《說文》𣶒古文) 類形體中的水旁變化相類。

196. 池

𣶒 (G1. 16b, 王惟恭黃庭經) 𣶒 (G1. 16b, 王存又切韻)

𣶒形近《說文》它字字頭篆文𣶒, 此借為池。“也”與“它”的古音和在隸書裏的寫法都很接近, 字書中很多從“也”的字與從“它”的字互為異體。前人因此多以為“它、也一字”, 這種看法其實是靠不住的。“也”與“它”在古

①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39 頁。

② 毛亨傳, 鄭玄箋, 孔穎達疏《毛詩正義》, 《十三經注疏》, 562 頁。

③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 84 頁。



文字中本來是不同的兩個字，後來纔因為形、音皆近而發生混淆。大部分後來正體寫作从“也”聲的字，本來都是从“它”得聲的。<sup>①</sup>

𣶒即沱字，與古文字𣶒(通簋)、𣶒(靜簋)、𣶒(曹6)、𣶒(五17)類形體相承而更近戰國文字且移篆。古文字“池”作“沱”，如“乎(呼)漁于大沱(池)”(通簋)、“酉(酒)沱(池)”(容45)等。“地”、“池”、“施”等字本來都从“它”，“池”和“沱”是後來纔分化成兩個字的<sup>②</sup>。

### 197. 汴

汴(G4.25a, 籀韻)

《玉篇·水部》：“汴，水名。”<sup>③</sup>聲符卞見於漢隸卞(禮器碑陰)、卞(熹·春秋·僖十七年)類形體，由戰國文字鞭字古文𣶒(郭老甲1)、𣶒(成32)類形體省變，𣶒類形體又源於古文字鞭：𣶒(散盤)→𣶒(璽臺0399)→𣶒(容16)、𣶒(成32)→𣶒(郭老甲1)，楚簡中多用爲“辨”(並紐元部)及其音近的字，如“以支(辨)丌(其)左右”(容20)、“支(辨)爲五音”(容16)等。而“卞”(並紐元部)亦見於郭店簡“男女不𣶒(辨)”(六39)、“君子不𣶒(變)女(如)術(道)”(六5)中，“頗疑簡文的‘卡(卞)’是B類(𣶒)寫法古文‘鞭’的省變”<sup>④</sup>。陳斯鵬亦提出了相類的看法：“古文字中單作卞形者，祇不過是上加義筆的‘下’字，不能釋‘卞’。我們倒是有理由懷疑後來所謂的‘卞’字，是截取了作𣶒形的‘鞭’字初文的上部，並襲取‘鞭’的讀音而分化出來的。”<sup>⑤</sup>可從。

### 198. 澄

𣶒(G2.27b, 雲臺碑)

形近《訂》頁136澄字下所收𣶒(雲臺碑)，聲符由《說文》登字籀文𣶒類形體寫譌，下部水形連寫且與“豆”底部橫筆相接，而譌似“示”。《玉篇·水部》：“澂，《說文》曰：‘清也。’澄，同澂。”<sup>⑥</sup>

① 陳劍《金文“彖”字考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252頁。徐寶貴《以“它”、“也”爲偏旁文字的分化》，《文史》2007年第3期。

②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77～78頁。

③ 顧野王《宋本玉篇》，348頁。

④ 李家浩《戰國竹簡〈民之父母〉中的“才辯”》，《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586頁。

⑤ 陳斯鵬《楚簡中的一字形表多詞現象》，《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206頁。

⑥ 顧野王《宋本玉篇》，344頁。

199. 鯢

𩺰 (G1.18a, 王存义切韻)

此形當是鯢字，本當作𩺰(省文，《訂》頁453 鯢)形，聲符脫豎筆。示屬船紐脂部，旨屬章紐脂部，音近聲符替換。《玉篇·魚部》“鯢”，“鯢”的古文<sup>①</sup>。《集韻·脂部》：“鯢，或从示。”<sup>②</sup>

200. 扇

𩺱 𩺲 𩺳 (G4.24a, 並簡韻)

《說文》扇字字頭篆文作𩺱。此組傳鈔古文所从戶內筆畫與羽連寫，末形寫譌過甚。

201. 開

𩺴 (G1.29b, 天臺經幢)

形近戰國文字闕字𩺴(中山方壺)、𩺵(中山王鼎)類形體，𩺴形門寫譌、飾筆兩橫移至収上。《說文》：“闕，開也。”《爾雅·釋言》：“開，闕也。”<sup>③</sup>二者同義換讀。

202. 關

𩺶 (G1.38b, 古老子)

形近《訂》頁76 關字下所收𩺶(古文奇字)、𩺷(古文奇字)，聲符均从“官”，與官字或作𩺸(H39b)相類，見本節官字。關、官同屬見紐元部，可以通假。从口、官聲的字見於《玉篇·口部》：“𩺹，關關，和鳴也。或爲𩺹。”<sup>④</sup>此處當借𩺹爲關。

203. 闕

𩺹 (G1.34a, 說文)

形近《訂》頁67 闕字下所收𩺹(古文)，均由《說文》闕字字頭篆文闕形

① 顧野王《宋本玉篇》，455 頁。

② 丁度《集韻》，101 頁。

③ 郭璞注《宋本爾雅》，22 頁。

④ 顧野王《宋本玉篇》，103 頁。

變。《廣韻·文韻》：“閼，俗作閼。《說文》曰：‘低目視也。’”<sup>①</sup>

## 204. 手

𢦏 (G3.26b, 說文)

形近《說文》手字古文𢦏，亦見於戰國文字𢦏(五45)類形體，而更近籀(璽彙1824)、𢦏(郭性28)、𢦏(周26)等形所从的手。此類傳鈔古文及《說文》古文當來源於戰國文字。

## 205. 掌

𢦏 (H83a)

𢦏 (G3.23b, 古史記) 𢦏 (G3.23b, 唐韻) 𢦏 (G3.23b, 唐韻)

《箋正》頁1023~1024認為，𢦏類形體已見爪部(𢦏)，此復載碑文“掌”字是也。《說文》：“𢦏，亦𢦏也，从反爪。闕。”蓋闕其音。據揚雄《河東賦》“河靈矍矍，不華蹈衰”，蘇林注曰：“掌據之，足蹈之也。”“𢦏”與“蹈”對文，子雲本以“𢦏”作“掌”用。故師古曰：“𢦏，古‘掌’字。”而《水經注·河水篇》及《文選·西京賦》李注皆引賦文“𢦏”作“掌”。依形言之，覆手爲爪，反之爲掌，指事甚協。子云說字，𢦏不爲許君所祖，此“𢦏”爲“掌”有明文，疑《說文》“闕”字後人所加。“𢦏”係“掌”之最初字，訓爲“𢦏”者，就“執掌”之虛義言之耳。隸變成“𢦏”，爲孟母仇氏，見《篇》、《韻》諸書。劉雲認為“掌”和“爪”是同形字，並分析了此組傳鈔古文的譌變過程爲𢦏(筆畫斷裂再變)→𢦏(筆畫斷裂、粘連)→𢦏，認爲上博簡𢦏(昭6)字與𢦏類形體相類<sup>②</sup>。暫備一說。

𢦏亦見於《訂》頁221掌字下所收古文𢦏(古史記)。此形當是踢字，誤收在掌字下。《漢書·揚雄傳》“河靈矍矍，不華蹈衰”，顏師古注：“矍矍，驚動之貌。……踢音惕。”<sup>③</sup>踢與𢦏(掌)音義俱異，殆因二字在《漢書》中相鄰，夏氏在收𢦏字的同時誤收了踢字。𢦏形右旁仍與易字𢦏(H53b)、𢦏(G5.17a)類形體相近；而𢦏形右旁已成分裂狀，如金文象字𢦏(師湯父鼎)、𢦏(大師大子孟姜匜)類形體，在夏書中下部亦分裂爲𢦏(G3.23b)、𢦏(G3.23b)等形。《說文》“易”、“象”二字相鄰，同屬動物類，夏書中將二者

① 陳彭年《宋本廣韻》，89頁。

② 劉雲《說上博簡中的“掌”字——兼談文獻中相關的字形譌變現象》，簡帛網，2008年11月29日。

③ 班固《漢書》，3536~3538頁。

下部譌寫成相同的類型，殆非偶然，這也可證此組形體的確从足从易。

206. 捨

𢇛 (G3. 22b, 古老子) 𢇛 (G3. 22b, 雲臺碑)

𢇛本自戰國文字𢇛(包山7)類形體，豫字異體，見本節舒字。豫屬喻四紐魚部，捨屬書紐魚部，聲紐屬於準旁紐，此處借豫爲捨。

𢇛亦見於《訂》頁490捨字下所收古文𢇛(古老子)、𢇛(古老子)等形，右上當由手形𢇛(H66a部首)倒書，有趣的是，這種寫法的手旁，多出自《古老子》，如夏書挫字𢇛(G4. 31a)、攝字𢇛(G5. 21a)、損字𢇛(G3. 16a)、拙字𢇛(G5. 14b)等，此類傳鈔古文則从手、豫聲，捨字異體。

207. 抱

𢇛 (G3. 20a, 古老子)

抱即《說文》挀字或體，𢇛形近《說文》衰字字頭篆文𢇛，《說文》：“裹也。从衣，包聲。”此組傳鈔古文聲旁包寫譌。段注：“《論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釋以‘懷抱’。即裹衰也。今字‘抱’行而‘衰’廢矣。”①

208. 撓

𢇛 (G4. 29a, 籀韻)

《說文》堯字古文作𢇛，本自戰國文字𢇛(六7)、𢇛(曹2)類形體。𢇛因形近而譌从𢇛。此處借堯爲撓。

209. 摘

𢇛 (G5. 18b, 義雲章)

《說文》聃字字頭篆文作𢇛，亦見《訂》頁367摘字下所收古文𢇛(義雲章)。但摘屬端紐錫部，聃字屬端紐盍部，韻部較遠。僅同形而已。从二耳的字亦見於《集韻·麥韻》：“聃，耳豎兒。或从二耳。”②聃、摘同从商聲，故可通假。

①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392頁。

② 丁度《集韻》，1523頁。

## 210. 失

𠂔 𠂕 (G5. 8a, 並古老子)

下部失字與秦漢文字𠂔(篆隸表頁870)、𠂕(篆隸表頁870)類形體相近,但上部曲筆已拉直。𠂔當是佚字,人旁移位,如位字𠂔(G4. 5a)、任字𠂕(G4. 39b)等。“《說文》人部:‘佚,隱遁也。’加人旁爲疊加意符。”<sup>①</sup>《莊子·徐無鬼》:“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陸德明釋文:“失,音逸。司馬本作‘佚’。”<sup>②</sup>銀雀山竹簡《孫子兵法·實虛》“先處戰地而待(待)戰者失,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十一家本作“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佚與勞相對<sup>③</sup>。

## 211. 拔

𠂔 (G5. 12a, 古老子)

从雙手从木會意,新出戰國文字𠂔(郭老甲15)、𠂔(性14)類形體爲𠂔提供了可靠的形體依據。如“內(入)果(拔)人心”(性14)、“丌(其)果(拔)流女(如)也”(性19)等中的拔字均如此。

## 212. 掘

𠂔 (G5. 10a, 雲臺碑) 𠂔 (G5. 10a, 華嶽碑)

形近《訂》頁339掘字下所收古文𠂔(雲臺碑),見本節屈字。此處借屈爲掘。《定聲》:“掘,段借爲屈。”<sup>④</sup>《老子》五章“虛而不屈,動而愈出”<sup>⑤</sup>,陸德明釋文:“掘,河上作屈。屈,竭也。顧作掘,云猶竭也。”<sup>⑥</sup>

## 213. 押

𠂔 (G5. 20b, 古論語)

下半所从甲同《說文》古文𠂔,此形亦見於《訂》頁385柶字下所收古文𠂔(古論語)。疑𠂔形當本自戰國文字中常用爲“甲”的𠂔(曹31)、𠂔(語三

①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3349頁。

② 王先謙《莊子集解》,《諸子集成》第三冊,155頁。

③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602頁。

④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627頁。

⑤ 王弼《老子注》,《諸子集成》第三冊,3頁。

⑥ 陸德明《經典釋文》,《字典彙編》19,359頁。

50)類形體,白於藍從李家浩釋𠄎爲“桺”並補釋<sup>①</sup>,可從。當是出於表音的需要,而將𠄎形下半“𠄎”改換成能起表音作用的“甲”。如當監牢講的“圉”本作“圉”,是一個表意字,後來“幸”(𠄎)旁換成“吾”旁,成爲从“口”“吾”聲的形聲字<sup>②</sup>。此處則借桺爲押。

#### 214. 搯

𢦏(G4.25a,籀韻)

右半由《說文》𢦏字字頭篆文𢦏形變,搯當是搏字之省,《集韻·桓韻》:“搏,《說文》:‘圉也。’謂以手圉之。或省。”<sup>③</sup>此形正見於《訂》頁75 搏字下所收古文𢦏(六書統),與溥字(《訂》頁75)亦省作𢦏(書學)相類。

#### 215. 摸

𢦏(G1.25b,南嶽碑)

《集韻·模韻》:“摹,《說文》:‘規也。’謂有所規倣。亦書作摸。”<sup>④</sup>據《訂》頁40 摹字𢦏(南嶽碑)形對比,𢦏形右半當是母字譌體,此即《說文》拇字。拇屬明紐之部,摹屬明紐魚部。此處是借拇爲摸(摹)。

#### 216. 妃

𢦏(G1.21b,王存乂切韻)

形近《訂》頁25 妃字下所收古文𢦏(存乂切韻)、𢦏(存乂切韻)等,即《說文》扉字字頭篆文𢦏類形體之譌。此類傳鈔古文仍可分出𢦏(戶)和𢦏(非)兩個構件。聲旁从非字部首𢦏(H64a)而譌。扉屬幫紐微部,妃屬滂紐微部,此處可借扉爲妃。

#### 217. 无

𢦏𢦏(G1.24a,並道德經)

此組傳鈔古文形近《說文》無字下所收奇字𢦏或變。𢦏形寫失,與本節撓字𢦏(G4.29a)由《說文》堯字古文𢦏寫譌相類。由於秦漢常用“夫”字假

① 白於藍《〈郭店楚墓竹簡〉讀後記》,《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110~111頁。

②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153頁。

③ 丁度《集韻》,314頁。

④ 丁度《集韻》,175頁。

借表示有無之“無”，故改造“夫”而成“无”<sup>①</sup>。

## 218. 甌

𪚩 (G4. 23b, 籀韻)

《說文》甌字字頭篆文作𪚩。古文字獻字左下既可从鬲作𪚩(克盃),又可从鼎或貝(鼎之譌)作𪚩(多友鼎)或𪚩(召伯簋)、𪚩(包山 147)類形體,相類而及,𪚩形聲旁虞从貝,鬲、貝(鼎之譌)相關形旁代換。

## 219. 弘

𪚩 (G2. 29a, 雲臺碑)

亦見於《訂》頁 127 弘字下所收𪚩(古文)、𪚩(古文)等形,从譌體弓、左聲。戰國文字中人、弓常因形近而互作<sup>②</sup>。《說文》弘字字頭篆文作𪚩,而此形聲旁从《說文》左字字頭篆文𪚩或變,且加飾筆點。

## 220. 縑

𪚩 (G2. 9a, 崔希裕篆古)

金文巢字作𪚩(班簋)類形體,此形聲符上半重疊,與粵作𪚩(京津 2652)、上半亦重疊作𪚩(班簋)、𪚩(牆盤)等相類,“在古文字中,尤其是在戰國文字中,有些字常常重疊形體或重疊偏旁而加以繁化”<sup>③</sup>。下半由“木”譌成“示”,參看本節祇字。

## 221. 紀

𪚩 (G3. 7a, 古老子)

形近《訂》頁 175 紀字下所收𪚩(古老子),右旁與戰國文字𪚩(璽壘 3320)及𪚩(G3. 7b)類形體的聲旁“巳”相類,與《說文》紀字字頭篆文𪚩音近聲旁替換。見本節祀字。

## 222. 繩

𪚩 𪚩 (G2. 28a, 並古老子)

① 趙平安《秦至漢初簡帛文字與假借改造字字源考證》,《簡帛研究》第二輯,102~103 頁。

②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233 頁。

③ 徐在國《包山楚簡文字考釋四則》,《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179 頁。

形近《訂》頁 140 繩字下所收𧈧(古文)、𧈩(古文)等,聲旁當本自戰國文字中用作龜字的𧈪(郭緇衣 46)、𧈫(曹 52)、𧈬(東 2)類形體,馮勝君認為這些是𧈭字,並且“在戰國楚文字材料中,‘𧈭’字無論獨體還是偏旁,都是用作‘龜’的,似乎還沒有發現確定無疑的用作本字的例子”<sup>①</sup>。其實,𧈭字來源複雜,且常因形近而混用<sup>②</sup>。𧈭、𧈮左旁似从“又”,此類傳鈔古文殆由《說文》𧈭字籀文𧈯類形體省“又”,假借爲繩。

## 223. 螻

𧈰(G5.17a,古老子)

《說文》蚤字字頭篆文作𧈱,曰:“螻也。从虫,若省聲。”𧈱形(蚤)則是聲符不省的蚤字,與戰國文字𧈲(郭老甲 33)類形體相類。上半形近《說文》𧈳字籀文𧈴而變,若字初文;下部虫譌變。若屬日紐鐸部,赦屬書紐鐸部,書、日旁紐,聲韻相近,如“及參(三)殪(世)亡(無)不若(赦)”(中山王鼎)、“進退口乏者,死亡(無)若(赦)”(兆域圖)等均借若爲赦,故螻、蚤音近義同,《史記·田儋列傳》“螻螻手則斬手,螻足則斬足”<sup>③</sup>中的“螻”字,《漢書·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皆作蚤<sup>④</sup>。

## 224. 𧈵

𧈵(G2.7a,古尚書)

《說文》𧈵字字頭篆文作𧈶,而秦漢文字𧈷(秦珍 172)、𧈸(集粹,戰頁 874)、𧈹(蒼頡篇 40,篆隸表頁 960)類形體均从日而非从旦,此形來源有自。

## 225. 在

𧈺(G3.14a,籀韻)

形近《訂》頁 271 在字下所收古文𧈻(籀文)。鄭剛指出侯馬盟書“從𧈻(載)書之言”中的第二字與楚鼎𧈼均是“在”字,上半由古文字“才”變來,可與夏書的此組傳鈔古文互證<sup>⑤</sup>。可從。聲旁“才”的𧈽(師遽簋)、𧈾(曾姬

① 馮勝君《戰國楚文字“𧈭”字用作“龜”字補議》,簡帛網,2005 年 11 月 7 日。

② 趙平安《釋曾侯乙墓竹簡中的“𧈭”和“𧈮”——兼及昆、𧈭的形體來源》,《簡帛》第一輯,11~14 頁。宋華強《楚簡中从“𧈭”从“甘”之字新考》,簡帛網,2006 年 12 月 30 日。

③ 司馬遷《史記》,2644 頁。

④ 班固《漢書》,1848 頁。

⑤ 鄭剛《戰國文字中的同源詞與同源字》,《中國文字》新 20 期,194 頁。



無卹壺)、卣(三5)、才(G1.30a)類形體逐漸演化,橫筆與斜筆連寫而譌,如圭、全等形所从。

## 226. 坻

𣶒(G1.18a,古爾雅)

形近《訂》頁17坻字下所收古文𣶒(古爾雅),即坻字。《說文》坻字字頭篆文作𣶒,《說文》:“坻,水。在常山。从水,氏聲。”《爾雅·釋水》“小沚曰坻”<sup>①</sup>,陸德明釋文:“坻,本又作沚。”<sup>②</sup>氏、氏古本一字,如“訟(容)城𣶒(氏)”(容53背)即以氏爲氏,在古文字中作偏旁時常常相通,如金文坻字从氏作𣶒(九年衛鼎)、戰國文字視字从氏或氏作𣶒(侯馬)、𣶒(侯馬)類形體等。

## 227. 挺

𢔏(G2.4b,古老子)

亦見《訂》頁428挺字下所收𢔏(古老子),右半由《說文》挺字字頭篆文𢔏類形體的聲旁“延”形變(延、延古同字),𠂔旁受鄰近偏旁類化而變作“止”。鄭珍《說文新附考》:“‘挺’乃‘挺’、‘挺’別字。”<sup>③</sup>

## 228. 境

𡇗(G3.25a,雲臺碑)

《說文》:“境,疆也。从土,竟聲。經典通用竟。”《說文》竟字字頭篆文作𡇗,此類傳鈔古文更近《訂》頁226境字下所收古文𡇗(雲臺碑),从形變的音、从人。

## 229. 加

𠂔(G2.12a,古孝經) 𠂔(G2.12a,古老子)

亦見《訂》頁110加字下所收𠂔(古孝經)、𠂔(古老子)二形。古文字加从口从力作𠂔(號季子白盤)、𠂔(窮9)等形,或附形足義增手形作𠂔(語三5)類形體,另如金文嘉字𠂔(齊鞞氏鐘)、𠂔(中山王鼎)類形體所从的加字

① 郭璞注《宋本爾雅》,66頁。

② 陸德明《經典釋文》,《字典彙編》19,425頁。

③ 鄭珍《說文新附考》,《鄭珍集·小學》,423頁。

均增手形。此組傳鈔古文增手形、省口。

230. 鑿

𠂔 (G5. 24b, 古老子)

聲符形近亡字𠂔 (H69a), 本當从𠂔字𠂔 (G4. 32b), 見本節𠂔字。鑿屬從紐藥部, 𠂔書崇紐鐸部, 舌齒音鄰紐, 韻部旁轉, 𠂔可以當鑿字的聲符, 左半當是形旁。而从𠂔聲的字正見於《訂》頁 354 鑿字下所收𠂔 (古老子) 形。左半同《說文》銳字籀文𠂔所从, 《疏證》頁 287 ~ 288 疑銳字籀文“从刀从金, 會刀是金屬製成鋒芒、銳利之義”。暫備一說。

231. 鏘

𠂔 (G2. 16a, 崔希裕纂古)

上半从《說文》醬字古文𠂔, 本自戰國文字𠂔 (曹 40)、𠂔 (孔 4) 類形體。此形亦見於《訂》頁 115 鏘字下所收古文𠂔 (希裕纂古)、𠂔 (古文奇字) 等, 據《訂》鏘字下同時收篆文瑒字𠂔 (說文), 而疑𠂔形是从玉、將聲的瑒字異體。《說文》: “瑒, 玉聲也。”《集韻·陽韻》: “瑒, 一曰樂聲。”<sup>①</sup>鏘字亦可表樂聲, 如《呂氏春秋·古樂》: “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sup>②</sup>倉 (清紐陽部)、將 (清紐耕部) 聲韻較近, 瑒、鏘音近義通。此形下半由“玉”字橫筆彎曲而譌, 變化過程大致如: 𠂔→𠂔→𠂔。

232. 斲

𠂔 (G5. 7a, 古老子)

形近《訂》頁 361 斲字下所收𠂔 (古文奇字)。聲符當由郭書𠂔 (𠂔) 字𠂔 (H24b) 形變, 𠂔 (𠂔) 屬端紐蒸部, 斲屬端紐屋部, 韻部旁對轉, 此當是从斤、𠂔 (𠂔) 聲的斲字異體。

233. 斯

𠂔 (G1. 16a, 道德經)

𠂔應是思字, 由思字古文𠂔 (H73b)、𠂔 (G1. 19b) 及《訂》頁 14 斯字下所

① 丁度《集韻》, 452 頁。

② 高誘注《呂氏春秋》, 《諸子集成》第六冊, 中華書局, 2006 年, 52 頁。

收𠂔(古老子)、𠂔(奇字)等形看,由古文字思字𠂔(姑5)、𠂔(窮8)類形體省變,“=”是省體符號,與“爲”字由𠂔(昌鼎)、𠂔(中山王鼎)等形省作𠂔(東17),“馬”字由𠂔(宅簋)、𠂔(侯馬)等形省作𠂔(璽壘0293)相類。斯屬心紐支部,思屬心紐之部,韻部旁轉,此處借思爲斯。如《詩·魯頌·泮水》“思樂泮水”<sup>①</sup>,《禮記·禮器》孔穎達疏引思作斯<sup>②</sup>。

#### 234. 矜

𠂔(G2.28b,石經)

《說文》矜字字頭篆文作𠂔,郭書作𠂔(H76b 石經)。古文字今字𠂔(乙7818)、𠂔(孟鼎)、𠂔(侯馬)、𠂔(曹4)類形體寫法相承,戰國文字或於內部加一向外撇的短斜筆作𠂔(曹65)、𠂔(周5)類形體,即𠂔形聲符所本,但已譌似“參”。

#### 235. 輻

𠂔(G1.20b,道德經)

《集韻·之韻》:“輻,《博雅》:‘耕也。’或作𠂔。”<sup>③</sup>亦見《訂》頁12 輻字下所收𠂔(古老子)、𠂔(印書)等形。古文字𠂔字作𠂔(合集5636)、𠂔(子使鼎)類形體,而𠂔形聲旁𠂔字兩旁的豎筆向上收攏而譌混爲“田”。此形當是轉寫自《集韻》之類的字書,後代字書中的文字,幾經傳鈔翻刻,有時文字形體是會產生譌誤的,張亞初已指出宋代字書中的或是𠂔(輻)的誤字,𠂔上面的三道曲畫在傳鈔翻刻時丟失了。祇有从戈(戈代表軍事)、从𠂔聲,纔能形成輻重之輻字<sup>④</sup>。

#### 236. 載

𠂔(G3.13a,華嶽碑) 𠂔(G4.17b,古老子)

甲金文𠂔字異體頗多,如从𠂔、才聲或𠂔聲作𠂔(甲2622)、𠂔(師𠂔簋)或𠂔(羸雷惠壺),或从𠂔省、戠聲作𠂔(師虎簋)、𠂔(弔𠂔卣)等<sup>⑤</sup>。𠂔、𠂔二

①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610~611頁。

②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1439頁。

③ 丁度《集韻》,108頁。

④ 張亞初《金文考證例釋》,《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7年,276頁。

⑤ 趙平安《金文考釋四則》,《語言研究》1994年第1期。

形从𠂔、聲旁戔省作戈或弋，古文字中，尤其在戰國文字中，戈、弋混用的情況很常見<sup>①</sup>。《訂》頁 270 載字下亦收𠂔(古文)、𠂔(華嶽碑)等形，从食(𠂔之省，或與𠂔換用)、戔省聲，前者與戰國文字𠂔(六年襄城令戈，摹本<sup>②</sup>)、𠂔(璽彙 2019)等形相類，均由金文𠂔(師虎簋)類形體省變，王人聰認為从食从戈的字即𠂔字異體。此組傳鈔古文則是從𠂔、戔省聲的𠂔字異體，借為載。《廣雅·釋言》：“𠂔，設也。”<sup>③</sup>王念孫疏證：“載與𠂔通，載為陳設之設，又為假設之設。”<sup>④</sup>

### 237. 輶

𠂔(G5.16b, 古老子) 𠂔(G5.16b, 義雲章)

白於藍將郭店簡𠂔(郭緇 40)字分析為从支、从𠂔、呂聲<sup>⑤</sup>，徐在國在其研究基礎上，推測𠂔與𠂔、𠂔大概是同一個形體的不同寫法，古文字中支、手二旁相通，它們應是散字(又舉秦漢文字材料為證)，古當本有此字，歸併到“徹”後就廢棄不用而失傳了<sup>⑥</sup>。張富海亦據此組傳鈔古文與𠂔(郭緇 40)左邊所从相近，懷疑𠂔應釋為“散”<sup>⑦</sup>。我們據《訂》頁 351 徹字作𠂔(古文)，又給釋𠂔為散提供一條更為直接的參考證據。

### 238. 官

𠂔(G1.38b, 古老子) 𠂔(G1.38b, 王存又切韻)

𠂔形中的自橫書，所从𠂔或是脫筆，或與戰國文字中借筆的𠂔(璽彙 4629)、𠂔(璽彙 4268)類形體相類。

𠂔形近《訂》頁 73 官字下所收古文𠂔(升菴索隱)、𠂔(古老子)等，《說文》官字字頭篆文作𠂔，與古文字𠂔(京津 4845)、𠂔(頌鼎)、𠂔(三 6)等形一脈相成，戰國文字中“自”上或加飾筆作𠂔(璽彙 4355)、𠂔(隨縣 146)、𠂔(隨縣 67)類形體，自橫書且筆畫斷裂，飾筆部分譌似“中”。

① 李家浩《戰國邾布考》，《古文字研究》第三輯，160～161 頁。

② 王人聰《六年襄城令戈考釋》，《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422 頁。

③ 張揖《廣雅》，《字典彙編》25，225 頁。

④ 王念孫《廣雅疏證》，《字典彙編》25，415 頁。

⑤ 白於藍《釋“𠂔”》，《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356 頁。

⑥ 徐在國《釋楚簡“散”兼及相關字》，《新出楚簡文字考》，301～302 頁。

⑦ 張富海《郭店楚簡〈緇衣〉篇研究》，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 年，32 頁。

## 239. 降

𡗗 (G1. 14a, 古老子) 𡗗 (G1. 14a, 義雲章)

《說文》降字字頭篆文作𡗗。𡗗形中部衍一橫筆。張桂光師認為此類傳鈔古文與郭店簡𡗗(成 31)形頗相近,“疑爲一字。𡗗爲腳趾向下的形象,𡗗爲表行動意向之義符,聯合表達降下之義,應該是可以相信的。辭云:‘天𡗗大常,以理人倫。’讀‘𡗗’爲‘降’,正可文從字順。”<sup>①</sup>“𡗗”加飾筆若上博各字𡗗(曹 32)、𡗗(曹 65)類形體。降字本不見於古文字,郭店簡此形的出現,證明《說文》當有所本。

## 240. 陞

𡗗 (G3. 12b, 義雲章)

此形亦見於《訂》頁 47 階字下所收𡗗(古文奇字)及《訂》頁 171 陞字下古文𡗗(義雲章),當是階字異體,从土、𡗗(皆, G1. 28b)省聲,土、阜相關形旁代換,聲旁變化見本節皆字。《說文》:“階,陞也。”《玉篇·阜部》:“階,登堂道也。”<sup>②</sup>漢蔡邕《獨斷》卷上:“陞,階也,所由升堂也。”<sup>③</sup>階、陞二字同義換讀。

## 241. 隳

隳 (G1. 14b, 道德經)

字書中不見从阜从左的字,《說文》:“敗城自曰隳。”徐鉉等:“今俗作隳,非是。”《訂》頁 50 隳字下亦收隳(古老子)、隳(同文集)等形,當由古文隳字𡗗(包山 168)、𡗗(周 26)、𡗗(周 16)類形體省變。參看第二節隨字。

## 242. 巴

巴 (H79b)

《說文》巴字字頭篆文作巴,此形更近唐寫本《說文》木部殘卷杷字杷的聲符巴,當來源有自。

① 張桂光《〈郭店楚墓竹簡〉釋注續商榷》,《古文字論集》,181 頁。

② 顧野王《宋本玉篇》,418 頁。

③ 蔡邕《獨斷》,《諸子百家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2 頁。

243. 疑

𡗗 (G1. 19a, 郭昭卿字指)

古文字中“象人仰首旁顧形”的疑字有𡗗(前 5. 24. 2)、𡗘(前 6. 21. 2)、𡗙(璽彙 50144)、𡗚(緇 23)、𡗛(唐 18)類形體,𡗚類形體在正面的人形中間加飾筆橫,即𡗚形所本,但身首分離,頭部譌成“止”、身體譌成“矢”。“古文字‘大’、‘夫’、‘矢’三字形近,作為偏旁往往混用不別。”<sup>①</sup>𡗚形由“人仰首旁顧形”譌變成毫無聯繫的止和矢兩部分。

① 李家浩《傳遽鷹節銘文考釋》,《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84 頁。

## 下 編

# 對《汗簡》、《古文四聲韻》中 重文關係的考察

我們把《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傳鈔古文與楷字字頭及古文之間的關係，按照《說文》五百四十部的順序全面梳理之後，分爲四種：（一）構形關係、（二）假借關係、（三）同義換讀關係、（四）誤寫與誤置。目的僅在於說明《汗簡》、《古文四聲韻》二書中的傳鈔古文並非前人所說的“蕪雜滋疑”（吳大澂）、“取材蕪濫，不足據爲要典”（沈兼士），而是有規律可循的，所以，不再作窮盡性的舉例。在舉例過程中，所用的“楷體”即《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楷書字頭。

## 第一節 構形關係

在這部分內容裏，我們主要借鑒《漢字構形學講座》中“漢字構形的共時相關關係”一講<sup>①</sup>，採用漢字構形學中傳統的分法，從共時的角度，將《汗簡》、《古文四聲韻》中楷書字頭與古文關係及古文間的關係分爲異寫與異構兩大類。由於《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傳鈔古文與戰國文字關係最爲密切，且戰國文字中以楚文字爲最大宗，所以，同時參考《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中異寫字、異構字的分類方法<sup>②</sup>，但各大類下的具體分法又與各家稍異。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對《汗簡》、《古文四聲韻》中楷書字頭與古文關係及古文間的關係，大多不作歷時的分析。雖然我們可以梳理清楚二書中傳鈔古

①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80～86頁。

② 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

文的傳承關係,但它們多是形體劃一的“蝌蚪文”,且出處多已無法探求,不能明確它們究竟取材於哪個時代,無法從歷時角度反映漢字構形系統的全貌。而且,我們的目的僅在於明確《汗簡》、《古文四聲韻》中重文的關係。

## 一、異寫關係

“異寫字是職能相同的同一個字,因寫法不同而形成的異形。”異寫字的“異”,“祇是書寫方面的、在筆畫這個層次上的差異,沒有構形上的實質性差別”<sup>①</sup>。這裏主要借鑒《漢字學概要》一書,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構件寫法變異造成的異寫字;二是構件位置不固定造成的異寫字<sup>②</sup>。

### (一) 構件寫法變異造成的異寫字

早期甲金文寫法不固定,象形字的繁簡、書寫方向的不同等都屬於此類異寫字,戰國文字書寫急速草率,筆畫的增減、斷連等也會產生異寫現象。“到了漢字的使用非常廣泛以後,在個人使用漢字這個層面上,由於書寫人的個人習慣不同,會形成一些異寫字。”<sup>③</sup>《汗簡》、《古文四聲韻》成書後,歷經輾轉翻刻、傳鈔,加之書手個人水平及書寫習慣的不同等因素,異寫字的大量存在,自然是不足為奇的。

1. 有些構件的筆畫或斷或連、或增或減,從而形成異寫字。如:

月: 𠄎(G5.9b,說文)—𠄎(G5.9b,汗簡)

白: 𠄎(G3.27a,汗簡)—𠄎(G3.27a,雲臺碑)

夸: 𠄎(G2.11b,古老子)—𠄎(G4.33b,古老子)

兼: 兼(G2.27b,古孝經)—兼(G2.27b,古尚書)

同: 同(G1.10a,古孝經)—同(G1.10a,道德經)

宗: 宗(H3b,豫讓文)—宗(G1.12b,道德經)

星: 星(G2.22a,說文)—星(H31b,說文)

公: 公(G1.10a,石經)—公(H6a)

2. 有的構件書寫形態相異,如筆畫的曲直、銜接方式或構件的書寫方向改變等。如:

①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80~82頁。

② 王寧《漢字學概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2~94頁。

③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81頁。



窗：𠩺—𠩻 (G1. 14a, 王存又切韻)

米：𥽿 (H37b, 部首)—𥽾 (G3. 12b, 汗簡)

瓜：𤑔 (H38b, 部首)—𤑕 (G2. 11b, 汗簡)

比：𠂔 (H42b, 裴光遠集綴)—𠂕 (H42b, 裴光遠集綴)

星：𠂔 (H31b, 說文)—𠂕 (G2. 22a, 王惟恭黃庭經)

字：𠂔 (G3. 10a, 說文)—𠂕 (G3. 10a, 陰符經)

宣：𠂔 (H40b)—𠂕 (G2. 5a, 義雲章)

水：𠂔 (H61a, 部首)—𠂕 (G3. 6b, 雲臺碑)

龜：𠂔 (H73a, 部首)—𠂕 (G1. 18a, 王存又切韻)

## (二) 構件位置不固定造成的異寫字

這一部分異寫字是指構件位置不同而構意相同的字，具體說，就是“所從構件在擺放位置上有不同，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或內或外，或分或合，或偏居一隅，等等，位置儘管不同，而構件之間的功能關係並不改變，這是有別於異構字的”，即“調整佈局”<sup>①</sup>。如：

𠂔 (G2. 9b, 汗簡)—𠂕 (H35b, 說文)

《說文》多字字頭篆文作𠂔，此種寫法自甲骨文相承如𠂔 (前 7. 35. 1)、𠂔 (辛鼎)、𠂔 (語一 89) 類形體，但古文字中亦有兩構件呈左右結構的𠂔 (麥鼎)、𠂔 (曹 62) 類形體，兩種結構並存。

𠂔 (H81a, 尚書)—𠂕 (H80b, 義雲章)

前者與古文字𠂔 (前 7. 30. 4)、𠂔 (盧鐘)、𠂔 (尊 36) 類形體一脈相承。古文字中亦存在“左子、右女”的𠂔 (甲 301)、𠂔 (仲卣)、𠂔 (欽氏壺) 類形體，兩類形體偏旁位置互易。

晨—𠂔 (G1. 31a, 籀韻)

《說文》晨字或體省作𠂔，《集韻·真韻》：“晨，旦也。或作𠂔。”<sup>②</sup>“日”旁在下的晨字，戰國文字中已出現如𠂔 (仲 19)、𠂔 (璽壘 3188)、𠂔 (楚帛書) 類形體，而“日”旁在上的晨字在漢隸中纔出現，見《篆隸表》頁 459。另如：

① 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34 頁。

② 丁度《集韻》，243 頁。

虜—𪔐 (H35b, 張揖集古文)

什—𠂔 (G5.22a, 古老子)

雜—𪔐 (G5.20a, 雲臺碑)

令—𠂔 (G2.21a, 華嶽碑)

秋—𠂔 (G2.23a, 古孝經)

變—𪔐 (G4.24b, 汗簡)

𠂔 (G4.12b, 古老子)—𠂔 (H35b, 義雲章)

𠂔 (H39a)—𠂔 (H39a, 碧落文)

崇—𠂔 (H51a)

𠂔 (H8b, 義雲章切韻)—𠂔 (G1.27b, 義雲章)

𠂔 (H47a, 部首)—𠂔 (G2.5b, 說文)

𠂔 (H5a)—𠂔 (H82a)—𠂔 (H82a, 裴光遠集綴)

## 二、異構關係

“異構字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異體字。”“異構字在記錄漢語的職能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說,音與義絕對相同,它們在書寫記錄言語作品時,不論在什麼語境下,都可以互相置換。但異構字的構形屬性起碼有一項是不相同的,所以稱為異構字。”<sup>①</sup>在參考《漢字構形學講座》、《漢字學概要》、《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等書的基礎上,我們將異構字之間的關係大致分為三類:一是構形模式不同;二是構形模式相同;三是構件多少不同。

“構件多少與結構關係(指構形模式)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說的,並非同一邏輯標準的分類。”<sup>②</sup>如“幽”與“齒”既可歸入構件多少不同一類,又可歸入構形模式不同一類。由於目前還沒有一個完全統一的分類標準,而“構件多少不同”的分出又有助於我們分析《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重文關係,所以,這一類的分出還是有必要的。

### (一) 構形模式不同

構形模式不同的異構字通常是不同造字方法的產物。如:

𠂔—𠂔 (G3.17a, 汗簡)

①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83頁。

② 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39頁。

此類傳鈔古文形同《說文》〈字字頭篆文〉，《說文》“𡿨，水小流也”，象形字；𡿨字篆文或从田、犬聲作𡿨，形聲字。

囟—𡿨(H49a)

《說文》囟字字頭篆文作囟，“頭會囟蓋也。象形”。𡿨字見於古文字𡿨(花東49)、𡿨(花東220)、𡿨(璽臺2055)類形體，从肉、司聲，是形聲字。

鬲—𡿨(G5.18b, 籀韻)

《說文》鬲字字頭篆文作𡿨，與甲金文𡿨(粹1543)、𡿨(旅姬鬲)類形體寫法相承，鬲爲象形字。《集韻·錫韻》：“鬲，《說文》：‘鼎屬。’或作𡿨。”<sup>①</sup>𡿨，从金、歷聲，《疏證》頁65：“歷、鬲古音相同。𡿨蓋鬲字或體。”

齒—𡿨(H10a, 部首)

齒字甲骨文作𡿨、𡿨類形體<sup>②</sup>，是象形字。戰國文字中已出現加注聲旁“止”的𡿨、𡿨(戰頁123)、𡿨(用6)類形體。

裘—𡿨(G3.19a, 崔希裕纂古) 𡿨(說文)

裘从毛从衣，《繫傳》：“古以皮爲裘，毛皆在外，故衣毛爲裘。會意。”<sup>③</sup>《說文》表字(裘)古文是形聲字，从衣、麤聲作𡿨，上博簡“終朝三𡿨(表)之”(周6)中表字正从衣、麤省聲。

野—𡿨(H30b, 尚書) 𡿨(G3.22a, 古尚書)

此組傳鈔古文與古文字𡿨(前4.33.5)、𡿨(克鼎)、𡿨(尊4)類形體一脈相承而更近戰國文字。从林从土，“會郊外荒野榛莽之地”<sup>④</sup>。“野”是形聲字，《說文》：“郊外也。从里、予聲。”

靈(靈字或體)—𡿨(G2.22a, 崔希裕纂古)

《說文》：“靈，巫以玉事神。从玉、霤聲。”此从巫从言，亦見於《訂》頁136 靈字下所收古文𡿨(六書統)，《疏證》頁22：“巫言爲靈，當爲會意字。”

奔—𡿨(H54a, 朱育集字) 𡿨(G4.20b, 朱育集字)

奔字金文𡿨(孟鼎)類形體从夭从三止，奔之意也，《說文》“从夭、賁省

① 丁度《集韻》，1552頁。

②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編》，中華書局，1965年，48頁。

③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169頁。

④ 季旭昇《說文新證》(下冊)，237頁。

聲”是據譌體爲說。驥字見於《玉篇·馬部》：“驥，今作奔。”①《箋正》頁835認爲，此蓋“奔馬”字，从馬、賁聲。《一切經音義》屢云：“奔，古文‘驥’。”可從。另如（表意字在前，形聲字在後）：

𤝵(H22b) — 疇

𥽿(H36b) — 穗

𦉳(H65a) — 闢

𦉰(H70b) — 網

𡇗(H83a) — 鄰

𣶒(H47b, 尚書) — 沫

𦉰(网) — 𦉰(H39a)

繭 — 𦉰(H70b)

𦉰(G4.37a, 籀韻) — 圉

𦉰(G1.37b, 說文) — 彈

𦉰 — 𦉰(G1.16a, 古文)

舞 — 𦉰(G3.10b, 古尚書)

𦉰(G1.15a, 王存又切韻) — 窺

𦉰(G2.11b, 崔希裕纂古) — 誇

𦉰(G5.12a, 古老子) — 拔

仁 — 𦉰(G1.31a, 古孝經)

磬 — 𦉰(G4.37a, 說文)

災 — 𦉰(G1.30a, 古尚書)

## （二）構形模式相同，構件不同的異構字

這一類的“異”主要在於構件本身表義或示音功能的不同。主要分爲四類：

1. 有些異構字都屬於會義合成字（會意字），而表義構件不同。如：

明 — 𡇗(G2.19a, 崔希裕纂古)

此即《說文》𡇗字字頭篆文𡇗類形體的隸變，以月光射入窗牖會明之義，與古文字𡇗(前4.10.4)、𡇗(明公簋)、𡇗(秦公罇)類形體一脈相承。楷

① 顧野王《宋本玉篇》，425頁。

字字頭與《說文》明字古文相類，“日月相合以會明意”<sup>①</sup>，與古文字（乙6672）、（屬羌鐘）、（周45）類形體相承。

困—（H30a）（G4.20a，古尚書）

从止从木的字見於《說文》困字古文類形體，《說文》：“困，木口之則困，止于木亦困意也。”<sup>②</sup>

孕—（H20b）（G4.40b，汗簡）

即臙字。《箋正》頁625~626認為，《尚書》“孕”字止《泰誓》“孕婦”一見。薛本作“臙”。《一切經音義》屢云“孕，古文臙”，蓋漢後字書有以“臙”當古“孕”者，偽《尚書》所自採。《疏證》頁301提到《張家山漢簡·脈書》孕字作。臙形右半从“𠄎”，其字來源複雜，其一就是“初象蠅虻形”，“很可能就是由‘蠅’的象形初文演變而來的”<sup>③</sup>。而蠅正是《說文》所謂“蟲之大腹者”，“𠄎”以大腹為特徵，增肉旁會懷孕之義。甲骨文“孕”字（佚586）从人从子會意。

（H65b）—（G2.22b，崔希裕纂古）

與聽字古文字形（後下30.18）、（大保簋）、（唐6）類形體一脈相承，从口从耳會聽義。《疏證》頁245疑形“取‘耳川（順）’之意而造。《論語·為政》：‘六十而耳順。’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2. 有些異構字都是義音合成字（形聲字），而表義構件不同。如：

祉—（G3.8a，碧落文）

“宀象宮室房屋之形，可指宗廟祭祀求福之地。如宗字从宀从示，《說文》謂‘尊祖廟也’。示指神示，凡宗、祐、社、祭、神、祀等字皆从示。因而从宀與从示有時義近。从示之字每每又增从宀，如邾太宰鐘福作，墻盤裡字作等。疋字當是祉字之古體或別體。”<sup>④</sup>

謀—（H59a）（G2.24b，古尚書）

从心、某聲的字亦見於新出上博簡（容37）、（容3）類形體，如“𦵏（謀）戒求𦵏（賢）”（容37）即以𦵏為謀。《疏證》頁54：“心、言二旁古通。”

① 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65頁。

② 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60頁。

③ 宋華強《楚簡中从“𠄎”从“甘”之字新考》，簡帛網，2006年12月30日。

④ 黃錫全《利用〈汗簡〉考釋古文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147頁。

誨—𢦏(H6b) 𢦏(G4.17a, 古尚書) 𢦏(古文)

此組形體从口、每聲,《疏證》頁54:“口、言二旁古通,如《說文》詠字或作咏,吟字或作訢。”另如“諾—𢦏(G5.25a)”、“謨—𢦏(H6b)”、“訥—𢦏(G5.11a)”,等等。

攘—𢦏(G2.15a, 崔希裕纂古)

《說文》攘字字頭篆文从手、襄聲作𢦏。从支、襄聲的字見於《集韻·陽韻》:“攘,《說文》:‘推也。’古作𢦏。”<sup>①</sup>手、支相關形旁代換,如“攜—𢦏(G1.28b)”、“扶—𢦏(H58a)”、“操—𢦏(G2.9b)”、“揣—𢦏(G3.5a)”、“揚—𢦏(H14b)”、“播—𢦏(G4.31b)”,等等。

城—𢦏(G2.20b, 說文)

《說文》城字籀文作𢦏,與古文字𢦏(班簋)、𢦏(居簋)、𢦏(包山2)類形體一脈相承。土、章相關形旁代換,如“堦—𢦏(史頌簋)”、“堵—𢦏(郢鐘)、𢦏(G3.11a)”、“垣—𢦏(G1.35b)”,等等。另如:

唾—𢦏(G4.31b, 汗簡)

糧—𢦏(H37a, 義雲章)

絲—𢦏(H41b, 尚書)

觴—𢦏(H27a, 義雲切韻)

玩—𢦏(H33a)

豹—𢦏(H10a)

槃—𢦏(H75b)

領—𢦏(G3.26a, 義雲章)

嗜—𢦏(G4.5b, 古尚書)

盜—𢦏(H70a, 王存又切韻)

岫—𢦏(G4.37b, 崔希裕纂古)

盥—𢦏(G3.16b, 演說文)

3. 有些異構字都是義音合成字(形聲字),而示音構件不同。如:

裁(G1.30a, 古尚書)—𢦏(H55b)

前者形近《說文》裁字字頭篆文𢦏,从火、戔聲;後者形近《說文》𢦏字古文𢦏,从火、才聲。戔从才得聲,所以,二者聲符可以替換。

① 丁度《集韻》,457頁。

澡—𣵀(H32b, 義雲章) 𣵀(G3.20b, 義雲章)

澡、巢同屬精紐宵部字，作聲符多換用。如《說文》：“𣵀，絕也。”《集韻·小韻》：“𣵀，或作𣵀。”<sup>①</sup>《說文》：“藻，水草也。从艸、水，巢聲。藻，藻或从澡。”

姪—𡇗(H66b) 𡇗(G5.7b, 義雲章)

𡇗字見於金文𡇗(穌甫人匜)、𡇗(齊縈姬盤)、𡇗(嬀妊壺)等，𡇗形聲符更近《說文》𡇗字字頭篆文𡇗類形體。研究者大都認為金文𡇗字當釋讀為“姪”<sup>②</sup>。《玉篇·女部》“嬀”，同“姪”<sup>③</sup>。《集韻·屑韻》：“姪，《說文》：‘兄之女也。’或作嬀。”<sup>④</sup>𡇗屬定紐葉部，至屬章紐質部，定、章鄰紐，韻部通轉。音近聲符替換。

逖—𨔵(H8b) 𨔵(G5.15b, 古尚書) 逖(崔希裕纂古)

形近《說文》逖字古文𨔵，从辵、易聲，狄屬定紐錫部，易屬喻四紐錫部，逖古文作逖屬聲符更替。如惕字亦从狄聲作𨔵(H59a, 義雲章)、𨔵(《說文》或體)。另如：

吟—𨔵(H6b)

綫—𨔵(H70b)

祀—𨔵(H3a)

誚—𨔵(G4.27a, 濟南集)

禪—𨔵(G4.23b, 古尚書)

勳—𨔵(H33a, 尚書)

飯—𨔵(H26a, 義雲章)

琕—𨔵(H4a, 說文)

塤—𨔵(G1.35b, 孫彊集)

4. 有些異構字都是義音合成字(形聲字)，而表義構件和示音構件都不同。如：

落—𨔵(G5.24a, 古老子)

𨔵形从木、絡聲，落字異體。洛、絡音近聲旁替換，艸、木相關形旁代換，

① 丁度《集韻》，815 頁。

② 周法高《金文詁林》，香港中文大學，1974 年，6866～6868 頁。

③ 顧野王《宋本玉篇》，71 頁。

④ 丁度《集韻》，1448 頁。

《說文》：“落，凡艸曰零，木曰落。”見上編第二節絡字。

起—𨔵(H8b)

《說文》起字字頭篆文从走、已聲作𨔵，𨔵形則从辵、己聲，在上古漢語中，已和己語音相近(同屬之部，聲紐一爲齒音，一爲牙音)，作聲符往往通作<sup>①</sup>。走、辵相關形旁換用。見上編第二節起字。另如：

螭—𪚩(H73a, 王存义切韻)

院—𨔵(G4.24a, 籀韻)

視—𨔵(H16a, 石經) 𨔵(H16a, 石經)

廟—𨔵(G4.27b, 雲臺碑)—𨔵(G4.27b, 古文)

勇—𨔵(G3.3b, 古老子)

衿—𨔵(G2.26b, 籀韻)

嶺—𨔵(G3.26a, 崔希裕纂古)

釜—𨔵(G3.10b, 古史記)

### (三) 構件多少不同

這一類主要是參考《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一書，並結合《汗簡》、《古文四聲韻》傳鈔古文的實際情況所作的分類。

異構字的構件數量不同，大多數是由增加構件引起的。多出的構件一般具有示義作用或示音作用，這種構件可以看作是義符或聲符。

有一類多出的構件，是古文字中通常所說的義符，我們通常認爲這一類符號祇起裝飾性作用，不對漢字的構意產生影響，從這一點看，應歸入“異寫字”。“但由於我們測查的材料並非漢語文獻的全部，無法斷定這些字形是否另有本義。如果另有本義，也許多出的構件也是有義可說的，那就不能再看成異構字了。這裏當作異構字舉例，祇是一種可能現象。”<sup>②</sup>《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一書將此類情況歸入異構字，說法較爲謹慎，我們亦借鑒該書，將這部分字分爲兩類：一類是同體繁化(重疊整體或偏旁)，一類是異體繁化(增加義符)。

《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將不影響構意的“省簡間接構件”歸入異寫字，但我們爲行文方便，及鑒於不能斷定大多數“義符”是否影響構意，

① 趙平安《試釋包山簡中的“𨔵”》，《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2頁。

② 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36頁。



所以不論是省簡構件和增加義符，一併歸入“構件多少不同的異構字”。這一歸類分法雖然並不科學、嚴謹，卻可以將《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重文關係描述清楚，所以這一類的分出是有必要的。

1. 有的多出的構件具有示義作用。如：

牙—𪔐(G2. 12a, 汗簡)

形近《說文》牙字古文𪔐。象形的古文字牙本作𪔐(師克盃)、𪔐(魯違父簋)、𪔐(唐6)等，戰國文字中出現了增齒旁附形足義的𪔐(郭緇9)、𪔐(周23)類形體。“戰國時代，大約是因為‘牙’字被假借為‘与’，所以又加上義符‘齒’。”<sup>①</sup>

户—𪔐(H65a, 說文) 𪔐(G3. 11b, 老子) 𪔐(說文)

甲骨文户字𪔐(後下36.3)、𪔐(甲589)類形體本象單扇門，《說文》户字古文增木旁附形足義作𪔐，與戰國文字𪔐(陳胎戈)、𪔐(周52)、𪔐(包山竹筴，增飾筆)類形體相承。

𪔐(H82b)—雷

甲骨文雷字𪔐(後下1.2)、𪔐(前4.10.1)等形象徵電閃雷鳴，金文稍變作𪔐(父乙壘)、𪔐(師旂鼎)、𪔐(泊壘)等形，後附形足義增雨旁作𪔐(盞駒尊)類形體，稍加整飭簡化即成雷字。

炙—𪔐(G5. 17a, 汗簡)

形近《說文》炙字籀文𪔐。《疏證》頁215先引裘錫圭觀點，東象木上有物纏束或木的周圍有物包束之形，束的本義應該是纏束包裹一類意思，繼而認為“炙字籀文从炙从束，會用物包肉火烤之意”。《說文》炙字字頭篆文𪔐从肉在火上會燒烤之義，𪔐類形體又增“束”會用物包肉火烤之意。

獄—𪔐(G5. 6a, 崔希裕纂古)

《玉篇·口部》：“𪔐，古文獄字。”<sup>②</sup>《釋名·釋宮室》：“獄，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sup>③</sup>此牢獄字外又增口附形足義。另如(增示義符號者在後)：

𪔐(H66a, 古文)—捧

① 季旭昇《說文新證》(上冊)，127頁。

② 顧野王《宋本玉篇》，517頁。

③ 劉熙《釋名》，《字典彙編》25, 24頁。

气—𩇛(H4a, 碧落文)

鬼—𩇛(H50b, 說文)

鼓—𩇛(H24a, 義雲章)

冊—𩇛(H10b, 尚書)

𩇛(G4. 37a, 說文)—磬

阿—𩇛(G2. 10a, 義雲章)

寮—𩇛(G4. 27b, 銀牀頌)

麥—𩇛(H28b, 義雲切韻)

𩇛(G1. 34a, 說文)—雲

孤—𩇛(G1. 25b, 王存义切韻)

包—𩇛(G2. 8b, 汗簡) 𩇛(雲臺碑)

𩇛(H17b)—鶴

𩇛(H27b)—郭

矛—𩇛(H76b, 說文)

2. 有的多出的構件具有示音作用。如：

𩇛(H30b, 尚書)—𩇛(H73b)

𩇛从林从土，“會郊外荒野榛莽之地”，見本節野字。《說文》野字古文作𩇛，秦文字或加予聲，𩇛形从矛，乃予之譌誤。<sup>①</sup>

𩇛(G3. 24a, 華嶽碑) 𩇛(汗簡)—罔

古文字网字𩇛(甲 3221)、𩇛(乙 3947)、𩇛(璽彙 2459)等象張網形，秦以後或加“亡”聲，如𩇛(篆隸表頁 532)、𩇛(篆隸表頁 532)類形體，即罔字。此例與“齒—𩇛(H10a)”、“鼓—𩇛(G3. 11a)”等相類，也可歸入構形模式不同的異構字。

3. 有的先後增加示音、示義構件。如：

丘—𩇛(H43a, 石經)

古文字丘作𩇛(商丘叔簠)、𩇛(子禾子釜)、𩇛(孔 21)等形，《說文》：“土之高丘也。”東周文字丘加注丌聲(丘、丌均之部牙音字)，如𩇛(璽彙 3229)、𩇛(陶彙 3. 941)類形體，又加義符土乃成𩇛(鄂君車節)、𩇛(采 2)等形，見《疏證》頁 176 引林澧之說。

① 季旭昇《說文新證》(下冊), 237 頁。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 282 頁。

## 4. 有的增加義符。如：

𥽿 (G1. 12a, 籀韻) — 稷

《說文》稷字籀文作𥽿, “籀文稷省”。“其實‘稅’應為‘稷’之古體(《說文》小徐本注文無“稷省”二字)。”<sup>①</sup>既然“稅”應為“稷”之古體, 那麼, 稷字右旁“𥽿”下部的“夂”當是從兇字下部離析出來的“義符”。

天—𠂔 (H40a, 義雲章) 𠂔 (H40b, 華嶽碑) 𠂔 (G2. 2b, 華嶽碑)

《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傳鈔古文贅加義符, 有的可以在古文字中找到其形體來源, “天”字增義符“𠂔”, 如戰國文字𠂔(行氣玉銘)、𠂔(陶壘 6. 111)、𠂔(恒 5)類形體。見上編第三節天字。這類情況, 大多數不能確定是書手故意為之或是其他原因。另如：

郊—𠂔 (G2. 8a, 古老子)

介—𠂔 (G4. 16a, 古老子)

沙—𠂔 (G2. 12a, 崔希裕纂古)

## 5. 重複整個形體或重複構件, 有的重疊跟原字有或多或少的聯繫, 有的則說不清原因。如：

繼—𠂔 (G2. 9a, 崔希裕纂古)

金文巢字作𠂔(班簋)類形體, 此形聲符上半重疊, 與粵作𠂔(京津 2652)上半亦重疊作𠂔(班簋)、𠂔(牆盤)等相類; 下半由“木”譌成“示”, 參看上編第二節祇字。

庶—𠂔 (H51b, 古孝經) 𠂔 (H51b, 石經)

庶字甲骨文作𠂔(珠 979), “是‘从火石、石亦聲’的會意兼形聲字, 也即煮之本字。凡會意兼形聲字, 仍應屬形聲的範疇。庶之本義乃以火燃石而煮”<sup>②</sup>。與古文字𠂔(毛公鼎)、𠂔(中山方壺)、𠂔(東 2)類形體一脈相承。此組傳鈔古文形近三體石經𠂔(無逸), 重疊形旁火。另如：

大—𠂔 (G4. 12a, 王庶子碑)

人—𠂔 (H42a)

流—𠂔 (H61b, 華嶽碑)

① 裘錫圭《釋古文字中的有些“恩”字和从“恩”、从“兇”之字》,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 5 頁。

②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 434 頁。

水—𣶒 (G3. 6b, 古老子)

令—𣶒 (H26b, 華嶽碑)

繡—𣶒 (G5. 8b, 石經)

元—𣶒 (G1. 35a, 雲臺碑)

僉—𣶒 (G2. 27a, 崔希裕纂古)

之一—𣶒 (G1. 19a, 並王存乂切韻)

6. 有的是由於構件的簡省而引起構件數量的不同,大多數可以看作省聲或省形,但是省形或省聲要從歷時的角度來分析,首先要確定有不省的形體存在,但由於材料及個人能力的有限,我們祇舉出少數幾例作分析。如:

𣶒 (H37a) — 𣶒 (G1. 32a, 尚書)

古文字秦字从収持午(杵)以春二禾會意,如𣶒(甲 571)、𣶒(屬羌鐘)、𣶒(秦公罇)類形體一脈相承,爲《說文》秦字籀文𣶒所本。戰國文字多省収形,如𣶒(禽志鼎)、𣶒(包山 174)、𣶒(孔 29)類形體。這是會意字省形的例子,也可以說是漢字繁簡的不同。

𣶒 (G4. 6a, 並天臺經幢) — 𣶒 (H81a, 說文)

𣶒形近《說文》棄字籀文𣶒,與从収捧箕棄子形的𣶒(後下 21. 14)、𣶒(散盤)類形體相承;𣶒形近《說文》棄字古文𣶒,當源自省箕形的戰國文字𣶒(郭老甲 1)、𣶒(容 3)類形體。

尾—𣶒 (H44a, 尚書) 𣶒 (G3. 8a, 汗簡)

古文字尾字从人後有尾巴形,見於甲骨文𣶒(乙 4293)及戰國文字𣶒(隨縣 34)類形體。戰國璽文屈字𣶒(璽彙 3599)及遲字𣶒、𣶒(璽文 2. 11)①類形體所从的“尾”形已多有省變,但仍存省變痕迹,再省即爲𣶒類形體所本。但是,也不排除此類傳鈔古文是截取了人後尾巴的象形初文,與戰國時代興起的簡體字“尔”是截自“爾”字上部相類②,但截取的尾巴形未獨立成字,亦無字形依據。

𣶒 (G5. 22a, 古老子) 𣶒 (說文) — 𣶒

《說文》𣶒字籀文作𣶒,與金文𣶒(或鼎)、𣶒(或簋)類形體相類。“𣶒”則是省體,《說文》:“从衣,𣶒省聲。”

① 何琳儀《楚璽考釋六篇》,《江漢考古》1991年第1期。

② 林澧《古文字研究簡論》,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年,76頁。

賊—𣎵 (G5.29a, 古老子)

《說文》賊字字頭篆文作𣎵，見於古文字𣎵（散盤，則反書）及秦漢文字𣎵、𣎵（篆隸表頁 897）類形體，多从戈、則聲。𣎵形聲符“則”省，與郭店“則”字从刀作𣎵（五 13）、𣎵（尊 34）、亦省刀形作𣎵（忠 1）、𣎵（唐 21）者相類。另如（省體在後）：

鰥—𩺰 (G1.39a, 古孝經)

塵—𩺰 (H54b, 說文) 一塵

粟—𩺰 (G5.6b, 說文) 一粟

𣎵 (G4.32b, 古孝經亦義雲章) 一𣎵 (H35b) (夜)

慙—𣎵 (H59b)

𣎵 (H72b, 碧落文) 一融

𣎵 (G5.8a, 古尚書) 一栗

漿—𣎵 (G2.15b, 說文)

𣎵 (G2.23a, 崔希裕纂古) 一秋

榮—𣎵 (G2.19a, 古老子)

聚—𣎵 (G3.10a, 古老子)

異體繁多是表意漢字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文字之制，出於衆手，在形體方面不可能那麼劃一，為同一個詞造出兩個或更多的字來代表是難免的。造字方法的不同、偏旁位置的變換、形聲字中相關形旁的改換、音近聲符的替換等等，都會導致異體字的產生。加之《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傳鈔古文的多頭來源，以及形體演變的時間跨度較大，書中異體字數量及其類型的繁多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 第二節 假借關係

當是受許慎《說文解字敘》以“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來定義“假借”的影響，人們往往以“本有其字”和“本無其字”來區別“通假”和“假借”這兩個概念。《漢字學概要》分別稱其為“使用階段的假借”和“造字階段的假借”<sup>①</sup>。但上面曾說過，我們雖然可以梳理清楚《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傳

① 王寧《漢字學概要》，101~102 頁。

鈔古文的傳承關係，但它們多是形體劃一的“蝌蚪文”，不能明確它們來自哪個時代，無法從歷時角度判斷孰先孰後，分不清它們的借用是出自“使用階段”還是“造字階段”。所以，我們不強作分別，把《汗簡》、《古文四聲韻》中重文之間的音借關係籠統地稱為假借關係。

天一𠂔(H5b) 𠂔(G2.2b, 古老子) 𠂔(碧落文)

《注釋》頁83、《疏證》頁13均取于省吾《碧落碑跋》中的意見：“天字作𠂔即𠂔字，喻母。古讀喻母如定母。从曳之字如棧亦作𠂔。古讀世如大，古世子亦作大子。天、𠂔並舌頭音，乃雙聲假借字也。”可從。

禁一𠂔(G2.26b, 古老子) 𠂔(G4.39b, 古孝經)

𠂔屬喻四紐侵部，禁屬見紐侵部，“典籍‘禁’或从‘禁’聲的字與‘金’或从‘金’聲的字相通。……从‘金’聲的字又與‘淫’字相通。……因此，‘𠂔’可假為‘禁’”<sup>①</sup>。見上編第三節禁字。

近一𠂔(G3.15a, 馬田碑) 𠂔(古文)

形近《說文》近字古文𠂔。楚簡中从止、斤聲的近字均為“斤上、止下”作𠂔(郭性36)、𠂔(性18)、𠂔(性2)類形體，而與戰國文字旂字𠂔、𠂔、𠂔(簡帛編頁572)類形體結構區別明顯。何琳儀認為“‘止’乃‘𠂔’之譌，‘𠂔’即‘旂’，與‘近’音近可通”<sup>②</sup>。李守奎亦持此觀點<sup>③</sup>。可從。

御一𠂔(H54a, 碧落文) 𠂔(G4.9b, 碧落文)

此組傳鈔古文與《說文》御字古文𠂔相類(馭馬本字)，《說文》把“御”和“馭”混為一字，學者多已指出其誤。如唐鈺明認為：“(甲骨文馭字)象‘使馬’之形，字例雖極少見，但據《殷契粹編》第119片‘喪馭’之類的辭例來看，‘馭’有‘使馬’之義是沒有疑問的。……通觀甲骨文，亦未見‘御’字有‘使馬’的用例。甲骨文‘御’字的義項通常是‘禦祭’、‘抵禦’和‘使用’。”“聯繫甲金文以及後世文獻作總體考察，可以確定‘御’、‘馭’本為形義不同的兩個字。由於音理相通，‘御’字在詞義擴大的過程中將‘馭’字原有的義項全部兼併了。”<sup>④</sup>“由此可知二者不是異體而是假借關係。”<sup>⑤</sup>

① 徐在國、黃德寬《傳鈔〈老子〉古文輯說》，《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二分，210頁。

②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57頁。

③ 李守奎《〈說文〉古文與楚文字互證三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470頁。

④ 唐鈺明《甲金文詞義辨析兩則》，《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166～167頁。

⑤ 黃天樹《〈說文〉重文與正篆關係補論》，《語言》第一卷，167頁。

敢—𢦏(H15a, 石經) 𢦏(G3. 23a, 石經)

“石經所收之‘𢦏’字，與‘敢’字音亦可通(敢，見紐談部；𢦏，溪紐侯部，見、溪均屬牙音，雙聲可通)。傳鈔古文所釋，似乎是借‘𢦏’爲‘敢’。”<sup>①</sup>可從。

寧—𢦏(H4b, 裴光遠集綴) 𢦏(G2. 22b, 裴光遠集綴) 𢦏(王惟恭黃庭經)

《注釋》頁 77 認爲此類傳鈔古文是磬字之譌，當釋爲磬字，磬、寧古韻同屬耕部，此假磬爲寧。可從。

袖—𢦏(G4. 37b, 籀韻)

“循音義以推求，此字(𢦏)應即褻(袖)字，袖、𢦏同从由聲，《籀韻》蓋借袖爲𢦏。”<sup>②</sup>見上編第三節袖字。

𢦏(夙)—𢦏(H41b) 𢦏(G5. 5a, 古尚書)

古文字夙字的𢦏(後下 2. 2)、𢦏(孟鼎)類形體从𢦏、从月，胡光燁以爲象人執事於月下，侵月而起，故其誼爲早<sup>③</sup>。此組傳鈔古文形近《說文》𢦏字古文𢦏、𢦏或譌，應是宿字，有無“𠂇”無別。正篆“夙”是本字，古文“宿”是假借字，二者同在心紐覺部，是假借關係<sup>④</sup>。

覓—𢦏(G5. 16a, 崔希裕纂古)

《字彙補·穴部》：“覓，莫敵切，音密。《韻經》與覓同。”<sup>⑤</sup>此形見於窺字下古文𢦏(G1. 15a 王存又切韻)，本自金文𢦏、𢦏(伯寬父盃)類形體，即从穴从見會意的窺字異體<sup>⑥</sup>。“覓是古支部字，窺是古錫部字；廣義而言，覓、窺爲疊韻假借。”<sup>⑦</sup>

廐—𢦏(H78b, 古論語) 𢦏(G4. 37a, 古論語)

形近《說文》廐字古文𢦏，張富海：“古文从𢦏九聲，應該是‘𢦏(簋)’的異體，假借爲‘廐’。”<sup>⑧</sup>

① 何琳儀、吳紅松《說屋》，《語言》第四卷，167 頁。

② 白於藍《釋褻——兼談秀、𠂇一字分化》，《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349 頁。

③ 季旭昇《說文新證》(上册)，557 頁。

④ 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66～67 頁。黃天樹《〈說文〉重文與正篆關係補論》，《語言》第一卷，166 頁。

⑤ 吳任臣《字彙補》，《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6 冊，469 頁。

⑥ 張桂光《古文字考釋十四則》，《古文字論集》，134 頁。

⑦ 何琳儀《釋窺》，《考古與文物叢刊(第二號)》(光盤版)，考古與文物編輯部，1983 年。

⑧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第二輯，130 頁。

礪—𠂔(G3.25b, 說文)

形近《說文》礪字古文𠂔。《集韻·梗韻》：“礪，《說文》：‘銅鐵礪石也。’或作礪。”①“‘𠂔’字實際上即卯字，借用‘卯’字爲‘礪’字。”②

漂—𣎵(G2.8a, 崔希裕纂古)

此形亦見於《訂》頁95 瓢字下所收古文𣎵(希裕略古)，《說文》：“瓢，蠡也。从瓠省，票聲。”《疏證》頁228：“吳振武師疑是瓢之象形字，假爲漂。”可從。

戰—𣎵、𣎵(G4.23b, 古老子)

當本自戰國文字𣎵(語三2)類形體。“此字上部从𣎵，𣎵爲旗旂，从𣎵之字不少和旌旗有關，如旌、旗、旂、旌等均是。頗疑‘旌’即‘旗’，所从‘井’旁乃‘丹’之譌寫(古文井、丹形體相近易混)。”‘旌’與‘戰’古音並屬章紐、元部，係同音字。故《釋名·釋兵》說：‘通帛爲旌。旌，戰也。’用‘戰’爲‘旌’字作音訓。所以上引《古老子》二例，應是‘旌’，假借爲‘戰’，而非‘戰’之本字。”③另如：

1. 形體無關的假借。這一類例子由於沒有形體關係，所以注明每個字的聲韻，而下面兩類的聲旁均有形體關聯不再注明聲韻。如：

館(見元)—𣎵(H42a, 免, 曉元)

兜(端侯)—𣎵(H6b, 咬, 端侯)

遂(邪物)—𣎵(H8b, 述, 船物)

徙(心支)—𣎵(G3.5a, 說文, 尿, 書脂)

苓(來耕)—𣎵(G2.22a, 雲臺碑, 雷, 來耕)

卓(端藥)—𣎵(G5.7a, 崔希裕纂古, 斲, 端屋)

班(幫元)—𣎵(G1.39a, 王存又切韻, 般, 幫元)

迹(精錫)—𣎵(G5.16b, 崔希裕纂古, 脊, 精錫)

偷(透侯)—𣎵(G2.25a, 崔希裕纂古, 鉅, 透侯)

羊(喻四陽)—𣎵(G2.13b, 祝尚丘碑, 錫, 喻四陽)

夜(喻四鐸)—𣎵(G4.32b, 裴光遠集綴, 螫, 書鐸)

牽(溪真)—𣎵(G2.3b, 籀韻, 葍, 從元) 汧(G2.3b, 唐韻, 汧, 溪元)

① 丁度《集韻》，872 頁。

② 黃天樹《〈說文〉重文與正篆關係補論》，《語言》第一卷，167 頁。

③ 湯餘惠《釋“旌”》，《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66～67 頁。



蒙(明東)—𦉰(H72b,尚書,蠱,明陽) 𦉰(G1.10b,古文,髻,明幽)

介(見月)—𦉰(G4.16a,汗簡,𦉰,見月)

園(匣元)—𦉰(G1.35b,古文,爰,匣元)

催(清微)—𦉰(G1.29b,義雲章,衰,清微)

唐(定陽)—𦉰(H27a,碧落文,傷,書陽)

2. 有共同標音成分的假借。這一類例子是指 A 字與 B 字有共同的聲旁,如:

躋—𦉰(G2.16a,崔希裕纂古)

和—𦉰(G2.11a,華嶽碑)

稅—𦉰(G4.15a,天臺經幢)

賤—𦉰(G4.25a,古老子)

踊—𦉰(G3.3b,古孝經)

理—𦉰(G3.7b,古孝經)

嘖—𦉰(H36a)

仍—𦉰(G2.28a,古老子)

釋—𦉰(H16a,義雲章)

伯—𦉰(H41a,義雲章)

褥—𦉰(H75b,莊子)

邊—𦉰(G2.3b,崔希裕纂古)

宣—𦉰(G2.5a,王庶子碑)

迷—𦉰(G1.28a,道德經)

3. 包含關係的假借。這一類例子是指 A 字作為 B 字(或 B 字聲旁)的聲旁,或 A、B 二字的聲旁具有形體包含關係,如:

祥—𦉰(G2.13b,古老子)

萼—𦉰(H10b,王庶子碑)

越—𦉰(H68b,碧落文)

米—𦉰(H41b,尚書)

蘭—𦉰(G1.37b,王存乂切韻)

襪—𦉰(H7a,衛宏字說)

稍—𦉰(G4.28b,籀韻)

廣—𦉰(G3.24b,汗簡)

嶽—嶽(H55a, 郭顯卿字指)

櫛—櫛(G4.29b, 石經)

亶—亶(G3.16a, 王存又切韻)

唐—唐(G2.16b, 崔希裕纂古)

周一—周一(G2.24a, 崔希裕纂古)

邈—邈(G5.3a, 義雲章)

落—落(H20, 林罕集字)

通假現象起源很早,甲骨文中已經存在,據姚孝遂統計,甲骨文的假借字占76%以上,陳抗則認為金文實詞中含通假字253個,甲金時代多是本無其字的假借字。通假字的劇增大約在戰國秦漢時期,戰國楚簡、帛書裏就有不少通假字,到以後的秦漢簡帛中,通假字的規模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sup>①</sup>而《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傳鈔古文與戰國文字關係最為密切,書中存在大量的假借字當符合用字實際。再加上二書中的古文主要來自經傳古文、碑刻、字書等,其中不乏音借關係,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對《汗簡》、《古文四聲韻》所引經書古文多有說明,亦可參看。

### 第三節 同義換讀

同義換讀是指“有時候,人們不管某個字原來的讀音,把這個字用來表示意義跟它原來所代表的詞相同或相近的另一個詞(一般是已有文字表示的詞)。這兩個詞的音可以截然不同”<sup>②</sup>。同義換讀是不同於音借和形借的一種義借現象,是意義相同而寫了別字。《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存在一些同義換讀的現象,茲分析如下:

福—禘(G5.3b, 古老子)

祺屬群紐之部,福屬幫紐職部,二者聲紐相距甚遠,不可通假。祺、福應屬同義換讀,均有福義。《詩·大雅·行葦》:“壽考維祺,以介景福。”<sup>③</sup>祺、

① 趙平安《秦漢簡帛通假字的文字學研究》,《河北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

②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219頁。

③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535頁。

福對舉。《漢書·禮樂志》：“群生嗔嗔，惟春之祺。”顏師古注引如淳曰：“祺，福也。”<sup>①</sup>

禍—殃(G3.21b, 崔希裕篆古)

《玉篇·示部》：“殃，古文殃。”<sup>②</sup>《訂》頁121殃字亦作𡇗(六書統)，示、歹相關形旁換用。《廣雅·釋言》：“殃，禍也。”<sup>③</sup>《字彙·示部》：“禍，殃也，害也，災也。”<sup>④</sup>二者同義換讀。

趨—𨔵(G1.25a, 王存又切韻)

形近加彳附形足義的走字𨔵(井侯簋)、𨔵(嘉壺)類形體。《說文》：“走，趨也。”“趨，走也。”此處以“走”為“趨”，二者屬同義換讀的關係。

丹—𠂔(G1.37b, 說文)

形近《說文》丹字古文𠂔。段注：“按此似是古文彤。”<sup>⑤</sup>可從。“古文用‘彤’為‘丹’，可以看作字形的借用，也可以看作同義換讀。”<sup>⑥</sup>

伏—𨔵(H76a, 碧落文) 𨔵(G5.3b, 碧落文)

《說文》凭字字頭篆文作𨔵，《說文》：“凭，依几也。从几，从任。”段注改作“从任几”，曰：“任几猶言倚几也，會意。”<sup>⑦</sup>伏字亦有憑義，如《莊子·漁父》：“孔子伏軾而歎。”<sup>⑧</sup>《文選·張衡〈西京賦〉》：“伏櫺檻而頰聽。”薛綜注：“伏，猶憑也。”<sup>⑨</sup>此處可看作同義換讀。

俯—𨔵(H41b, 史書)—𨔵(H47b, 史書)

𨔵形近《說文》頌字或體𨔵。《廣韻·慶韻》：“俯，《漢書》又作俛。”<sup>⑩</sup>《左傳》成公二年：“韓厥俛，定其右。”杜預注：“俛，俯也。”<sup>⑪</sup>《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顏師古注：“俛即俯字也。”<sup>⑫</sup>二字

① 班固《漢書》，1055 頁。

② 顧野王《宋本玉篇》，14 頁。

③ 張揖《廣雅》，《字典彙編》25, 275 頁。

④ 梅膺祚《字彙》，《字典彙編》14, 328 頁。

⑤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125 頁。

⑥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第二輯，90 頁。

⑦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715 頁。

⑧ 王先謙《莊子集解》，《諸子集成》第三冊，209 頁。

⑨ 昭明《文選》，《四部備要》91, 31 頁。

⑩ 陳彭年《宋本廣韻》，240 頁。

⑪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1894 頁。

⑫ 班固《漢書》，3159 頁。

是同義換讀的關係<sup>①</sup>。

𩇛形近《說文》頰字字頭篆文𩇛。“《段注》據《玉篇》反切認為本應與‘俛’同音；黃生《字詁》‘頰’字條則認為‘頰’、‘俛’、‘俯’三字原來都同義不同音，……總之，‘頰’字讀‘俯’也應該是同義換讀的現象。”<sup>②</sup>

居一𠂔(H76a, 石經) 𠂔(G1.22b, 古孝經)

形近《說文》𠂔字字頭篆文𠂔，本自戰國文字𠂔(周54)、𠂔(曹34)類形體，“𠂔即處字異體，字並从几。《說文》𠂔注音作‘九魚切’，實誤。當徑讀為處”<sup>③</sup>。《疏證》頁182：“此處以𠂔(處)為居字古文，蓋義近而混。”可看作同義換讀。

敬一𡗗(G4.35b, 崔希裕纂古)

即穆字，見上編第三節睦字。《廣韻·屋韻》：“穆，敬也。”<sup>④</sup>《書·金縢》：“我其為王穆卜。”孔傳：“穆，敬。”<sup>⑤</sup>《楚辭·九歌·東皇太一》：“吉日兮良辰，穆將愉兮上皇。”王逸注：“穆，敬也。”<sup>⑥</sup>此處二字同義換讀。

能一𠂔(H53a, 史書)

形近《說文》𠂔字或體𠂔。能、耐都有“禁得起、受得住”之義，如《漢書·食貨志》：“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顏師古注：“能讀曰耐也。”<sup>⑦</sup>《漢書》耐字亦多作“能”，見《注釋》頁349。二字在“禁得起、受得住”之義上可同義換讀。

慢一𡗗(H59b)

此即怠字，見上編第一節慢字。《說文》：“怠，慢也。”《廣韻·諫韻》：“慢，怠也。”<sup>⑧</sup>怠屬定紐之部，慢屬明紐元部，聲韻不同，但意義相同，此處同義換讀。

開一𡗗(G1.29b, 天臺經幢)

此即闕字。《說文》：“闕，開也。”《爾雅·釋言》：“開，闕也。”<sup>⑨</sup>二者同

①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219～220頁。

②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220頁。

③ 林澐《讀包山楚簡札記七則》，《江漢考古》1992年第4期。

④ 陳彭年《宋本廣韻》，439頁。

⑤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196頁。

⑥ 《楚辭》，《四部備要》91，27頁。

⑦ 班固《漢書》，1139～1140頁。

⑧ 陳彭年《宋本廣韻》，385頁。

⑨ 郭璞注《宋本爾雅》，22頁。

義換讀。

續—𠂔 (H33a, 義雲章) 𠂔 (G5.6b, 說文)

“《爾雅·釋詁》：‘𠂔，續也。’《詩·大東》：‘西有長庚’，傳：‘庚，續也。’庚訓更，亦訓續，猶亂亦訓治矣。庚、𠂔同義，𠂔與續，殆非一字也。”<sup>①</sup> 𠂔、續古音相差甚遠，不是一個字，黃天樹看作同義換讀的關係，<sup>②</sup>可從。

鈞—鈞 (G4.25b, 汗簡)

見《說文》鈞字字頭篆文鈞，《說文》：“鈞，曲也。”“鈞，鈞魚也。”段注：“鈞者，曲金也。以曲金取魚謂之鈞。”<sup>③</sup>《廣雅·釋器》：“鈞，鈞也。”<sup>④</sup>此處同義換讀。

有一種同義換讀的現象比較有意思，是先假借後換讀，如：

履—𡳵 (G3.6b, 朱育集字)

形近《說文》跂字字頭篆文跂。《字彙補·足部》：“跂，又與屨同。”<sup>⑤</sup>《莊子·天下》：“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郭慶藩集釋：“李云：麻曰屨，木曰屨。屨與跂同。”<sup>⑥</sup>《說文》：“屨，屨也。从履省，支聲。”“屨，足所依也。”《小爾雅·廣服》：“在足謂之屨。”<sup>⑦</sup>屨、履均指鞋。此處殆借跂爲屨，與履同義換讀。

弈—元 (G5.17a, 古史記)

形同戰國文字丌字元 (子禾子釜)、元 (郭老乙 13)、元 (曹 54) 類形體。《說文》：“弈，圍碁也。”《說文》：“碁，博碁。从木，其聲。”三國又有《博弈論》。丌、其音近可通，丌字可借爲碁。此處當是借“丌”爲“碁”，並與“弈”同義換讀。

#### 第四節 誤置與誤寫

《汗簡》、《古文四聲韻》自成書後，歷經輾轉翻刻、傳鈔，書中有一部分

① 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110 頁。  
 ② 黃天樹《〈說文〉重文與正篆關係補論》，《語言》第一卷，168 頁。  
 ③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713 頁。  
 ④ 張揖《廣雅》，《字典彙編》25, 266 頁。  
 ⑤ 吳任臣《字彙補》，《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6 冊，535 頁。  
 ⑥ 郭慶藩《莊子集釋》，《諸子集成》第三冊，466 頁。  
 ⑦ 孔鮒《小爾雅》，《字典彙編》24, 4 頁。

古文誤置、誤寫的情況是不可避免的。楷書字頭寫誤，殆是書手識字水平的問題和一些無意識的失誤；而將某一古文置於另一毫無關聯的字頭下，除了上述原因外，形體的相近性也會導致誤置。由於轉鈔過程中，很多客觀或主觀的原因，現已無法探究，所以，在描述古文誤置、誤寫和楷書字頭誤寫這些情況時，我們並不作出分類，祇是進行可能性的描述。二書中的傳鈔古文或隸定古文也有很多寫誤、譌變的情況，但在上編逐字考察的過程中，都有詳盡的說明，所以，這裏就不再另外舉例了。

蓮一𦵏(H5a, 裴光遠集綴)

形近《說文》菱字字頭篆文𦵏，與戰國文字𦵏(容14)類形體相近。《注釋》頁82：“此是菱字。《說文》筴字或體作𦵏。蓮應是蓮字寫誤。”

莫一𦵏(H5a) 𦵏(G3.8a, 裴光遠集綴)

《注釋》頁80和《箋正》頁520皆認為，莫應是芙寫誤。可從。此組傳鈔古文的聲旁近《說文》鐵字或體𦵏所从。或屬定紐質部，矣屬匣紐之部，二者聲韻相距較遠。而失屬書紐質部，定、書鄰紐，可與或聲旁代換。所以，楷書字頭“莫”當是“芙”之誤寫。

嘯一𦵏(H7a)

《注釋》頁97：“《說文》百字古文作𦵏，與此字右旁形同，从口从百即𦵏字。《玉篇》𦵏同嘯。嘯寫誤。”

徒一𦵏(H9a) 𦵏(G1.26a, 李商隱字略)

古文字徒字从辵、土聲作𦵏(侯馬)、𦵏(曹32)類形體。此組傳鈔古文形近《說文》往字古文𦵏，亦从辵，殆因聲旁與“土”形近或楷書字頭“徒、徙”形近而誤。

迷一𦵏(H9b)

此即通字，亦見於述字下𦵏(G5.8b)。述屬船紐物部，通屬喻四紐物部，船喻四準雙聲，二字可通假。此處因述、迷二字形近而誤。

道一𦵏(H9a)

《注釋》頁115：“鄭珍云：‘更篆，从古酉，古文韻以爲道，是。’夏韻尤韻錄《義雲章》作𦵏，與此小異。《說文》酉字古文作𦵏，此形原蓋作𦵏。道爲道寫誤。”可從。

稱一𦵏(H39a) 𦵏(G2.28b, 王庶子碑)

形近再字古文𠂔(H40b)。頂部增飾筆的戰國文字再字𠂔(𠂔羌鐘)、𠂔(窮15)等形,與古文字再字𠂔(乙1710)、𠂔(𠂔簋)類形體相近,“再”、“再”二字在《說文》中相鄰排在𠂔部,楷字也十分形近。再、稱是古今字,所以,此處是誤將“再”歸在“稱”下。

究—𠂔(H59a) 𠂔(G4.37a,古尚書)

形近《說文》究字古文𠂔或變,《注釋》頁375:“‘究’宜注究。”

晃—𠂔(H55b,史書)

此形从火从《說文》黃字古文,亦見於晃字古文𠂔(G6.17a),楷書字頭晃因與晃形近而誤。參見《箋正》頁843及《注釋》頁361。

衰—𠂔(G2.11a,義雲章)

形近《說文》衰字籀文𠂔。衰屬明紐幽部,衰屬邪紐魚部,不可通假,當因楷字字頭衰、表形近而誤置。

𠂔—𠂔(G2.20a,郭昭卿字指)

《說文》𠂔字字頭篆文作𠂔,此形上部所从“𠂔”如榮字𠂔(G2.19a)、榮字𠂔(G3.26a)等所从,當是𠂔字。此字楷書字頭殆由“𠂔”脫筆誤寫。

𠂔—𠂔(G4.34b,義雲章)

此應即𠂔字,《說文》𠂔字字頭篆文作𠂔。𠂔形兩個偏旁分別同《說文》古文𠂔和𠂔。楷書字頭从幸,當是因與韋形近而致。

續—𠂔(G5.6b,義雲章)

此形亦見於續字𠂔(H75),因續字與漢碑續字𠂔(楊統碑)、𠂔(望堂·司徒殘碑)類形體形近而誤認。有趣的是,續字古文𠂔(H80a)亦誤置在續字下。另如:

逋—𠂔(G1.27a,王存乂切韻,通)

蕭—𠂔(G2.6a,南嶽碑,簫)

微—𠂔(H14b,微)

𠂔—𠂔(H72b,演說文,邁)

哭—𠂔(G5.3a,崔希裕纂古,嚴)

濁—𠂔(G5.7a,王惟恭黃庭經,渴)

飲—𠂔(G3.29a,籀韻,飲)

握—𠂔(H44a,華嶽碑,屈,借爲掘)

通過對《汗簡》、《古文四聲韻》楷書字頭與其所轄傳鈔古文及古文間關係的梳理和分析,再次證明二書並非“蕪雜滋疑”(吳大澂)、“取材蕪濫,不足據爲要典”(沈兼士)。剔除糟粕,吸取精華,可以看到,書中的傳鈔古文是一筆十分寶貴的語言材料,可以爲我們解決文字、音韻等不少問題提供重要參考,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 結 語

晚清鄭珍的《汗簡箋正》、近人黃錫全的《汗簡注釋》、徐在國的《隸定古文疏證》等專著對《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古文及隸定古文作了頗多較為精彩的考釋，儘管在鄭珍、黃錫全他們成書的時代所能見到的相關材料十分有限，但其中的很多觀點仍是可信的，並為其後新出材料中有關文字的釋讀，提供了重要的啓示。隨着近年大批簡帛材料的公佈，我們一方面為他們先前的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依據，但是，另一方面也發現了其中存在的許多問題。我們在書中為他們的考釋增添了新的旁證，並試圖分析和解決他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但囿於個人學力和所能接觸材料的有限，書中對某些字形的分析還不够深入細緻，對一些疑難字形雖有傾向性意見而不敢強說，姑存以待考。

同時，通過對《汗簡》、《古文四聲韻》楷書字頭與其所轄傳鈔古文及隸定古文間關係的梳理和分析，發現它們並非“蕪雜滋疑”（吳大澂）、“取材蕪濫，不足據為要典”（沈兼士），而是很明確地存在異體、假借、同義換讀、誤寫、誤置等多種關係，並且很多都可以在出土古文字資料和傳世文獻中找到例證。我們在準備材料的時候，雖然對《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字形作過窮盡性的分類，但並未統計出上述各種關係在書中的比例，因為它們是形體劃一的“蝌蚪文”，不同歷史時期的古今文字積澱到了同一個共時層面上，有些字起初是異體關係，後來隨着漢字職能及形體的分化，又變成了假借關係，既然不能明確它們究竟來自哪個時代，就無法從歷時角度分析它們的關係，這樣就無法統計出一個精確的數據來，而我們分類的目的僅在於找出其中的規律、恢復它們的本來面貌。

馮勝君的《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張富海的《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等對《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出處為《說文》、三體石經及《尚書》、《孝

經》、《周禮》、《禮記》、《春秋》等經書中的傳鈔古文作分析時，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分域問題研究，但限於個人學力，本書未對這一領域的問題作系統研究。

《汗簡》、《古文四聲韻》這兩部傳世字書所收古文資料雖然龐雜，但是祇要充分利用出土古文字資料，並結合傳世字書、韻書，與其進行縱向與橫向兩方面的比照分析，還是能够廓清其本來面目的。從歷時角度看，書中古文時間跨度較大，既可以上溯到字形較為原始、古樸的甲骨文、金文，向後又可以在唐代碑刻、楷書等中找到它們的影子。從共時角度看，它們又包含了同一時期不同漢字形體的多種異體。那麼，它們就是上承殷周古文、下至篆隸真楷，以戰國文字為主、各種文字混合體的傳抄古文材料。

注：爲行文簡潔，本論文所用引文作者均省去先生這一尊稱，特此說明。

## 主要參考文獻

- 陳劍《甲骨文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 年
- 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1 年
-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綫裝書局，2007 年
- 高明、葛英會《古陶文字徵》，中華書局，1991 年
- 高明《古陶文彙編》，中華書局，1990 年
- 高明《古文字類編》，中華書局，1980 年
-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1998 年
-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年
-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商務印書館，2007 年
- 黃錫全《汗簡注釋》，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 年
- 李家浩《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 李圃《古文字詁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004 年
- 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 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岳麓書社，1997 年
- 林澧《林澧學術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
-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
- 劉釗《古文字考釋叢稿》，岳麓書社，2005 年
- 羅福頤《古璽彙編》，文物出版社，1981 年
- 羅福頤《古璽文編》，文物出版社，1981 年
- 羅福頤《漢印文字徵》，文物出版社，1978 年
- 閔齊伋《訂正六書通》，上海古籍書店，1981 年
-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 年
- 容庚《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 年
- 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 湯餘惠《戰國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
-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 王國維《觀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2003 年
-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 年
-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
- 王寧《漢字學概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 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 年
- 徐中舒《漢語古文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 徐中舒《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 年
- 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局，1996 年
- 于玉安《字典彙編》，國際文化出版社，1993 年
- 曾憲通《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 年
- 曾憲通《曾憲通學術文集》，汕頭大學出版社，2002 年
-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第二輯，綫裝書局，2007 年
- 張桂光《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2004 年
- 張守中《郭店楚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0 年
- 張守中《中山王鐸器文字編》，中華書局，1981 年
- 鄭珍《鄭珍集·小學》，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 年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編》，中華書局，1965 年
-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中國書店，1983 年
- 周法高《金文詁林》，香港中文大學，1974 年
- 朱德熙《朱德熙文集》第 5 卷，商務印書館，1999 年

## 引書簡稱表<sup>①</sup>

### 書名簡稱

|     |             |
|-----|-------------|
| 包山  | 《包山楚簡》      |
| 定聲  | 《說文通訓定聲》    |
| 訂   | 《訂正六書通》     |
| 段注  | 《說文解字注》     |
| 漢印徵 | 《漢印文字徵》     |
| 合集  | 《甲骨文合集》     |
| 花東  |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 |
| 集成  | 《殷周金文集成》    |
| 繫傳  | 《說文解字繫傳》    |
| 箋正  | 《汗簡箋正》      |
| 簡帛編 | 《楚系簡帛文字編》   |
| 九店  | 《九店楚簡》      |
| 句讀  | 《說文解字句讀》    |
| 馬編  | 《馬王堆簡帛文字編》  |
| 疏證  | 《隸定古文疏證》    |
| 陶彙  | 《古陶文彙編》     |
| 璽彙  | 《古璽彙編》      |
| 璽文  | 《古璽文編》      |
| 戰   | 《戰國文字編》     |

① 甲骨文字形多取自《漢語古文字字形表》，金文字形多取自《金文編》，因字形出處的簡稱與二書一致而省。

|     |             |
|-----|-------------|
| 注釋  | 《汗簡注釋》      |
| 篆隸表 | 《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 |
| 字形表 |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  |

上博簡一～六篇名簡稱

|    |            |
|----|------------|
| 鮑  | 鮑叔牙與隰叔之諫   |
| 采  | 采風曲目       |
| 曹  | 曹沫之陳       |
| 從甲 | 從政(甲篇)     |
| 從乙 | 從政(乙篇)     |
| 弟  | 弟子問        |
| 姑  | 姑成家父       |
| 鬼  | 鬼神之明 融師有成氏 |
| 恒  | 亘先         |
| 季  | 季庚子問於孔子    |
| 柬  | 柬大王泊旱      |
| 景  | 競公瘡        |
| 競  | 競建內之       |
| 君  | 君子爲禮       |
| 孔季 | 孔子見季桓子     |
| 孔  | 孔子詩論       |
| 魯  | 魯邦大旱       |
| 民  | 民之父母       |
| 內  | 內豐         |
| 彭  | 彭祖         |
| 平  | 平王問鄭壽      |
| 平王 | 平王與王子木     |
| 容  | 容成氏        |
| 三  | 三德         |
| 申  | 莊王既成 申公臣靈王 |
| 慎  | 慎子曰恭儉      |
| 天甲 | 天子建州(甲本)   |

|    |             |
|----|-------------|
| 天乙 | 天子建州(乙本)    |
| 昔  | 昔者君老        |
| 相  | 相邦之道        |
| 性  | 性情論         |
| 逸一 | 逸詩(一)       |
| 逸二 | 逸詩(二)       |
| 用  | 用曰          |
| 昭  | 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脾 |
| 仲  | 中弓          |
| 周  | 周易          |
| 緇  | 紂衣          |
| 子  | 子羔          |

#### 郭店簡篇名簡稱

|     |        |
|-----|--------|
| 成   | 成之聞之   |
| 郭老甲 | 老子甲    |
| 郭老乙 | 老子乙    |
| 郭老丙 | 老子丙    |
| 郭魯  | 魯穆公問子思 |
| 郭性  | 性自命出   |
| 郭緇  | 緇衣     |
| 六   | 六德     |
| 窮   | 窮達以時   |
| 太   | 太一生水   |
| 唐   | 唐虞之道   |
| 五   | 五行     |
| 語一  | 語叢一    |
| 語二  | 語叢二    |
| 語三  | 語叢三    |
| 語四  | 語叢四    |
| 忠   | 忠信之道   |
| 尊   | 尊德義    |



世紀出版

上架建議：出土文獻／語言文字

ISBN 978-7-5325-7870-2



9 787532 578702 >

定價：39.00元

易文網：[www.ewen.co](http://www.ewen.co)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汗简》《古文四声韵》新证

作者=王丹著

页数=171

SS号=13901860

DX号=

出版日期=2015.12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